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塩野七生　著
楊征美　譯

三民書局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塩野七生著;楊征美譯.－－初版二刷.－－臺北市：三民，2006
面；　公分

ISBN 957-14-2970-8 (平裝)

1.東羅馬帝國－歷史

740.229　　88002349

著作人　塩野七生
譯　者　楊征美
發行人　劉振強
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02)25006600
郵撥／0009998-5
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門市部　復北店／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初版一刷　1999年6月
初版二刷　2006年10月
編　號　S 740190
基本定價　參元貳角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ISBN　978-957-14-4597-7　(平裝)

http://www.sanmin.com.tw　三民網路書店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目次

第一章　二位主人公

君士坦丁堡

一座都市的陷落，導致一個國家的滅亡，這種例子在歷史上並不少見。但是，一座都市的陷落，使一個長期以來持續給周圍世界影響的文明結束，這種例子，在人類長久的歷史上卻不多。至於不僅陷落的年份，甚至連某月某日乃至某時刻都有明確記載的，更是寥寥無幾。像君士坦丁堡這樣滅亡和誕生之時都有明確記錄的，實屬罕見。

西元330年5月11日，位於博斯普魯斯海峽沿岸原先被稱作拜占庭的都市，以其建立者君士坦丁大帝之名被命名為「君士坦丁諾波里斯」， 意為君士坦丁之都。它就是別名被稱作「東羅馬帝國」或「拜占庭帝國」，其後一千一百二十三年以來，使用希臘語的羅馬帝國的首都。

基於使用最廣泛這一理由，我們採用了英語譯音——君士坦丁堡。但是，在這個都市存在的一千多年間，並非只使用了君士坦丁諾波里斯這一希臘、拉丁語名稱。與這個都市有著某些關係

的民族，都各自按自己的語言來稱呼它。例如，在這個都市的後期與它有著密切關係的義大利人，按照義大利語的發音稱它為君士坦丁諾波利。另外，現在的「伊斯坦堡」這一正式名稱，其實也是君士坦丁諾波里斯的土耳其語稱法。只是經過漫長的歲月，原來的稱呼已經變得無法想像而已。

這跟亞德里亞諾波里斯在現代土耳其語中成為「埃迪爾納」一樣。不過，這個帶有哈德里亞大帝之都的意思的亞德里亞諾波里斯，由於早在一百多年前它建都的時候就是土耳其首都的緣故，所以不能使用這一希臘、拉丁語式的稱呼。但話又說回來，當時的土耳其人也還沒使用「埃迪爾納」這名字，因此，只好用歷史材料中使用最多的，即義大利語式發音的「亞德里亞諾波利」統一起來。

西羅馬的衰退，使人們把注意力轉向急速發展的「新羅馬」——君士坦丁堡。地理位置處於歐亞要衝的君士坦丁堡，從它誕生之日起便註定要成為地中海世界的首都。

但是，「新羅馬」與西羅馬有一點截然不同，那就是東羅馬從一開始便帶有濃厚的基督教色彩。東羅馬帝國的皇帝在正式場合披的披風不是紫色而是紅色。這是因為象徵古羅馬帝國的紫色在基督教會中被視為死亡之色，也就是喪葬之色。

據說在西元四世紀帝國創立之初，東羅馬就比西羅馬充滿活力。不過，要真正確立為地中海世界的首都的地位，還是在原本的羅馬滅亡後的五世紀末。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即六世紀中葉，東羅馬帝國的勢力達到了最鼎盛時期。雖然不如全盛時期的古羅馬，但在查士丁尼大帝時代，拜占庭帝國的疆土，西達直布



羅陀海峽，東與波斯交界，北到義大利的阿爾卑斯山，南至尼羅河上游。（參照圖1）

但是，到了十字軍開始的十一世紀，東羅馬帝國的勢力範圍開始大幅縮小。這時，西方的基督教與東方的回教勢力相互衝突。另外，由於宗教教理分歧而從天主教分離出來，成為希臘正教根據地的拜占庭帝國，處於兩種新興勢力夾縫中，立場曖昧，遂成了中立國家。也就在這個時候，東地中海的制海權漸漸從拜占庭人手中移到了海洋都市國家——熱那亞和威尼斯手上。（參照圖2）就這樣，有一段時期帝國滅亡，1204年由第四次十字軍建立了拉丁帝國。此時傳承東羅馬帝國血脈的，是從君士坦丁堡逃亡出來的人們所建立，只佔小亞細亞一小部分土地的尼西亞帝國。

雖然拜占庭人僅用了六十年的時間，就驅逐了「拉丁人」重新回到了君士坦丁堡，但不幸的是，這時，東方大敵已長成。他們正是在安那托利亞貯藏力量的鄂圖曼土耳其民族。此後的一個世紀，拜占庭帝國每況愈下。它的命運千真萬確地道出了盛者必衰的歷史規律。（參照圖3、4）

土耳其人橫渡博斯普魯斯海峽，一步一步地征服歐洲大陸。結果，曾經盛極一時的大帝國拜占庭的領土，除了首都君士坦丁堡附近外，只剩下伯羅奔尼撒半島的一部分。南部愛琴海被人口不到二十萬的義大利海洋國家威尼斯和熱那亞等所控制。

據說從六世紀到十世紀拜占庭帝國的全盛時期，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包括郊外在內總共有一百萬。但是，到了十五世紀初卻減少到不足十萬。從市區人口密度來看，還不如威尼斯和熱那亞來的高。以具有冷靜、合理的思考方法自居，因而創造了文藝復興的義大利人看來：十五世紀的拜占庭人不能把屬於精神問題的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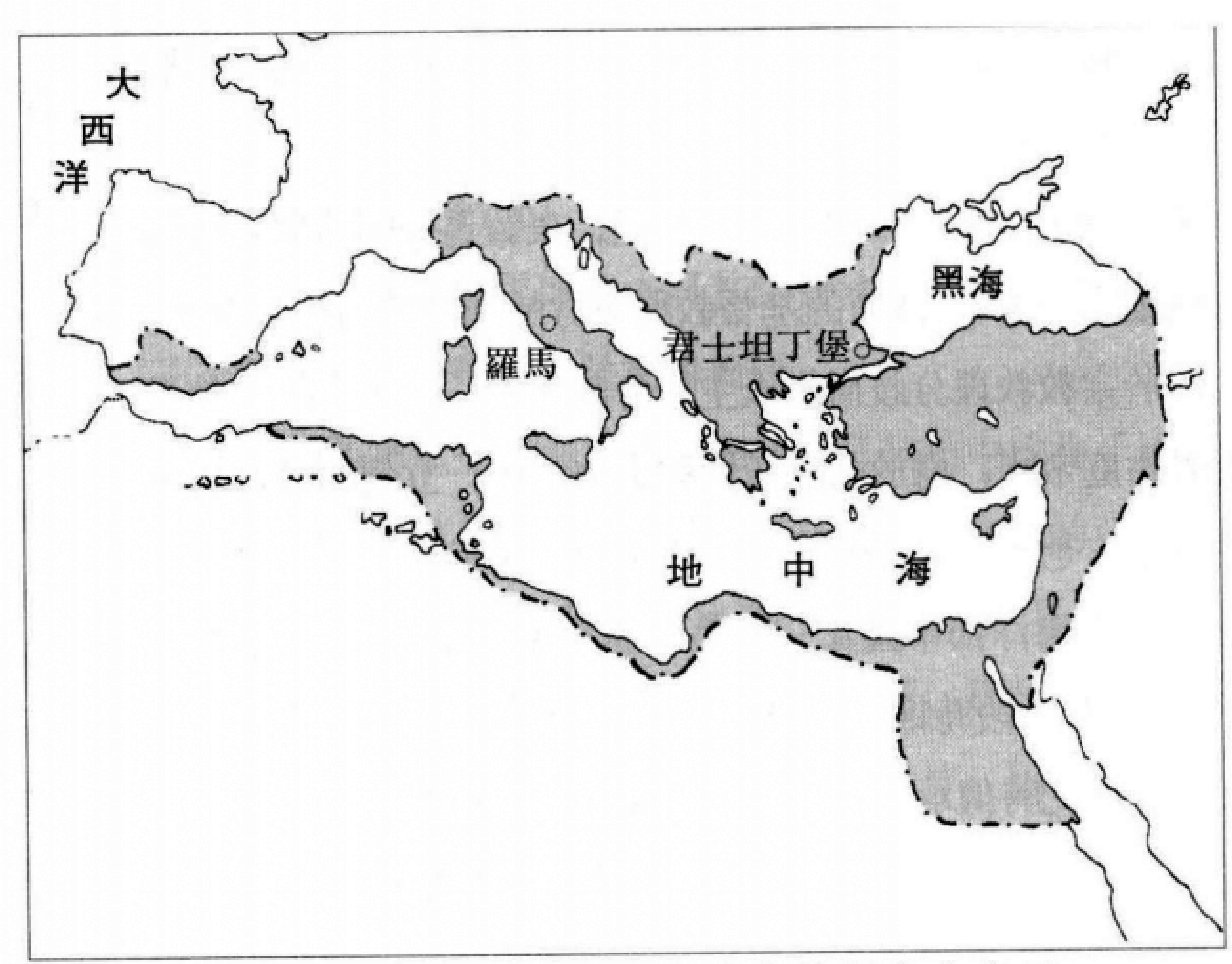


圖1　565年查士丁尼大帝時代的拜占庭帝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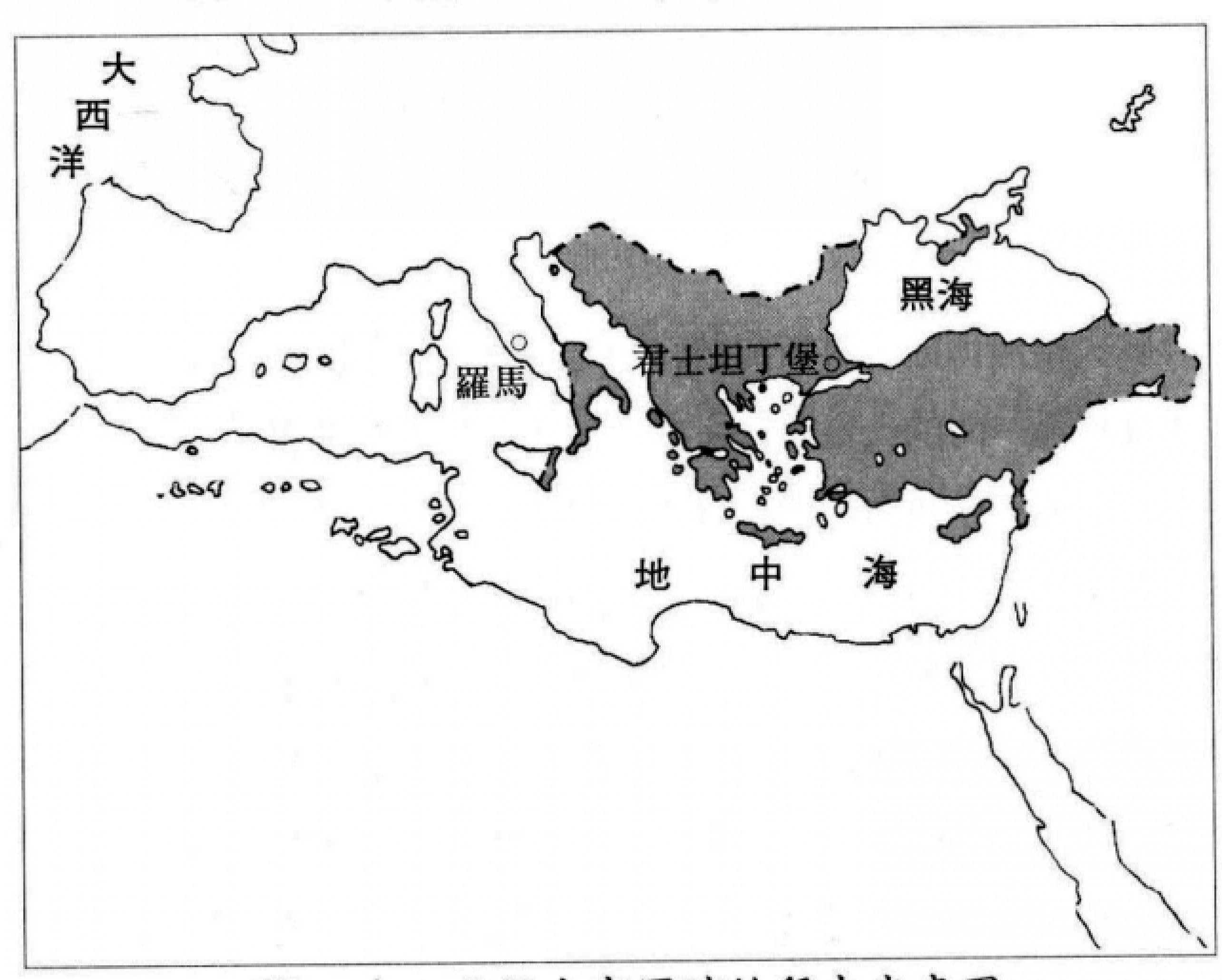


圖2　十一世紀十字軍時的拜占庭帝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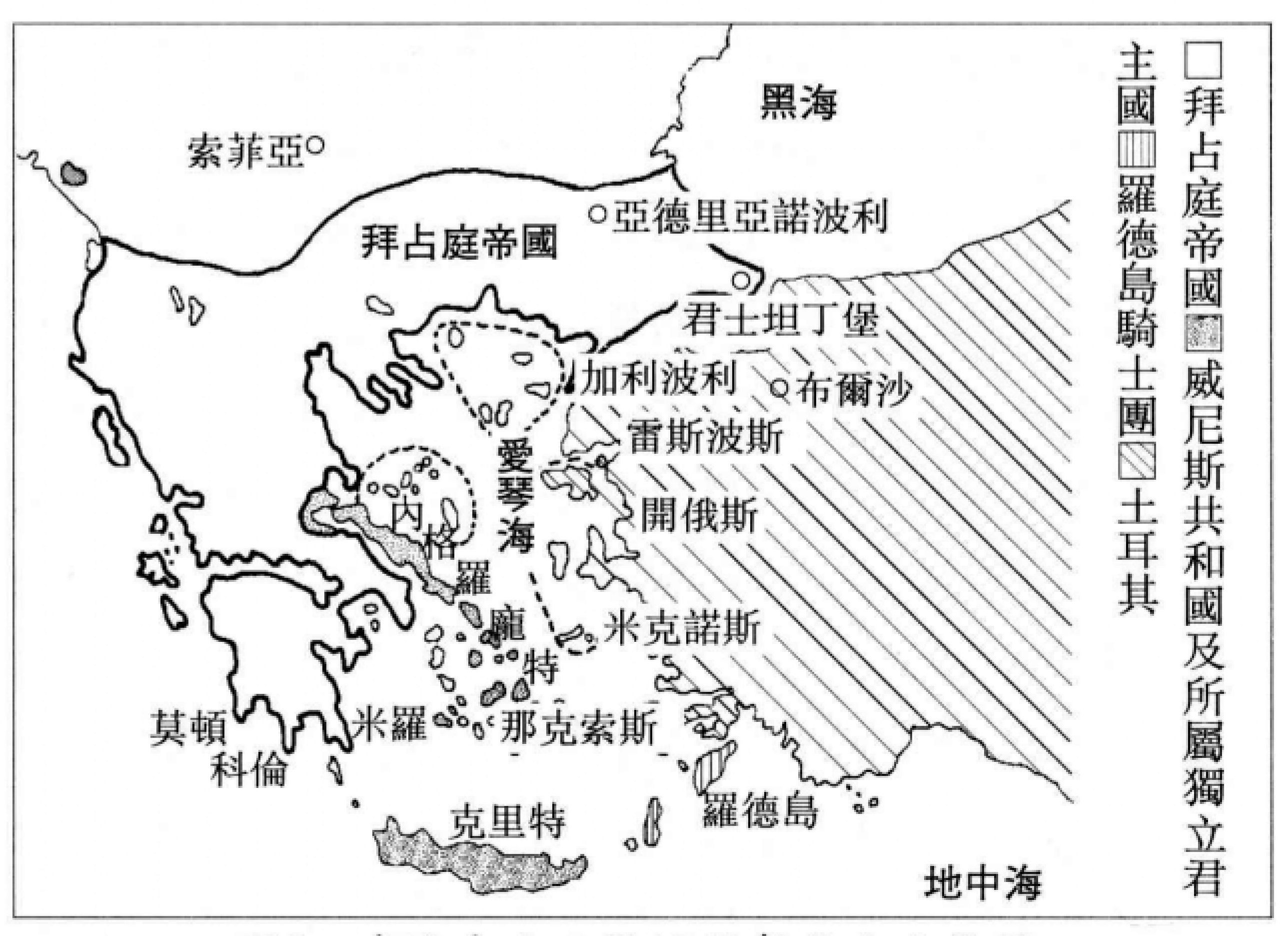


圖3　東地中海世界1340年勢力分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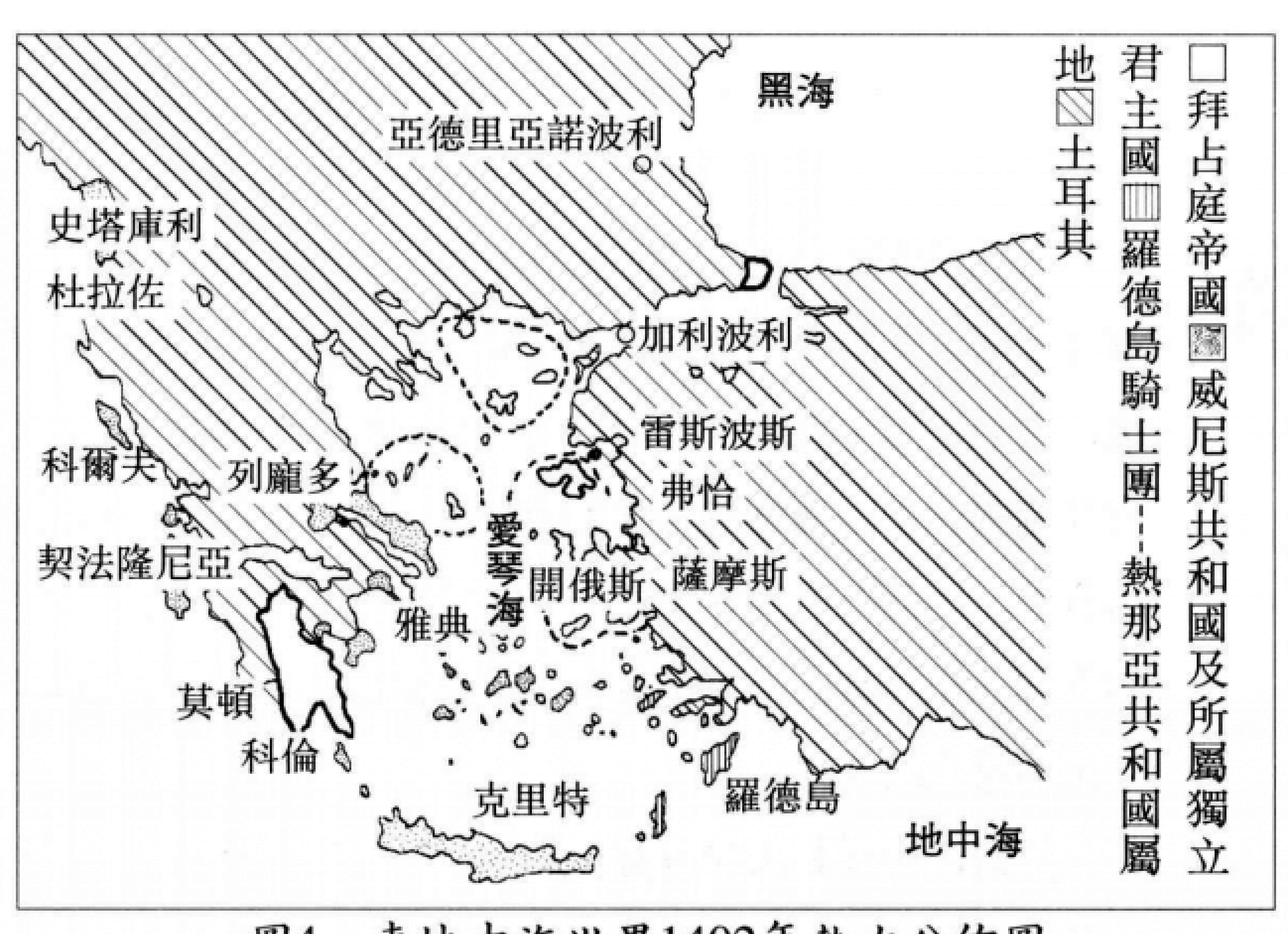


圖4　東地中海世界1402年勢力分佈圖

教和現實問題的政治區別開來，是一群中世紀非理性主義者。他們只熱衷於談論宗教，缺乏使國家有效地運作所必需的積極性和協調精神，而且容易迷信。總而言之，他們是一個沒出息的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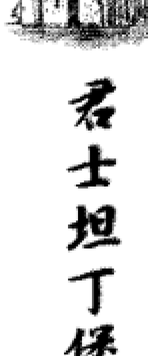
這個領土被土耳其環繞，軍事上與無同然，經濟上受西歐商業國家支配的十五世紀的拜占庭帝國，其皇帝居然意外地與建立者同名，叫做君士坦丁十一世。這位東羅馬帝國的末代皇帝，像是想體現那即將消亡的優雅文明，是個崇尚名譽、性格溫文爾雅的四十九歲紳士。他先後結過兩次婚，但兩位皇后都先於他而逝。膝下無子女。

君士坦丁皇帝不僅受到古希臘羅馬文明的影響，還充份吸收了東方文明。但他始終保持著獨立性。他的使命是要保衛象徵拜占庭文明的君士坦丁堡。他的對手則是一位剛過二十歲的土耳其年輕人。

蘇丹穆罕默德二世

西元1300年前後，當時誰也沒有留意到在小亞細亞內陸的安那托利亞，鄂圖曼土耳其民族已經開始集結力量。僅在二十八年後，他們征服了馬摩拉海附近的布爾沙城。土耳其人之所以決定向西擴張，是因為東邊有強大的蒙古帝國，而西面的拜占庭此時已衰弱。因此，對於安那托利亞的遊牧民族來說，這是理所當然的選擇。土耳其人後來把布爾沙定為首都。從此，小亞細亞變成了土耳其人的天下。

然而，土耳其人並沒有就此滿足，他們繼續西進，並在1354年佔領了加利波利。位於達達尼爾海峽沿岸的港都加利波利，已



經不是亞洲了，雖說位於邊陲，但的的確確屬於歐洲的版圖。加利波利的陷落，意味著土耳其人已經控制了從愛琴海經達達尼爾海峽到馬摩拉海、並由此北上進入君士坦丁堡的要道。受損失的不僅是失去領土的拜占庭帝國，而且連通過此道，因與君士坦丁堡以及黑海沿岸城市進行貿易活動而繁榮起來的西歐海洋國家也受到了影響。同一年，當時號稱擁有最完善情報網的威尼斯共和國，首先發出了新興國家土耳其富於威脅的警報。

已經無力再捲土重來的拜占庭帝國，以及在西歐的內訌中力量受到削弱的威尼斯和熱那亞兩大海洋勢力，都錯過了抵抗的良機。於是，土耳其人繼續向巴爾幹地區進攻，著實地挺進。

1362年，亞德里亞諾波利陷落。

1363年，菲利比陷落。

色雷斯地區完全歸於土耳其手中。兩年後，土耳其把首都由位於亞洲的布爾沙遷到了屬於歐洲領地的亞德里亞諾波利，並堅定意志繼續向西擴展。不久，與色雷斯接壤的保加利亞、馬其頓以至於拜占庭帝國都動搖了。保加利亞和形式上由拜占庭領有的馬其頓，都約定成為其屬國，每年呈送貢金並提供軍力。拜占庭皇帝也每年向蘇丹宮廷交納貢金，蘇丹開拔遠征時，皇帝或皇族的一員得率兵，負有隨軍的義務。

其後，土耳其軍像不知有戰敗這回事一樣，屢戰屢勝。1385年，保加利亞首都索菲亞陷落。1387年，馬其頓的帖薩羅尼迦也落入土耳其人的手中。另外，拜占庭帝國也進一步屬國化。當皇族間發生糾紛，皇位繼承人難以定奪時，也要等候土耳其蘇丹的

裁決，才勉強決定。到了十四世紀末期，拜占庭帝國皇帝的勢力範圍只剩下首都君士坦丁堡附近和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內陸部分。皇帝特地遠赴西歐，懇求派遣援軍抵抗土耳其也是這時期的事。當時，熟知東地中海世界形勢的人，誰都看得出此時的拜占庭帝國已是風中殘燭。土耳其軍重重包圍了君士坦丁堡，這時連再樂觀的人的眼睛也騙不過了。

然而，因得知土耳其大軍在向君士坦丁堡進軍途中而匆匆趕回祖國的曼紐爾皇帝，卻意外地獲悉土耳其的威脅在瞬間煙消雲散的消息。同年，即1402年，蘇丹巴亞賽德率領的土耳其大軍在小亞細亞的安卡拉與帖木兒統帥的蒙古軍決戰，結果大敗。甚至連蘇丹本人也成了俘虜。被蒙古人追擊的土耳其軍，像突然不知消失到那裡一樣，全部被殲滅。土耳其兵以殘暴著稱，但蒙古人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據說蒙古軍所經之處，聽不到狗叫、鳥鳴及小孩哭泣的聲音。

蘇丹被俘後，土耳其宮廷開始走向崩潰，內部迅速分裂。這種內紛狀態在三年後帖木兒死去、蒙古帝國急劇崩潰後尚未平息。以拜占庭帝國為首及其他土耳其的屬國，都認為這是一個重獲自由的大好時機。土耳其受此打擊後竟花了二十年的歲月才恢復過來。其間，雖然土耳其的屬國對呈送年貢和提供軍力佯作不知，但沒有致力於提高自國的防衛能力。結果，二十年後在再次發動進攻的土耳其面前，他們毫無抵抗能力。結局以失敗告終，君士坦丁堡被包圍，拜占庭帝國及其他屬國屈從於蘇丹穆拉德的要求，答應繼續交納貢金和提供軍力。這樣又再次回到了1402年時的境地。

其後約三十年間，也許是因為蘇丹穆拉德認為全力確保再次獲得的領地才是上策的緣故，土耳其沒有發動大規模的侵略。雖



然仍有戰爭，但幾乎都是防衛戰。也沒有跟君士坦丁堡發生衝突。當時的君士坦丁堡，雖說是拜占庭帝國的首都，但卻採取類似自由港的立場。以此為基地，以熱那亞和威尼斯為主的西歐貿易國家，及阿拉伯、亞美尼亞、猶太人等東方的傳統商業民族競相發揮通商的才能。土耳其民族與同樣是回教徒的阿拉伯人不同，他們本質上是遊牧民族，並不擅長經商。所以，把自己不擅長的事交由其他民族來做，但只要土耳其首都亞德里亞諾波利可以從中受惠，對自由港的存在也就默認了。穆拉德最信任的首相加利路・帕賈是有名的親西歐、親拜占庭派。威尼斯和熱那亞也與土耳其之間正式簽署友好通商條約，在以君士坦丁堡為基地的小亞細亞和黑海沿岸間貿易，獲得巨大利益。只剩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帝國得以繼續保留，這種完全以現實的觀點、以共存共榮為目的而妥協的看法，在十五世紀前半被普遍的認知。

但是，正是這個時候，拜占庭帝國和西歐勢力誰也沒有留意到在小亞細亞有一位對亞歷山大大帝和朱利斯・凱撒生涯十分感興趣的年輕人正逐漸成長起來。

穆罕默德二世是蘇丹穆拉德的三兒子，1432年生於土耳其首都亞德里亞諾波利。據說他母親出身低微，是基督教徒的奴隸。蘇丹穆拉德並沒有因為這個女奴隸為他生了個兒子而給與特別的寵愛。穆罕默德二歲時，就連同母親和保姆一起被送到大哥擔任總督、位於小亞細亞的阿馬西亞城。三年後，大哥去世，五歲的穆罕默德因緣際會地隨即被任命為阿馬西亞總督。作為蘇丹的兒子，他有時也會被邀請參加在亞德里亞諾波利舉行的宴會。不久，他二哥接管了阿馬西亞，自己則被派往馬尼薩。

1443年，二哥不知被誰暗殺。十一歲的穆罕默德因此成為了

蘇丹的繼承人。穆罕默德成為唯一的繼承人之後，過去未曾給與他特別照顧的父親，起了要把他召回首都的念頭也不令人意外。離開母親回到亞德里亞諾波利宮廷的穆罕默德，此時還是個少年。由於父親到處征戰，常常不在首都，他就代替父親，執掌朝務，管理行政。

這時輔佐穆罕默德的是首相加利路・帕賈。與其說是輔佐，不如說是監視。當意見不被主人接納時，他不僅堂而皇之地提出反對意見，而且常常逼使主人取消已經作出的決定。加利路之所以能為所欲為，不僅因為在眾多基督教奴隸出身的大臣中，只有他出身於純土耳其血統的名門，他的父親亦擔任過首相之職，而且因為蘇丹贊賞他圓滑的處事方法，對他信任的緣故。雖然加利路是臣下，但蘇丹仍然要求兒子稱他為「拉拉」──先生。

翌年，在瓦爾納戰爭中大勝基督教軍的蘇丹穆拉德認為土耳其領土可暫時安泰，突然宣佈引退。穆拉德才只有四十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這個決定不僅令土耳其國民，甚至連西歐人也倍感意外。儘管大臣們苦苦哀求，但穆拉德心意不變。他很快就把皇位讓給了十二歲的兒子，自己到馬尼薩隱居去了。但威尼斯的情報機關並不認為權力已全部交出，所以，一直把在歐洲領地上的亞德里亞諾波利的穆罕默德稱為「歐洲的蘇丹」，把隱居在小亞細亞的穆拉德稱為「亞洲的蘇丹」。

實際上，穆罕默德真正掌權的時間只有兩年。有一天，他父親突然回到首都，坐回蘇丹的位置上。策劃這次政變的人正是首相加利路・帕賈。原因據說是擔心十四歲的穆罕默德明顯地開始有攻略君士坦丁堡的意圖；也有人說是對穆罕默德無法取得禁尼契利軍團的信任感到失望。促請穆拉德回來的不僅是首相加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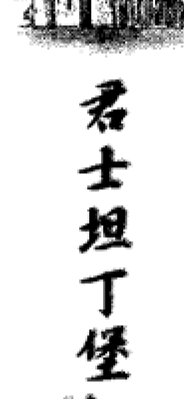
路・帕賈，還有其他兩位大臣伊薩克・帕賈和薩魯西亞・帕賈。只剩一位大臣薩高諾斯・帕賈是穆罕默德派。穆拉德回到首都那天，穆罕默德剛好外出狩獵，對此毫不知情，待他回到宮殿時，一切已晚。

其後的日子，蘇丹穆拉德命令兒子穆罕默德待在馬尼薩。昔日父親隱居之地，如今成為自己被放逐的地方。重新親政的穆拉德宣佈繼續留任加利路、伊薩克、薩魯西亞三位大臣，只有薩高諾斯・帕賈因輔佐不力而被降級遣去了亞洲。

穆罕默德的面子一掃而光。按道理，十四歲應是以成人相待的年齡，更何況穆罕默德的自尊心比一般人強。所以，這件事對穆罕默德是極大的侮辱。在馬尼薩的生活跟過去完全不一樣，他的心情極差。雖然父親在出戰時常允許他同行，但穆罕默德的成績平平，不值一提。不過從後來他在這方面所表現出的非凡才能來看，只能認為是由於當時他的父親沒有給與他機會的緣故。這個時期，在遠離首都的馬尼薩，穆罕默德以終日耽溺荒淫生活出了名。

被放逐後的第二年，穆罕默德生了個男孩名叫巴亞賽德。孩子的母親是基督教徒阿爾巴尼亞的女兒，跟穆罕默德的親生母親一樣，也是出身低微的奴隸。一年後，穆罕默德又正式迎娶了土耳其名門的姑娘，從姑娘的姊姊嫁給開羅的蘇丹來看，家世顯赫可見一般。姑娘美貌雖公認勝過其姊，但十六歲的丈夫似乎並不愛她。他們沒有兒女。這時，穆罕默德的母親去世。

這樣的生活過了五年。1451年2月，穆罕默德在馬尼薩接到父親去世的消息。穆拉德違背回教教規，嗜酒不已，突然倒下，昏迷不醒，第四天便死去。死時剛滿四十七歲。首相加利路按照



以往的慣例，並沒有立即公佈蘇丹的死訊，而是派遣急使到馬尼薩。穆罕默德接到消息時，已經是父親死後的第三天。

只有十九歲又兩個月的年輕人，不等新蘇丹進首都的隆重準備工作做完，就說了一句，「願意跟我的人走！」隨即跨上心愛的黑色阿拉伯愛駒，匆匆向北直奔而去。他深知過去大臣們和葉尼契利軍團如何對他評價。同時，在首都還有那深得穆拉德寵愛的繼母和同父異母的小弟弟。不分晝夜策馬飛奔的年輕人，直到登上航向加利波利，橫渡達達尼爾海峽的船隻才稍作休息。

1451年2月18日，穆罕默德二世正式繼位蘇丹。在宮廷大廳裡，聚集了土耳其的大臣們。除了管理後宮的宦官外，其他人都不敢靠近年輕蘇丹的御座。首相加利路・帕賈、大臣伊薩克・帕賈、薩魯西亞・帕賈也不例外。緊張的氣氛籠罩著沈鬱的大廳。從前是如何對待穆罕默德的，人們心知肚明。這時，穆罕默德二世終於發話：

「為什麼我的大臣站得那麼遠呢?」

然後轉身向旁邊的宦官道：

「去告訴加利路，讓大家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沈鬱的氣氛得到了緩和。就這樣，加利路以下，前蘇丹的大臣們的留任就這樣決定了。接著，穆罕默德又對御座右排的三位重臣說：

「伊薩克・帕賈，任命你為安那托利亞軍團長，負責把亡父的遺體送到布爾沙的墓地。」

伊薩克・帕賈走到御座前，額頭叩地行個土耳其禮，接受了任命。此時前蘇丹的寵妃說些祝即位的話，以慎重態度接受了的穆罕默德二世把先父的寵妃、自己的繼母贈與伊薩克・帕賈為

妻。正當穆罕默德在大廳宣佈各項安排時，在後宮的浴室，幼兒被殺死在浴缸裡。從此，穆罕默德二世開創了土耳其帝國在蘇丹即位後不久就殺害弟弟的先例。

至於加利路・帕賈，許多人都認為他被斬首也不意外。然而，他被留任了。人們大大地鬆了一口氣。但是，事情並非人們想像的那麼簡單！以加利路的盟友、政治上的支持者被人所知的伊薩克・帕賈，在埋葬完故去的蘇丹後被留在任地安那托利亞，不允許回到首都。就這樣，穆罕默德巧妙地將加利路和他的盟友分開，而將被故去的蘇丹降職遣到外地的薩高諾斯・帕賈請回了首都。

但是，拜占庭帝國及西歐各國，對這一連串的調動所隱藏的意義，並沒有作過多的考慮。因為新蘇丹對和以拜占庭帝國為首的東方諸國間，重簽早在蘇丹穆拉德時代就締結過的友好不侵犯條約一事沒提什麼難題。熱那亞和威尼斯也沒什麼問題地，重簽友好通商條約。故去的蘇丹還有一位妻子叫瑪拉，是塞爾維亞王獻給後宮的妹妹。沒有生育子女。年輕蘇丹不僅把她當時進宮帶來的嫁妝還給她，還以不少禮物相送，讓她回到自己的國家。瑪拉身處後宮仍一直保持基督教徒的身份，並為西歐各國所周知。這些使許多人認為這是新蘇丹對基督教徒態度穩健的證據。歐洲各國都認為，十九歲的新蘇丹的能力只足夠繼承和維護英武、義氣的父親創下的業績。

但也有不少人並不這樣樂觀。其中一個就是拜占庭帝國的君士坦丁十一世。他雖然重新簽訂了土耳其與拜占庭的互不侵犯條約，但在穆罕默德二世即位後僅一個月，就向西歐派去使節請求援軍。但這個問題牽涉到希臘正教和天主教的再聯合，並非當今皇帝所期待的能輕易解決的事。

第二章　現場見證人們

1452年・夏
威尼斯

「為什麼醫院裡到處都這麼嘈嘈嚷嚷的?」

尼可羅一邊從一個病房走向另一個病房，對這個早清楚答案為何的問題，像是第一次發覺到似地一再思索。從他進入帕度亞大學醫學部學習那一年算起，雖然已過了十個年頭，但總是討厭醫院裡的喧譁。這種情況跟他第一次跟在教授後面進入病房時一樣毫無改變。但他轉念又想，當自己不是以醫生身分而是以住院患者親屬的身分去醫院時，對醫院的嘈雜一點也不覺得難受。想到這兒，他不由得苦笑了一下。

其實，吵鬧的並不是病人，而是圍坐在病床邊病人的親屬。他們全然不顧他人的感受，隨意高聲談話。聲波上升，碰到石造的弓型屋頂，又形成噪音折返地面。但也有安靜的，那就是那些沒有親人在威尼斯，或去朝聖歸來的病人們的周圍。這些孤獨的病人，橫臥在床上，兩眼呆呆地凝視著畫在牆壁上耶穌的奇蹟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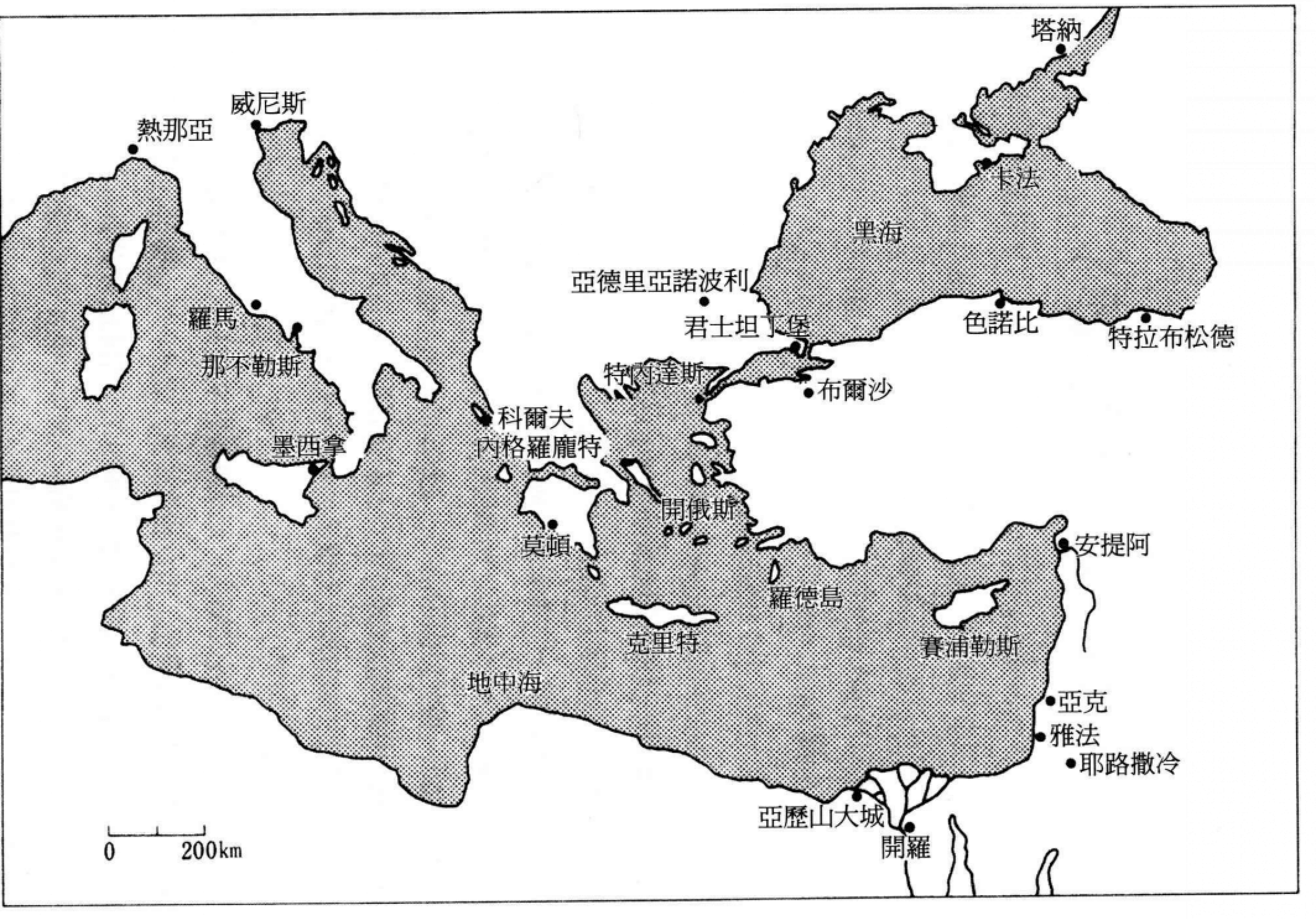

塔納
威尼斯
熱那亞
卡法
黑海
亞德里亞諾波利
君士坦丁堡
色諾比
特拉布松德
羅馬
那不勒斯
特內達斯
布爾沙
科爾夫
內格羅龐特
墨西拿
開俄斯
莫頓
安提阿
羅德島
克里特
賽浦勒斯
地中海
亞克
雅法
耶路撒冷
亞歷山大城
開羅
0
200km

圖6　東地中海世界

事。無論是醫生還是護士，只要是穿白衣服的人進病房，他們的眼睛就會尾隨其後，面露不安的神色。

尼可羅快步穿過格外嘈雜的醫院門口，來到外面廣場中央的貯水池旁。像先前門衛所說的，很快地認出一個身穿黑長衣的男人正站在那裡。剛才門衛只對他說有人找，在廣場水井邊等候。他還以為是哪位病人的家屬。原來他是一位面熟的海軍部官員。尼可羅覺得有點兒突然，一時不由得停住了腳步。那人走近尼可羅，站在他的旁邊以恭敬的口吻輕聲說道：

「特萊維森司令請你傍晚悄悄來一趟海軍部。」

好吧，尼可羅回答。

那人向尼可羅點頭致意，然後再次朝醫院門口走去。

尼可羅工作的醫院在聖保羅區，到海軍部的聖馬可區，必須要經過大運河。尼可羅脫下白衣，換上一身平常穿的黑長衣，來到了里亞爾托橋頭。真不巧，採用開閉式結構的里亞爾托橋，這時因有船通過，橋的中央正啟開著。尼可羅只好在那兒等待。眼前如大樹般的帆柱次第通過，雖說從前也常看到這樣的景象，但這次卻像初次發現一樣，感覺新鮮無比。在他身後，附近的聖佳可其教堂敲響了晚鐘。悠揚的鐘聲隨風而至，聽著聽著，尼可羅的腦海又再次浮現午飯後就一直纏繞著他的疑問：特萊維森應該在科爾夫島上，為什麼現在神秘地回國了呢?

海軍部就在元首官邸內。尼可羅從面向聖馬可碼頭的入口進去。他對裡面的建築物非常熟悉，於是逕直向海軍部所在的樓房走去。尼可羅是巴巴洛家族的一員，享有威尼斯共和國貴族的權利，也負有義務。他在共和國國會佔有席位，每個星期天召開的

國會，只要他不在國外就必須出席。

要是其他時間，海軍部一定人來人往，絡繹不絕。在平日，威尼斯官署內的官員都習慣根據晚鐘的報時結束工作。此時只有大門前面，站著早上見過的男人，顯然是在等著尼可羅，他一聲不響地在前面引路，穿過五間房間後，來到一道緊閉的大門前。用門上的鐵環敲了三下，門很快由內打開。眼前站著的是龐大的身軀幾乎佔滿敞開門幅的特萊維森。這位海軍司令笑容可掬地迎著舊日的朋友尼可羅，禮貌地把他請進房間，兩人背後的大門隨即輕輕地關上了。

加布里列・特萊維森和尼可羅・巴巴洛一樣,都是貴族出身。雖然兄長們都進入了商業界，而尼可羅卻選擇了醫學，這是兩條截然不同的人生之路。作為海運國，威尼斯共和國的貴族們，男人一般都像尼可羅的兄長及特萊維森那樣以海為生。特萊維森的將領才能，被人們所公認，並連續兩次被任命為亞德里亞海域科爾夫島駐軍艦隊的副司令官。威尼斯人相信：維護亞德里亞海的制海權，是保衛自己國家的關鍵。他們之所以把關係到自身安全的重任交給特萊維森，是因為相信他能夠勝任。



加布里列・特萊維森身材魁梧，只要他在場，人們就會有一種安全感。長年的海上生活，鍾鍊了他健壯的身體。顯示特萊維森五十開外年齡的，是他那已經開始花白的頭髮和埋住下半臉部的鬍鬚。

尼可羅曾經兩次與特萊維森出海。特萊維森指揮著護衛商業船隊的艦隊，尼可羅作為船醫隨行。首次航行的目的地是埃及的亞歷山大城。回來時繞到敘利亞，在賽浦勒斯、克里特稍作停留，才回到威尼斯。威尼斯的醫生，大多在大學或醫院工作的同時，

也作為船醫隨船出海。尼可羅也不例外。只不過，那次到埃及的航行，由於不安全而配備了護衛艦隊。尼可羅在途中經歷了三次小規模的海戰，比預定時間晚了兩個月才回到自己的國家。

第二次的航行是去希臘的內格羅龐特。回來時繞到克里特。由於這次是在威尼斯制海權範圍內的航行，所以沒遇上任何意外，如期回到國內。兩次航行，使尼可羅親身感受了特萊維森不管平時戰時都沈著冷靜、富有人情味的性格。

「我想你已經知道一些請你來這兒的原因吧。」

特萊維森像往常一樣，看到尼可羅就座後，開門見山地說道。接著又說：

「這項決定在兩天前剛在元老院表決，尚未通知國會，你也許還不知道。威尼斯共和國決定答應拜占庭帝國皇帝派遣援軍的請求，派遣艦隊到君士坦丁堡，並任命我為指揮官。我希望你也能作為醫生參加我的艦隊。以前有不少醫生隨我出海過，但我認為你年輕有為，最適合承擔這項任務。」

尼可羅平日十分敬慕特萊維森。聽到這番話，三十好幾的尼可羅不知怎的，突然也用年輕人的口吻回答起來。三十多歲的男人向來是會隨著對方的情緒，一下子回到二十歲，一下子又顯示出四十歲男人的成熟味的。

「我還沒去過君士坦丁堡，願意與你同行。」

「也許會碰上戰爭的。」

「我在少年時就聽人議論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只是時間問題而已。目前這種情況還可以維持一段時間吧。」

尼可羅把每個星期天出席國會時聽到的同僚們的意見，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他雖是貴族出身，卻選擇了自己喜歡的職業。

他本來就對政治不感興趣，出席國會僅僅是為了承擔貴族的義務。因為沒有正當理由的缺席，將被處以相當於兩年薪金的罰款。自當議員以來的十五年間，他在會議上僅發過兩次言，而且都是在審議對付黑死病的議案上。特萊維森的目光在小自己二十歲的醫生身上停留了一下，又繼續說道：

「艦隊由兩艘大型排槳軍船組成，預定在十天後的 9 月中旬出發。國會準備發佈派遣軍艦的理由是：在君士坦丁堡等待從黑海航行回來的商業船隊，並護送它們回威尼斯。

你負責全體官兵的醫療工作。除了選擇和籌備這次旅行所需的醫療物品外，僅僅知道這些公之於眾的內容還不夠。今天晚上請你來這兒，就是為了讓你瞭解更多的情況。」

尼可羅有個習慣，越是碰到緊張的事情，臉上表情越顯得平靜。他一聲不吭地點了點頭。特萊維森繼續說：

「你也知道，拜占庭帝國的命運危在旦夕，這種說法由來已久。從皇帝第一次請西歐派遣援軍起，至今已過了半個世紀。其間有時形勢會好轉些，但現在拜占庭帝國除了海域外，其他領土都被土耳其包圍著，成為陸地上的一座孤島。威尼斯共和國曾指令派往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到任後發現主人不是皇帝而是蘇丹時，要如何處置。從那件事以後已過了二十多年，在拜占庭帝國，可以說緊急狀態已成了常態。



但是，受人託付生死的人最要小心的就是，要注意不能被慣有的推測所誤導。化為常態的緊急狀態，任何時候都有可能變為真正的緊急狀態。因此，要隨時作好應急的準備。我們收到情報，說土耳其的蘇丹在博斯普魯斯海峽沿岸修築了要塞。希望你能充分認識到自己是作為軍醫而不是作為一般的船醫出行。一切醫療

物品的種類和數量，都應由你親自決定。」

尼可羅終於明白過來。但聽著聽著，腦海裡又湧出了一個疑問。他不禁問道：

「這樣的話，司令，只有兩艘排槳軍船是否太少了?」

特萊維森出於對尼可羅個人的好感，仍繼續以年長者的耐心說道：

「你也知道，我國與土耳其以前就有互不侵犯條約。就在去年秋天又重簽了該條約。同時，我國與拜占庭帝國也有多年歷史的友好條約。這就是說，發動攻擊或處於防衛的任何一方，在政治和經濟上都與我們有著友好關係。而且土耳其並沒有向我國宣戰。但儘管如此，如果我們拒絕了同樣是基督教國家的拜占庭帝國的請求，我國在西歐的處境將會變得很微妙。而且君士坦丁堡是我國在東方貿易的重要基地，這一點我們必須牢記。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我們能派五十艘船，也不能全部都派出。因為商業船隊的護衛，依照慣例是由兩艘排槳軍船組成的。

還有，是否增派援軍，政府會考慮政治因素才作出決定。這次交給我的任務，除了保護商船的安全之外，還要在真正遇到緊急情況，沒時間知會本國時，當機立斷作出對我國有利的行動。有必要的話，自己也要作好犧牲的準備。」

特萊維森說話的語氣十分平淡，尼可羅聽後也不覺得很吃驚。不過，即使特萊維森用強烈的聲調，尼可羅的心也可能不會激動。雖說對政治毫不關心，但尼可羅・巴巴洛畢竟是威尼斯貴族的一員。父輩們對他言傳身教的是：只有率先站在第一線，才配具有作有統治階級的資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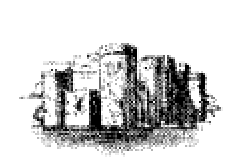
晚飯時，尼可羅告訴兄長們他將隨特萊維森的船去君士坦丁

堡。而大哥只說了聲：哦，是嗎！尼可羅的大哥是元老院議員，理應知道事情的全部。但他對此事隻字不提，而且也不打算探知弟弟究竟知道多少實情。尼可羅的二哥從事貿易，並負責管理兄弟們的財產。前段時間去了亞歷山大城，也許因為前幾天剛剛回國，心情顯得非常興奮，滔滔不絕地說道：

「去到君士坦丁堡，一定要好好看看那曾經風光一時的東羅馬帝國的首都，如今衰落到何種悲慘的境地。在那兒，你會看到熱那亞人是多麼的傲慢、不可一世。即使是性格冷靜的你，不到一天的功夫，也肯定會變成反熱那亞派。威尼斯把東方貿易的據點轉移到亞歷山大城，實在是明智的選擇。」

至於尼可羅留在國內的妻子和年幼的兒子，他們並沒有談起。這是因為兄弟們不在時家屬的生活以及萬一情況下家屬的生活保障，在威尼斯貴族家裡是不言而喻的。此時此刻，尼可羅想到的是如何編製醫療物品一覽表和醫院的接任人選。

兩天後，尼可羅帶著編製好的一覽表去海軍部，路過聖馬可碼頭附近時，看到船員們列著長長的隊伍。要是平常，對這種威尼斯人見慣了的景象，尼可羅會一步不停地往前走去。但想到他們可能是自己要乘坐的船的船員，於是便走到了隊伍的前列。



果然，特萊維森站在那裡。旁邊的桌子前坐著一位文書，正逐一把船員的名字登錄在冊。在威尼斯，不管商船或是軍船，不是船長挑選船員，而是船員選擇船長來應徵。一般來說，船和船長一經確定，只要在停泊岸邊的排槳帆船旁邊豎一塊寫著船長名字的木牌，船長就不用親自站在那裡。但是依規定，在招募的時候船長必須在場。之所以有這種習慣，也許是因為在登記名字前，船員可以再看一眼自己託付命運的人，以便做出最後的決心。

尼可羅告別了船員的隊伍。他心裡想道：這些船員和自己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自願選擇了特萊維森。

1452年・夏

塔納

塔納位於黑海的最北端、亞速灣的最深處。有時，才到秋末，灣內就漂浮著冰塊。為了做好準備，讓商船在中秋前離開港口開往南方，每年夏天，大家都在忙亂中渡過。對於以威尼斯人為主體的義大利商人來說，從最東北部的商業基地塔納回到祖國義大利，比沿著頓河北上去莫斯科，路途更加遙遠、艱辛。但是，這裡是奴隸、毛皮、醃漬魚和小麥的重要產地。儘管要忍受長期冬季的嚴寒，它對西歐商人仍然充滿誘惑。

塔納的碼頭上人貨混雜。迎著海風，有一位身穿黑長衣，一眼看去就知道是西歐商人的男人漫步走了過來。他就是佛羅倫斯商人雅各波・鐵達爾迪。像往常一樣，他的腳步總是輕輕的。此時，在他的腦海裡，充滿著剛才在威尼斯商館裡聽到的傳言。據說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西岸，土耳其正在興建大規模的軍事要塞。鐵達爾迪常常要去頓河上游購買毛皮，對於塔納人自夏天起就一直在議論的這個消息，到剛才為止還全然不知。

鐵達爾迪十餘年來，一直以君士坦丁堡為據點，從事黑海沿岸物產的貿易活動，知道如果單只是修築要塞這條消息，並不值得憂慮。因為，在全長三十公里的博斯普魯斯海峽上，熱那亞人早已在山上修建了兩座有威脅性的城堡。但這兩座城堡都是用於監視周圍的海域，並不是為了攻擊下面經過的船隻。不過，土耳

其人正在修建的要塞，據說一直延伸到岸邊，而且建築的地點，是在海峽最狹窄處。另外，在對岸的亞洲一側接著海峽處，規模雖小，但也建有土耳其的要塞。想到這，鐵達爾迪不得不同意那些把消息告訴他的威尼斯商人所作出的推測。

「土耳其人是想控制海峽的航海權。然後攻打君士坦丁堡。」

在防衛上擁有得天獨厚的地形、以在地中海世界中擁有最堅固城堡而聞名的君士坦丁堡，就這樣輕易地淪陷，這對於熟知拜占庭情況的鐵達爾迪來說，無論如何都難以相信。然而，即使首都能夠守住，黑海貿易也會變得越來越難做，這已是眼前的事實。

「也許是該停止這邊的工作，回到祖國的時候了。」

鐵達爾迪把妻子兒女留在佛羅倫斯，已經五年沒有回去了。他下定決心後，轉過身走回來時路。他要去威尼斯商館，預約運送行李和自己乘坐的船。

商館辦理預約的人告訴他，9 月中旬的船全部客滿了。鐵達爾迪只好預定了10月初從塔納出發，經特拉布松德後開往君士坦丁堡的船。

「離出發還有足夠的時間，可以買些小麥。把毛皮運到西歐，而小麥直接在君士坦丁堡賣掉。也就是說，在東方的買賣還可以充分利用這最後的幾天。」

鐵達爾迪想到四十五歲後就不能再繼續目前這種貿易時，他那富於佛羅倫斯人特徵的瘦削的臉上，露出了一絲苦笑。

1452年・夏
塞爾維亞

走出王宮，米海洛維齊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仰望夏空，萬里無雲。此刻，他的心情非常興奮。這也難怪，米海洛維齊才二十二歲，而剛才，國王任命他指揮一支一千五百人的騎兵隊，並命令他率領這支騎兵隊去亞洲。

塞爾維亞是與土耳其接壤的基督教國家之一。這時，土耳其軍除了沒有攻打猶如真空地帶的君士坦丁堡之外，以巨大的威勢繼續向西挺進。塞爾維亞的形勢非常危險。塞爾維亞人為了保衛祖國所作的努力令人同情。塞爾維亞在慘遭戰敗的痛苦後，不得不把公主送到蘇丹的後宮，以此暫時保持國家的獨立。但一年前，蘇丹穆拉德死時，由於擔心瑪拉沒有生育兒女不知會遭到新蘇丹如何處置，國王徹夜難眠。但年輕的新蘇丹雖然冷酷地處置了亡父的其他妻妾，對瑪拉卻遵其意願讓她回國。這件事對於狂熱的回教徒來說是非常罕見的，引起了人們的議論。特別是在塞爾維亞，人們相信是由於公主高尚的品德和教養，令年輕的蘇丹不得不對她表示特別的敬意。

正當塞爾維亞國王認為土耳其的威脅暫時消除，可以放下心來的時候，現在又收到了蘇丹派遣援軍的要求。蘇丹在信上鄭重地說，瓜拉曼・貝古以安那托利亞為中心進行造反，要借力幫助鎮壓。這件事對於塞爾維亞國王來說是責無旁貸的。雖說幫助了異教徒的土耳其，但打擊的也是土耳其人。因此，這對基督教國家塞爾維亞來說是有益的事情。於是，國王決定答應蘇丹的請求，

派遣一千五百人的騎兵隊。基於雖年輕、但責任心強的理由，君王任命米海洛維齊為指揮官。同時，還交給他一封瑪拉寫給穆罕默德二世的信。信上寫著祝願早日鎮壓反叛的土耳其軍，很高興看到一千五百人的騎兵隊能為這次鎮壓出力等等。

國王委託米海洛維齊選拔騎兵。他選拔的標準，是要能在安那托利亞險峻的地形上騎馬的人。被選上的都是二十來歲的年輕騎士。騎兵隊出發的日期定在冬季。對這點米海洛維齊並不覺得奇怪。因為要去土耳其首都亞德里亞諾波利，從塞爾維亞出發後必須向東進發，橫越保加利亞。在亞德里亞諾波利集結後，再向東，然後在君士坦丁堡附近渡過博斯普魯斯海峽，前往安那托利亞的戰場。安那托利亞氣候嚴寒，要想避開冬天而在夏天開戰的話，必須冬天就從塞爾維亞出發。

米海洛維齊決定利用出發前的時間訓練部下。蘇丹穆罕默德二世要求說，需要一千五百名精銳的騎兵。為了保證祖國塞爾維亞的安全，只有按照蘇丹說的去做，真正把士兵訓練得精實強幹。

1452年・夏

羅馬



幾天來，伊希多洛斯樞機主教竭力抑制著內心的感慨，為了維護與地位相配的威嚴，他忍辱負重了許久，這會兒如果讓他忘卻地位，忘卻五十歲的年齡，任由感情的洪水奔騰的話，他一定會跑到羅馬街上歡呼起來。二十年來，儘管受到同儕的冷嘲熱諷也毫不改變的信念，如今將得以實現。而且受命執行、被委以重任的正是自己。伊希多洛斯樞機主教相信，只有實現自己的信念，

才是拯救自己的祖國拜占庭帝國的唯一途徑。只有東正教會和天主教會的再聯合，取得西歐各國的援助，才能解除土耳其的威脅，挽救君士坦丁堡。

然而，東西兩教會聯合的道路並不平坦。伊希多洛斯奉獻給了神的前半生，諷刺的是卻充滿了挫折和失敗。

早在1434年，在君士坦丁堡馬摩拉海附近的聖德梅特里奧斯修道院擔任院長的伊希多洛斯，受當時的皇帝約翰的委派，出席了在巴塞爾召開的大會。在代表東正教出席大會的神職人員中，剛滿三十歲的伊希多洛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代表團最後的席位。首次與其他國家高級職位的神職人員一起開會，令年輕的伊希多洛斯興奮不已。他還不忘藉此機會顯示其作為教會理論家的才能。終於，他的努力有了結果。當他一回到君士坦丁堡，就被任命為基輔的大主教。這是全俄羅斯最重要的主教職務。四年後，在義大利的費拉拉和佛羅倫斯召開的大會上，伊希多洛斯已成為代表團不可缺少的一員。

但是，這次義大利之行，令伊希多洛斯從根本上改變了他過去的想法。在威尼斯，在費拉拉，在被稱為花都的佛羅倫斯，伊希多洛斯看到和感受了後來稱為文藝復興時代的新潮流，耳濡目染，受到強烈的衝擊。在拜占庭，宗教滲透到人們生活的每個角落，妨礙了人們自由發揮活力。但在這裡，卻完全不是這樣。義大利人雖然尊重拜占庭文明，競相接受拜占庭文明，但只是對符合他們要求的東西如此，對不符合他們需要的則毫不感興趣。那些拋棄希臘，落戶義大利的許多學者，因他們的學識有更多聽眾而顯得比在君士坦丁堡時更為活躍。

伊希多洛斯過去曾懷疑拜占庭與西歐的聯合，但現在又重拾

信心。他得出的結論是：過去被拜占庭人視為野蠻的西歐，如今卻充滿新鮮的活力。所以，東西教會的聯合，也只得按照西方的要求，在羅馬天主教會的領導下進行。和他抱持相同看法，在東正教會裡有影響力的人之中，有一位學識出眾名叫貝薩里昂的人。五年後，兩人同時接受天主教的洗禮，擔任樞機主教。

但是，無論是伊希多洛斯，還是貝薩里昂，都不認為在天主教領導下東西教會的聯合可以實現。他們之所以提倡東西聯合，是因為認為只有這樣做，才能挽救祖國。至於那些反對他們，把他們視為叛徒的希臘人，在他們看來，只不過反映其沈湎於過去的光榮、固執地落於時代之後。

然而，與作為學者落戶義大利的貝薩里昂不同，伊希多洛斯一直是孤軍奮戰、一個人忍受著同行的譏諷漫罵，在這往後十年間格外忙碌。他曾經被派往俄羅斯，試圖說服當地的希臘正教徒，但最終失敗。其間還體驗過牢獄之苦。

直到後來成功地逃回羅馬。之後無數次往返於君士坦丁堡與羅馬之間。儘管如此，卻絲毫沒有動搖過他的信念，因為拜占庭帝國的統治者和知識階層有不少人贊同他的看法，反對的主要是修道士和一般民眾。伊希多洛斯相信只要西歐的援助具體化後，就能改變這些人的態度。

伊希多洛斯馬上就要帶領教皇提供的船和士兵，出發去君士坦丁堡。他彷彿看到在聖索菲亞大教堂正舉行著莊嚴的東西教會聯合彌撒，甚至聽見了東西合為一體後，基督教軍追擊土耳其異教徒的叫喊聲。

1452年・夏

君士坦丁堡

從卡利西烏斯門進入後，向聖索菲亞大教堂走去，途中向北轉，緩緩地順著金角灣走下去，有一間屬於聖救世主全能者教會的修道院。在修道院的一隅，喬吉奧斯住在這兒快兩年了。

喬吉奧斯以前並不是修道士。在完成古代希臘哲學和神學的學習後，有一陣子他開設了私塾，進行教學。後來宮廷發現他學識淵博，讓他做皇帝的秘書官。在義大利召開的大會上，曾與伊希多洛斯和貝薩里昂同席。但是，這位年齡比伊希多洛斯小幾歲的喬吉奧斯，從義大利回來後卻改變了以往的態度，反對東西聯合。

喬吉奧斯在義大利並非沒有感受到新時代的震盪，也不是反對東西聯合本身。他只是反對西方要求的、伊希多洛斯和貝薩里昂所贊同的那種聯合方式。他在義大利切身感受了拜占庭文明和西歐文明的根本區別。他認為，在天主教會領導下的東西聯合，必須拋棄希臘正教徒視為靈魂的東西才能得以實現。如果強行實施聯合，勢必導致希臘正教教會的一再分裂，直至從世界消失為止。在喬吉奧斯看來，希臘正教徒脫離自己皈依的宗教後，就單只是希臘人、斯拉夫人、亞美尼亞人而已。

當然，他也知道土耳其蘇丹在博斯普魯斯海峽上修建了要塞，像皇帝的親信那樣，認為這也許是攻打君士坦丁堡的前兆，非常擔心。但他還認為：即使君士坦丁堡陷落，拜占庭帝國滅亡，那也是神的安排，是神對拜占庭人的懲罰。因為拜占庭人為了國家，

竟要捨棄希臘正教。這違反了神的意志是冒瀆的行為。作為虔誠的基督教徒，誰也不應該為了保有短暫的現世而犧牲永恆世界的拯救。

喬吉奧斯相信，已經在土耳其統治下的各國居住的希臘正教徒堅定不移的信仰，已經證實他的想法是正確的。放棄悠久的傳統，使東西教會倉卒聯合，只會造成各地希臘正教徒們叛離而去。與其讓宗教消失，倒不如讓土耳其人來征服，這樣還可以繼續保持信仰。另外，他還認為自己比任何人都熱愛拜占庭帝國。這就是喬吉奧斯得出的結論。

對於喬吉奧斯來說，形式上國家的滅亡，只不過是一個相對的問題。有很多希臘人都贊同他的看法。他所住的修道院已成為反對聯合的根據地。

1452年・夏

君士坦丁堡

經常來喬吉奧斯修道房探訪的人當中，有一位年輕的義大利人，名字叫烏貝爾提諾。是個剛滿二十一歲的學生。他出身於屬於威尼斯共和國領土，位於北義大利的布雷西亞。在義大利學完希臘哲學後一直希望到發源地去深造。終於在兩年前的春天來到嚮往已久的君士坦丁堡。一年多以前開始跟隨喬吉奧斯學習。

以學習希臘哲學和希臘語為目的而來到君士坦丁堡的西歐人，通常都住在被稱為「拉丁區」的金角灣沿岸一帶。但烏貝爾提諾卻住在希臘人之間。到「拉丁區」去，只是為了到那裡的威尼斯商館內的銀行提取家裡寄來的匯款，或去拿只能寄到威尼斯



大使館的信件。

烏貝爾提諾是一名天主教徒，對於在喬吉奧斯修道房裡爭論得熱火朝天的宗教問題，坦率地說，他也有不同的想法。自從來到君士坦丁堡以後，不管好壞，對拜占庭這個國家的一切漸漸地產生了親近感。對於「拉丁區」的居民們批評拜占庭人不理性的說法，他認為並非簡單地一刀兩斷就可解決的。他雖然已經很少談論哲學，但仍然熱情不減地追隨老師，從未間斷。他絕少參與大家的宗教討論，總是坐在以喬吉奧斯為中心的外圍靜靜地聽著。他雖然被狂熱的希臘人忽視，但並沒有受到排斥。

烏貝爾提諾從拉丁區的人們口中瞭解到博斯普魯斯海峽沿岸的要塞將要建成。在以威尼斯人居多的拉丁區，越來越多人認為至少要讓家人作好避難的準備。但是，夏天的君士坦丁堡，極少有能使用的船隻。因為商船都利用這個最適合航海的季節出海去了。因此，即使想去威尼斯領土的內格羅龐特島避難，也要等到秋末，去黑海的船隻回來以後。

在烏貝爾提諾住處的希臘人，他們的反應與「拉丁人」不同。他們相信：土耳其是想透過這個叫作「魯美利・希薩利」，意為「歐洲之城」的要塞，來牽制經過博斯普魯斯海峽，與黑海沿岸各城市進行貿易活動的「拉丁人」的行動。在希臘人當中，大多數人都認為，拉丁人是在利用他們的城市牟取暴利，這引起了對西歐商人的反感，所以，黑海貿易出現困難，他們才會暗中稱快，而很少人想到造成的損失也將殃及他們自身。此外，在過去土耳其軍兩次進攻君士坦丁堡時，有最後土耳其軍不得不解除包圍的前例。因此，拜占庭很少有人認真地思考首都淪陷的可能。而且，即使萬一出現最糟的情況，他們也認為是神的意志，只有心甘情

願地接受。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臘居民中，正有很多人抱有這種拜占庭式的樂觀預測和宿命論的想法。

一天下午，烏貝爾提諾像往常一樣到喬吉奧斯修道房拜訪。他來到這裡，並不是為了談論哲學，但也不參與宗教討論，總是靜靜地傾聽人們的高談闊論。今天，在他想跟老師告別時，喬吉奧斯特別把他叫到另一個房間裡，對他說：

「你也回義大利去吧，如何？我在那邊名聲不太好，就不寫介紹信給你了。以你自己的能力，我相信找個好導師，謀個職位應該不難。學習希臘哲學，在目前這種形勢下，威尼斯、佛羅倫斯、羅馬也許更適合。義大利有很多老師，有豐富的圖書。」

烏貝爾提諾只說了些對老師衷心感謝的話就走出了修道院。老師說的有道理。與必須維護利權的商人不同，自己是留學生，沒有理由非留下來不可。儘管如此，但烏貝爾提諾一時難下歸國的決心。至於為什麼，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只覺得馬上清楚地作決定是違反自然的。當他想到怎麼連自己也染上了這種留戀細節、不顧大局、像拉丁人所譏嘲的拜占庭式思考方法時，在他那年輕，甚至還有點幼稚的臉龐，浮現出了久違的歡笑。



1452年・夏

加拉塔

從屹立在加拉塔山坡上的塔上，看向橫在前面的金角灣，君士坦丁堡的街市盡收眼底。碼頭上商船群集。在對岸，無數的塔看守著各個要衝，連成一片城牆。城牆各處的門口，正忙於裝卸貨物的人們進進出出，在正午陽光的照射下猶如玩具般細小卻一

一可數。從城牆的背面展開的拉丁區，那裡有許多倉庫、商館、商店，由於碼頭就在附近，這裡一天到晚都擠滿了人、貨、船，熱鬧非凡。

街市最高的地方，是高高聳立著的聖索菲亞大教堂的圓屋頂，在這裡可以更清楚地俯臨四方。君士坦丁堡以教堂和修道院眾多而聞名，從這裡向西望去，單是數數有多少鐘樓也會令人疲倦不堪。在西面的盡頭，可以眺望到四角高聳的皇宮，而守護著皇宮的是一直延伸到金角灣岸邊的一堵城牆。站在地中海世界最大的都市——君士坦丁堡的中心地帶，不，每次站在這兒，洛美利諾都會感到悶悶不樂。

「到了這個年齡，為何只有自己偏巧落得如此困難的境地呢?」

洛美利諾全然不顧周圍人異樣的目光，再次發出了無奈的嘆息。

安傑羅・洛美利諾是加拉塔熱那亞居留區的地方長官。這個地區隔著金角灣與君士坦丁堡相對，是熱那亞通商貿易的重要據點。以被稱為「熱那亞人之塔」的高塔為中心，呈下降形地，在金角灣和博斯普魯斯海峽沿岸修築了城牆。二百年來，這裡一直是熱那亞人居住的地方。熱那亞商人以愛琴海的開俄斯島、加拉塔和黑海沿岸的卡法為三大據點進行貿易活動，在這地域內完全壓倒了宿敵威尼斯商人。在加拉塔這個商業基地，從專用碼頭到倉庫，只有熱那亞人才能使用。這與對岸形成鮮明的對比。在對岸的君士坦丁堡「拉丁區」，以威尼斯人為主體，還住著佛羅倫斯商人、安科納人，以及法國南部的普羅文斯和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商人。這座能盡看競爭對手工作地點的高塔，是在拜占庭帝國

的熱那亞人的地位象徵。

但是，對於全心致力於黑海貿易的熱那亞商人來說，這一切，包括在博斯普魯斯海峽沿岸的山上修建兩座牢固的城堡也一樣都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對照之下威尼斯商人早已把通商的重點轉移到了東方的南部、埃及亞歷山大城和敘利亞一帶。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沿岸的市場，對他們來說，只不過是多角經營中的一個據點而已。

正因為如此，加拉塔地方長官的職位，對於熱那亞的經濟非常重要。不過洛美利諾雖然誠實，但欠缺積極性，難以勝任。這一點他自己比誰都清楚，要不是約定只做短短一任，他大概絕對不會接受的吧。事實上，在他被任命後三個月，政府又任命了新的地方長官。洛美利諾一心等著新任者的到來，祈禱自己在職時平安無事。

儘管如此，洛美利諾並沒有因此而疏忽工作。是他把土耳其在春天建造要塞的消息報告給自己的國家熱那亞，並指出這對把重點放在黑海貿易的熱那亞經濟將產生重大的影響。其後，又是他對要塞的建設速度感到吃驚，並認為這是攻打君士坦丁堡的前兆，提出加拉塔的熱那亞居留區該採取何種措施的問題。但直到不久前他才接到國內政府的通知，說是已派遣了兩艘船和五百名士兵。

洛美利諾感到頭疼的是居留地居民的安全問題。這些居民與在對岸拉丁區居住的西歐商人不同，西歐商人大多是短期單身前來的。而加拉塔長期以來一直享有完全的壟斷體制，大部分人帶來了妻子兒女，甚至還有不少土生土長的「熱那亞市民」。 他們一心來這裡投資，並不是一紙避難的命令，就能解決問題。



此外，最使洛美利諾傷腦筋的是來自政府方面的要求。政府要求道：為了使熱那亞可以繼續與東方進行貿易，必須維護加拉塔；同時，還要以不刺激拜占庭帝國和西歐的做法，全力維持與土耳其的友好關係。沒有比在自己的存在對對方非絕對必要的狀態下維持中立更艱鉅的任務了。他已經六十過半。這個年齡，即使是在地中海活躍的商人，也早就引退回國、安享晚年了。洛美利諾的妻子已經去世，膝下沒有子女。他心裡總是想著快點把自己在加拉塔建立的事業交給跟他一起生活的姪子，然後回到熱那亞，與弟弟一家平靜地渡過餘生。可是現在，不僅回不了國，而且還被授予新的重任。想到這兒，他不由得又唉聲嘆氣起來。

「唉，又要派友好使節到皇帝和蘇丹雙方那裡去了。」

洛美利諾一邊留意地走下陡急的螺旋狀階梯，一邊喃喃自語著。

1452年・夏

君士坦丁堡

弗朗澤斯每次見到皇帝，都無法控制自己內心的溫情。在君士坦丁還是莫雷亞君主的時代，弗朗澤斯就開始擔任秘書官。那時他二十七歲。君士坦丁比他小三歲。由於哥哥約翰沒有兒女，他就繼其兄即位皇帝。在君士坦丁即位的前四年，弗朗澤斯的地位開始上升，現在已是財政大臣了。但他心境依舊，仍像過去當秘書官那樣對皇帝充滿敬意。皇帝也瞭解弗朗澤斯二十四年來的忠心，凡是需要保密的事情，都交給他去辦理。

「吾皇心身高貴，無人能比。」

弗朗澤斯像是炫耀自己一樣感到無比自豪。君士坦丁十一世身材細姚，匀稱完美。輪廓鮮明的臉龐上，有一雙親切的目光和濃密的絡腮鬍子，威嚴但不乏人情味。君士坦丁騎白馬飛奔時，身披的紅色大披風隨風飄曳，那連以前羅馬皇帝都沒有的神采，令弗朗澤斯看得出神。君士坦丁的性格誠實，為人廉潔。能耐心傾聽與自己意見相左者的心聲。就連反對東西教會聯合的先鋒喬吉奧斯，皇帝個人對他也非常敬愛。因此，國民深深地愛戴著自己的皇帝。

在弗朗澤斯看來，皇帝的家運非常悲慘。君士坦丁二十四歲那年第一次結婚，對方是伊比魯斯君主的女兒。但僅過了兩年就死去，沒有留下子女。十三年後，再與雷斯波斯島領主的女兒結婚，這次也是沒有留下子女就死了。其後，君士坦丁一直獨身。皇帝即位後，出現了後繼者的問題，不能再獨身下去了。於是，兩年前，由弗朗澤斯負責物色皇后。

在候選人當中，有威尼斯元首的女兒和特拉布松德皇帝的女兒。但塞爾維亞的公主瑪拉被認為更合適。首先是她年輕，還可以生育兒女。其次是過去在蘇丹穆拉德的後宮沒有改信回教。因此，仍是希臘正教徒，在宗教上沒有問題。然而，最重要的是瑪拉受過新蘇丹穆罕默德二世的慇勤對待。對拜占庭帝國來說，與土耳其建立友好關係極為重要。所以這點是非常吸引人的「嫁妝」。再說，與土耳其蘇丹的未亡人再婚，拜占庭皇族中也有先例，應該不成問題。

但是，這個理想的選擇卻遭到了瑪拉的拒絕。這個基督教徒的公主為了拯救祖國而進入後宮時，就曾發誓要是有一天能活著走出後宮，將不再結婚。既然這樣，皇帝也無可奈何。最後，結



婚的對象選定高加索地區的小國——古魯西亞的公主。去年秋天，弗朗澤斯親自去了一趟古魯西亞，把婚事定了下來，並提出希望公主盡快渡過黑海去君士坦丁堡舉行婚禮，但沒有決定確切的日期。

事實上，皇帝實在是忙得無法顧及舉行婚禮的日期。從去年的2月起，拜占庭帝國的皇帝一直沒有好好地休息過。

去年2月以來發生的一連串事情，總是纏繞著皇帝。對拜占庭帝國採取維持現狀態度的蘇丹穆拉德突然死亡。在年輕的蘇丹穆罕默德二世即位後，無法掌握他真正的意圖。皇帝為此憂心忡忡。後來，雖然深知蘇丹穆拉德性情的加利路・帕賈以下的三位大臣得到留任，互不侵犯條約順利重簽，總算讓皇帝放下心來。但土耳其是一個完全的專制君主國家，拜占庭帝國三面受其包圍。在成熟的皇帝眼裡，讓一個只有二十歲的年輕人來統領國家，無論如何也是件不可思議的事。為了謹慎起見，皇帝再次向西歐派遣使節，請求援助。時值1451年春。

由一名皇族成員擔任主席的使節團立刻從君士坦丁堡出發。預定4月到達費拉拉的德斯特家，然後去威尼斯。之後8月到達羅馬與教皇尼可羅五世見面，再去那不勒斯向亞拉岡王請求援軍。按道理，首先應該向在君士坦丁堡有重大權益的熱那亞請求幫助，但由於當時的熱那亞國力衰退，無力發起舉國行動，因此，只好向同屬於基督教世界的各國求助，來對抗回教的土耳其。使節團的首要任務就是向羅馬教皇轉達皇帝的決心，即同意在天主教的領導下進行東西教會的聯合。

這一年秋天，教皇尼可羅五世的信件送到了皇帝的手中，約定以東西聯合作為先決條件，同意派遣援軍。但是威尼斯只承諾

在經濟上給予援助，並答應盡快通過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銀行支付。同時還陳述了因在義大利的內戰，目前不能派遣軍隊的情況，希望早日結束捲入米蘭和佛羅倫斯的內戰，努力建立西歐的共同體制。而那不勒斯王提出派遣援軍的條件是要求得到拜占庭的帝位，君士坦丁當然無法接受。在天主教界，理論上在凡界居最高位的日耳曼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正與同樣是天主教的匈牙利王國在爭鬥，無暇顧及東方的事情。法國國王跟日耳曼的一樣，抱著隔岸觀火的態度。西班牙要對付國內的回教徒，自顧不暇。

到了第二年的1452年，西歐的態度依然沒有明顯改變。對於皇帝同意東西教會聯合的決定，反對派越來越強硬地表明自己的立場。在位於君士坦丁堡中心的聖索菲亞大教堂前面的廣場上，每天都有修道士的遊行隊伍大聲高呼反對口號，後面跟著大批面目猙獰呼應的群眾。在人群中，常常可以見到喬吉奧斯那身穿黑色修道服的身影。

皇帝身邊的反對派也開始公開發表意見。身為皇族和首相的蘆加斯・諾塔拉斯竟毫無忌憚地說：



「與其看著教皇的三重冠，還不如看見到處擠滿土耳其人的頭巾。」

因為常常侍奉在皇帝身邊，弗朗澤斯把皇帝的苦惱看作是自己的苦惱，感到痛苦不堪。即使皇帝不說，他也知道，現在皇帝唯一的希望是西歐盡快派遣援軍，希望反對派的態度有所軟化。

同年 2 月，還未見到援軍的蹤影，卻收到了穆罕默德二世命令招集五千名工人的情報，這一消息令君士坦丁堡大吃一驚。開

始時，許多人猜想是為了在亞德里亞諾波利建造宮殿。但是到了3月，持這種說法的人，看到被召集的工人開始往反方向的博斯普魯斯海峽沿岸集結，只有閉口不言。

接著3月26日，蘇丹親自率領有三十艘船的船隊從加利波利出發，經馬摩拉海北上，繞過君士坦丁堡到達博斯普魯斯海峽。沒有海軍力量的拜占庭，只有眼睜睜看著。與此同時，陸路方面也有超過三萬人的隊伍從亞德里亞諾波利向東，在博斯普魯斯海峽歐洲一側的岸上，與乘船而來的隊伍會合。然後，立即開始了要塞的建造工程。

全部工程由加利路・帕賈、薩高諾斯・帕賈以及瓜拉賈・帕賈三位重臣分擔。三人互相競賽，使工程進展神速。很快地，在穆罕默德二世的監視下，要塞以驚人的速度建成。穆罕默德二世把這個要塞命名為「魯美利・希薩利」，意思是歐洲之城。因而把對岸的要塞命名為「阿納德魯・希薩利」，意思是亞洲之城。

拜占庭皇帝當然迅速派出抗議的使者。因為建造要塞的地方完全屬於拜占庭的領土，而且過去穆罕默德二世的祖父建造「阿納德魯・希薩利」時，是事先徵得了拜占庭皇帝的同意後才修建的。這次穆罕默德二世事前卻連聲招呼也不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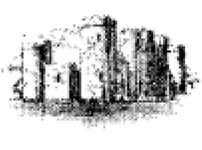
此外，還有一個抗議的理由就是，在修築現場，有一座希臘正教的修道院，也是在事前沒有任何通知的情況下遭到了破壞，石材被用來修建要塞。但對於皇帝的抗議，穆罕默德二世的答覆是，要塞是為了海峽航行的安全而修築的，如果阻止了海盜橫行，拜占庭也同樣得益。但兩名派去抗議為了供養修築工地的工人和士兵，竟搶劫附近村落的土耳其行徑的使者，卻被二十歲的年輕蘇丹一聲不吭地殺掉了。

皇帝曾把君士坦丁堡市內的六百餘名土耳其人捉起來，並投入了監獄。但由於拜占庭帝國不只沒有海軍，甚至連可稱為軍隊的陸軍都沒有，所以也別無他法。最後，只好把被抓的土耳其人釋放，還贈送葡萄酒，請求他們不要危害村落居民的安全。

這些事穆罕默德二世也有所聞。但他想：受危害的居民不抵抗也罷，如果抵抗，哪怕是小規模的，就屬於在與拜占庭皇帝簽訂的協議之外的事了。事實上，有一座城市的居民由於對軟弱無能的首都感到絕望，發起了抵抗運動。結果全部居民遭到殺害。連派出城的拜占庭騎兵隊，也幾乎全軍覆沒，只有幾人得以逃歸。

要塞在 8 月底完成。從海峽岸邊沿地形而上，呈倒三角形狀的「魯美利・希薩利」，被全長二百五十公尺，高十五公尺、厚三公尺的城牆環繞。有七十公尺高的三座大塔和其餘的九座小塔時時據守著要地。據說要塞完成後要駐紮部分軍隊，在連接海峽的大塔內要放置大砲。所有這些情報都是在派出間諜的威尼斯大使的報告中得知的。拜占庭帝國連情報的收集也不得不借助於西歐人。

然而，令皇帝心寒的還不止如此。「魯美利・希薩利」工程完成後，人們以為穆罕默德二世會與來時相反的陸路回亞德里亞諾波利。誰知他卻率領全軍來到了君士坦丁堡的城牆外。在關閉所有城門的君士坦丁堡的三重城牆外面，土耳其人只是搭起帳篷，卻按兵不動。皇帝無法揣測土耳其人的意圖。從皇宮附近的城牆向外望去，清晰可見在遠處平地上土耳其人的帳篷連成一片。在各式各樣的帳篷中，最顯眼的莫過於蘇丹的紅色大帳篷。三天後，這些帳篷才收起來。直見到土耳其人的人馬向西遠去，拜占庭人才鬆了一口氣。



1452年・秋

亞德里亞諾波利

無論是誰，只要一見到托蘆桑，都會對這位年僅十二歲的土耳其少年的美貌驚嘆不已。那近乎陶瓷白的肌膚，冷豔光滑。新月般的彎彎眉毛下，細長清秀的黑眼睛靈動，充滿誘惑。他的身材細長優美，舉止安詳，有一種不可侵犯的氣質。

托蘆桑兩年前就擔任穆罕默德的侍童。在蘇丹宮廷內服務的侍童很多，但純血統的土耳其人卻很少。從穆罕默德的父親穆拉德開始，每隔幾年，就強行從其統治下的基督教國家中搜集年僅十歲左右的少年，並從中挑選頭腦聰明、容貌出色的，讓其改信回教後提拔為宮廷的侍童。然後使他們接受教育，成為未來的官僚人員。這種做法已形成慣例。沒有被選為侍童的少年，則在他們改信回教後被送進軍隊。這就是蘇丹的近衛隊以勇猛著稱的禁尼契利軍團。由於土耳其這一獨特的習慣，幾乎所有蘇丹的侍童，雖說後來改信了回教，但原先都是基督教徒的奴隸。像托蘆桑這樣純粹的土耳其人的侍童，是因為穆罕默德在繼位蘇丹前就是近侍的緣故。

托蘆桑開始當侍童時，穆罕默德雖說是繼承人，但不能留在首都，只是一個徒有虛名的小亞細亞的總督，而實際上是被放逐在外。儘管期待著父親死後情況有所改變，但那時穆拉德才四十多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穆罕默德每天耽溺於美酒男女色，難以侍奉。但托蘆桑仍忠心耿耿地服侍著像受了傷的野獸般的穆罕默德。因此，穆罕默德繼位後，不顧違反慣例，把托蘆桑帶在

身邊。原因不僅是因為這位土耳其少年美貌出眾，而且由於其他侍童不能像他那樣善解人意。

只要穆罕默德感到口渴，托蘆桑就會從背後捧上早已預備好的水杯，恰如其份地倒滿冷水。要是感到寒冷，他已經拿著主人的長衣，站在背後等待著隨時送上。當生氣的穆罕默德喝完葡萄酒扔酒杯時，托蘆桑不像其他侍童那樣害怕退縮，連聲道歉。因為他知道穆罕默德是因為看到做為貢品的酒杯表面上的君士坦丁堡三重城牆而發怒。另外，其他侍童為了得到穆罕默德的寵愛而爭鬥，只有他保持著超然的立場。

對於酒杯擲在身上貫穿全身混雜著痛的那種快感，托蘆桑並非沒有感覺。他知道穆罕默德只要想起某件事情，就會專心致志而對以前感興趣的事情，包括美酒、性愛、狩獵都拋諸腦後。托蘆桑認為，沒有主人的召喚，自己不應該主動上前去打擾。這個十二歲的美少年，也許無意識地瞭解到與心愛的人保持這種關係更能獲得性愛的喜悅。至於穆罕默德，雖然頻繁地更換侍童，但始終把托蘆桑留在自己的身邊。

托蘆桑認為沒人比他更能察知主人的意思。但他也知道他所瞭解的只是生活上的細節。這種感覺在穆罕默德繼位蘇丹後隨著時間經過越加強烈。眼前穆罕默德的風貌並沒有因繼位而改變。雖然沒有給人柔弱的印象，但看得出才二十出頭的穆罕默德身材修長，臉白而長，細長清秀的黑眼睛，總是目不轉睛地凝視著對方。稍大了點兒的鷹鼻下是一片細薄的紅唇。這些跟托蘆桑剛提升為侍童時沒有絲毫的變化。如果說有什麼改變的話，那就是：穆罕默德過去就習慣與家臣保持一定距離，給人一種年輕人少有的嚴肅和莊重的感覺。而現在，這種感覺變得更加強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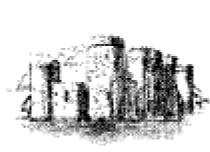
圖7　蘇丹穆罕默德二世

托蘆桑常聽到批評年輕新蘇丹的聲音。和性格開放，喜歡與士兵打成一片，與大臣們有信賴關係而使臣下愛戴集於一身的父親相比，穆罕默德二世的態度給人們的印象是非常傲慢。還有，穆拉德始終保持著樸素的生活方式，而他的兒子卻喜歡豪華的衣服，做什麼事都想極盡奢華。與武將出身的父親不同，穆罕默德二世不想讓人瞭解他的內心世界，說話總是彬彬有禮，讓人難以相信那是從一個集絕對權力於一身的人口中說出的。但侍奉左右的托蘆桑卻認為，這正是穆罕默德冷靜、清醒的心的表現，因為隨後，他開始發出出於大臣們意表的命令。

首先，穆罕默德發出了從小亞細亞撤回派去鎮壓叛軍的部隊的命令。這並不是因為已經完全鎮壓了叛亂軍隊。而是他認為：要徹底鎮壓據守在安那托利亞山區裡的瓜拉曼・貝古及其部隊並非易事，故暫且牽制敵人，避免陷入太深。

接著第二年春天，穆罕默德又發出了大量招募工人的命令。據說他向大臣們解釋的理由是：為了保持博斯普魯斯海峽的航運安全，要在「阿納德魯・希薩利」據點的對岸修築另一個要塞。在橫跨歐亞的土耳其領土上，不渡過博斯普魯斯海峽，東西方就無法往來。因近年來，西班牙海盜在海峽一帶橫行無度，令在此航行的熱那亞和威尼斯商船叫苦不迭。對此，除了加利路・帕賈猜到這是穆罕默德二世為了攻打君士坦丁堡所作的準備外，其他大臣都表示了同意。

「魯美利・希薩利」的工程參考了收集而來的西歐要塞草圖，由穆罕默德親自設計，以特快的速度推進。全部工程並不是只委託一個人負責，而是三座大塔以及周圍的城牆各由一名高官擔任。這是穆罕默德想出的主意。這樣做，能讓三名高官總是感到蘇丹



的目光在背後監視著，於是不自覺地互相競賽。事實證明這種方法非常有效，「魯美利・希薩利」在誰都想像不到的短時間內完成。工程結束後，穆罕默德二世在萬里晴空的初秋回到了亞德里亞諾波利。

深秋的10月末，一個名叫烏魯班的匈牙利人出現在亞德里亞諾波利。他拜訪宮廷，聲稱可以製造攻破君士坦丁堡城牆的強力大砲。宮廷裡的人都取笑他，誰也不把他當作一回事。但不知道蘇丹會有什麼看法，擔心追究起來會被砍頭的人，告訴蘇丹不妨聽聽那人的說法。穆罕默德二世聽後，命令立即把他帶進來。

這個下半邊臉掩埋在紅褐色捲毛鬍鬚下的匈牙利人，由托薦桑帶領來到蘇丹的房間。他抱著一捆卷軸，按照吩咐，以土耳其式的習慣坐在墊子上。然後，在前面的地上展開了卷軸。托薦桑不明白填滿圖紙中複雜的線條所表示的涵義。他心裡想道：被譽為地中海世界最堅固的君士坦丁堡城牆，連阿拉之神都無法摧毀。所以他毫無興趣去研究這些大砲的威力。據說這個匈牙利人來這裡之前，曾去過君士坦丁堡。但拜占庭帝國的宮廷裡卻無人理睬他。對於這些傳說，托薦桑是完全理解的。

忽然，托薦桑發現，按土耳其習慣在矮椅上坐著，傾聽匈牙利人說話的主人的樣子跟往常不大一樣。年輕的蘇丹默默地聽著，目光注視著眼前展開的幾張圖紙，一動不動。從這天起，這個名叫烏魯班的匈牙利人，被蘇丹允許留下來。穆罕默德二世答應付給這個歐洲人三倍於他向拜占庭皇帝提出過的報酬。能未經通報就與蘇丹見面的，不是首相加利路・帕賈，也不是他的獨生子巴亞賽德，而是這個長髮濃鬚的基督教徒。

此後不久，蘇丹的面貌完全改變。即使是白天，也像被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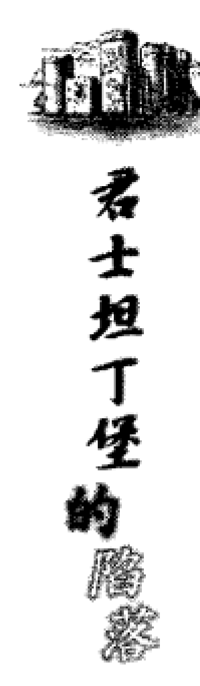
迷住似的，害怕別人走近身旁的樣子。雖然以前也常有過沈思的情況，但時間持續這麼長卻是第一次。晚上也難以入睡，在隔壁房間守候的托蘆桑，常常聽見蘇丹在床上輾轉難眠的聲音。他不再嗜酒，對性愛也不再感興趣。過去，托蘆桑退出蘇丹的房間時，總能感受到主人熱切的眼光投注在自己彎下的頸子上。但現在，彷彿這個漂亮的侍童已不復存在。而且，曾經是那麼注重修飾打扮的他，如今，卻常常忘記整理鬍子。那富於線條美細長的眼睛，雖然還閃爍著光芒，但已深深地塌陷了下去。侍童和奴隸都害怕得不敢靠近，只有托蘆桑還像從前那樣，默默地侍奉在穆罕默德的身旁。因為他知道，自己年輕的主人終於找到了把長久心願付諸實現的途徑。

一天半夜，蘇丹扮成士兵，帶著同樣穿著士兵服裝的托蘆桑和一名身強力壯的黑人奴隸，走出了夜半的亞德里亞諾波利。這是蘇丹第一次扮成士兵出城。目的地決定去部隊屯駐的地方，但只要遇到的士兵中有人認出了他，欲向蘇丹適切地問好時，就會被黑人奴隸的大刀殺了。

又一天下半夜，托蘆桑聽見蘇丹臥室傳來叫聲，讓他馬上傳喚首相。在黑人奴隸的陪伴下，加利路・帕賈出現在蘇丹面前，心想，在這種時候傳喚，一定遇到了什麼要緊的事。他這麼想著，在進入穆罕默德的寢室時，一不留神，把手裡銀盤裝滿的金幣，七零八落地撒滿了一地，托蘆桑馬上揀了起來。

穆罕默德二世穿著睡衣坐在床鋪上，老首相在他面前的地上低頭深深行了一個禮，然後把侍童遞過來的銀盤捧上。年輕蘇丹問道：

「這是什麼意思？先生。」



十二歲那年，穆拉德讓位給兒子時就忠告他要把加利路・帕賈當作老師看待。從那時開始，儘管後來成為專制君主，除正式場合外，也從未間斷稱他為「先生」。

首相回答道：

「主人，在深夜高職位的家臣受主人召見時，不能不帶任何東西前來參見，這是習慣。我只是遵從而已。這些東西應該是你的，而不是我的。」

年輕的蘇丹說：

「我已經不需要你的任何財富。不，應該說我可以送你更多的財富。我想從你那得到的東西只有一樣——把那座城市給我！」

在旁邊服侍的托蘆桑，看見老首相的臉色瞬間變得慘白，身體僵直不能動彈。相反地，穆罕默德的臉色卻像湖水般平靜。穆罕默德二世沒有直接說出君士坦丁堡，而是輕描淡寫地稱「那座城市」。正因如此，反而讓加利路・帕賈感受到年輕蘇丹非凡的決心。

首相加利路・帕賈預感到他所堅信的共存共榮的政策，終將在砲聲中崩潰。他無力地垂下頭，答應一定全力相助。托蘆桑把加利路・帕賈送出去時突然覺得不可思議，眼前這個老首相看起來已經不像首相了。



第三章　人們紛紛湧向君士坦丁堡

9 月初，由特萊維森率領的兩艘排槳軍船，離開威尼斯，在帕倫佐靠港裝載了水和新鮮食糧後，繼續航行。一直到防禦亞德里亞海出口的科爾夫島都無需靠港，一路非常順利。這不僅得惠於風向和氣候，還來自於船體本身。船身細長，吃水不深，使得水和風的阻力小，所以另稱為「快速排槳帆船」。醫生尼可羅雖說對船不太瞭解，現在總算明白過來了。晚餐時，當得意洋洋的尼可羅滔滔不絕地說著自己的新發現時，航海老將特萊維森邊笑邊給尼可羅說了另一個原因：

「我們的船隊只有兩艘，而且是同樣的船型。一般來說，如果是商業船隊，在幾艘大型的排槳商船之外，還要配有帆船。地中海地區很少有持續順風的天氣。因此，即使是細長、噸位小的排槳軍船，為了調節整個船隊的船速，一般都要不斷地改變帆的種類。但我們這次卻省了這樣的麻煩。船身輕巧，非常舒服。」

果然，船隊在科爾夫島稍作停留便繼續南下。直到伯羅奔尼撒半島南端的莫頓為止，熟練的水手們不知幹什麼好，就在船上設局賭博。但過了莫頓進入愛琴海後，水手們就再也無暇玩了。因為從這裡開始，要頂著從黑海吹來的風向東北前進。還好在到

達希臘的內格羅龐特之前，這一片海域的制海權屬於威尼斯共和國。所以，忙的只是那些划槳手和掌帆、掌舵的水手們，而戰鬥要員的弩弓兵們則還不必作警戒。船隊在內格羅龐特的基地停留了五天，特萊維森忙於與駐守在這裡、擔任愛琴海海域的威尼斯艦隊司令官雅各波・羅瑞丹討論軍事上的有關問題。尼可羅則利用這段時間，參觀了曾經集結著去攻打特洛伊的希臘軍船隻的海灣。

離開了內格羅龐特後的兩艘排槳軍船，再也見不到從亞德里亞海一路南下時的那種安寧。船上氣氛非常緊張，水手們都穿上了胸甲，弩弓兵處於隨時開戰的狀態。因為從這裡到君士坦丁堡，首先要通過熱那亞勢力較強的島嶼，再進入達達尼爾海峽，最後還要突破土耳其的控制範圍。只要從特洛伊古戰場右邊進入達達尼爾海峽，就能平安通過土耳其唯一的海港——加利波利的海面。由此經馬摩拉海北上，就是君士坦丁堡。由於軍事上的原因，船隊不得不在威尼斯的海軍基地科爾夫、莫頓和內格羅龐特各停留幾天。所以，儘管航道一直暢通無阻，竟花了一個月的時間。



船上一個病人也沒有，尼可羅比船員更覺無聊。船隊離開內格羅龐特以後，他眺望著兩岸不斷出現的海島景象，心情變得舒暢，一天的時間也就覺得過得飛快。這一帶海域他是第一次經過。10月初，船隊終於到達了君士坦丁堡。

秋日的陽光撒滿了大地，這座地中海世界最大的都市進入眼界。儘管尼可羅對歷史沒有特別的興趣，但仍無法抑制內心的激動。放眼望去，與無數個大小塔相連的城牆，左邊向岸上延伸，右邊直達馬摩拉海，城牆迅速地迫近眼前。划了一整夜船、疲憊不堪的划槳手們，看見目的地將近，精神也為之振奮。尼可羅的

船上，帆柱上飄動著威尼斯共和國的旗幟，下面懸掛著表示艦隊司令官乘艦的旗幟。

兩艘排槳軍船沿海邊的城牆繼續北上。君士坦丁堡的城牆如尼可羅心想的，似乎無止盡的長。雖然途中有兩個碼頭，但威尼斯船只有經過而已。聽水手長說，馬摩拉海的碼頭小，威尼斯和熱那亞的大型船隻不適宜停泊在那裡。

從左邊遙望高高聳立著的聖索菲亞大教堂圓屋頂，繞過一圈後，尼可羅知道到了有名的金角灣入口。在其右邊，博斯普魯斯海峽敞開著。特萊維森的排槳軍船進入金角灣後，很快就停靠在碼頭上。城牆上的人也許是看到司令官的旗幟，馬上通報。駐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大使米諾特親自來到碼頭迎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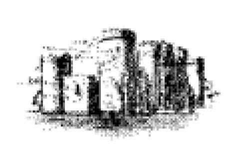
從克里米亞地區的港口塔納出發，繞過黑海沿岸的特拉布松德和色諾比，到達博斯普魯斯海峽起始的地方，對於像鐵達爾迪那樣不知往來過多少次的人來說，每次都覺得跟回到自己家裡一樣，心情無比舒暢。但這次卻有所不同，在黑海沿岸西歐商人的基地，不管是在威尼斯商人的根據地塔納，還是在熱那亞人獨佔的卡法，甚至是在獨立國家的特拉布松德，始終一見面就談論博斯普魯斯海峽沿岸土耳其修築要塞的話題。

土耳其人在歐洲一側名為「魯美利・希薩利」的要塞，和在亞洲這邊的「阿納德魯・希薩利」，兩邊都安裝了大砲。勒令過往的船隻停下，以通行費等名目支付巨額款項。對於不遵從停船命令的船隻，就從兩邊要塞開火。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通行費，即

使是擁有領土主權的拜占庭帝國也從來沒有要求過。退一步說，即使要支付，由於熱那亞和威尼斯都與土耳其締結了通商條約，所以，也必須要等到重新簽署條約時，當作一個條件進行磋商。而目前仍處條約有效期內，單方提出這樣的要求，顯然是太不講理了。這是熱那亞和威尼斯商人們的說法。這兩個競爭對手的關係一直很差，可是這次卻意見一致。

即使是在這一帶，沒有像上述兩個國家那樣的通商傳統和實績的國家，如佛羅倫斯、安科納以及法國的普羅文斯、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的商人們，也都認為土耳其的做法是違法的野蠻行為，他們一致決定不服從土耳其的停船繳費命令。

但是，對於長年通行於博斯普魯斯海峽，到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沿岸各城市進行商業活動的商人來說，雖說博斯普魯斯海峽只有三十公里長，卻深知這段航行需要特別的專門技巧。從黑海吹來的北風和從馬摩拉海吹來的南風，一旦進入兩岸夾山的海峽後，風力加強。而且這個海峽不是直直連接黑海和馬摩拉海，由於水流彎彎曲曲，蜿蜒向前，且黑海一方的水位較高，就算沒有風，潮水也會從黑海經博斯普魯斯海峽向馬摩拉海南下而去。因此，要想提高行船速度，必須避免彎彎曲曲的地方，即風的死角，應儘量選擇風和海潮暢行無阻的地方航行。



這種高超的航行技術，對熱那亞和威尼斯的船員來說，因有他人不及之處，他們並不覺得特別困難。因此，當他們一來到博斯普魯斯入口處，總會覺得君士坦丁堡的碼頭就在眼前，而覺得安心。然而，從今以後，在博斯普魯斯海峽最狹窄的地方，也就是僅有六百公尺的地方，必須穿越兩岸的砲火。他們覺得跟異教徒打交道令人精神緊張，很不愉快。一個熱那亞商人笑著說道：

「我們把黃旗掛起來，看他們還會不會叫我們停船。」

鐵達爾迪以及在場的人都大笑起來。但他們的笑聲很快就停了下來。高掛黃旗是表示船上有傳染病病人，這是世界各國共通的規定。如果只有一艘船掛的話，也許還能蒙混過去，但所有的船隻都掛起來的話顯然行不通。西歐商人們商定：不能像過去那樣組成一個船隊，為了避免砲火，每艘船之間要保持一定的距離，以全速通過才行。

鐵達爾迪乘坐的威尼斯大型排槳商船，終於進入了博斯普魯斯海峽。站在艦橋陰影處的鐵達爾迪，感到有三根桅桿的大型排槳帆船上充滿了緊張的氣氛。在船中央的帆柱上，用金線繡著聖馬可獅子的紅色威尼斯共和國國旗迎風飄動，顯示著威尼斯船員的氣概。儘管北風強烈，但三面三角帆依然不起波瀾，說明掌舵船員技術熟練。划槳手用順風時的方法用力慢慢地划。他們也好像是很緊張，為了保持划槳的節奏，水手長吹起了哨笛，笛聲在風中很快地消逝，但二百多人的划船動作卻絲毫不覺得混亂。

來到海峽三分之一處，岸邊的高山上有熱那亞的城堡。再往前走相同的距離，經過亞洲一側的大拐角處後不久，右手邊有一座高高聳立的圓塔進入視野。塔上飄動著紅底白色半月的土耳其國旗，這裡無疑就是「魯美利・希薩利」了。

距離越來越近，從塔上一直向岸邊綿延不斷的城牆清晰可見。接著，在城牆盡頭屹立著的另一座高塔也進入了視野。這時，要塞裡響起了空砲聲。這是要求船隻靠岸的命令。但威尼斯的船沒有改變方向，繼續順著海峽向前航行。在拐彎的地方，「魯美利・希薩利」的全貌盡收眼底。

連接著聳立在岸邊的巨塔的城牆，順著地形左右向兩邊蜿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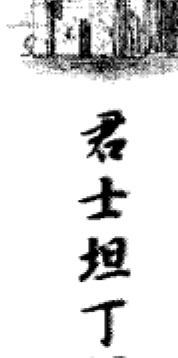
伸前。兩邊的盡頭各有一個高塔。這個西歐式的倒三角形要塞，比想像中的要大的多。要塞聳立在岸邊，給人以壓倒一切的威嚴感。要避開它，非得靠近亞洲一側的岸邊航行不可。但那邊也有「阿納德魯·希薩利」要塞，建築規模雖小但它確實存在。

這時，從岸邊塔堡裡發射出來的砲彈，落在海裡，掀起高高的水柱。鐵達爾迪的船上沒有安置大砲。就算是裝有大砲，航行中的船也難以瞄準陸上的目標。商船上必有的弩弓兵仍沒有動靜。在塔下士兵們操作大砲的身影清楚可見，但要用弩弓射他們，距離又太遠，只有迅速逃離才是上策。這時，只聽船長科克怒吼一聲，全船一致向著南方飛馳而去。到了要塞的拐彎處，全體船員終於鬆了一口氣。雖然身後還看得見土耳其的要塞，但已經遠離了大砲的射程範圍。正在這時，只見與鐵達爾迪乘坐的船相隔一段距離的友船，因為在船邊升起的水柱，船身向另一方向嚴重傾斜，全部的人的心緊張得似乎停止了跳動。但掌舵人的技術高超，使船很快恢復了平穩。這時，在遠處南方的水平線上，出現了秋天清晨罕有的霧。透過霧，船員們看到了猶如海市蜃樓般浮現在海平面上的君士坦丁堡，老手齊聚的威尼斯船員們的心中充滿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划槳手像死掉一樣，上半身掛在槳上。

鐵達爾迪這時突然覺得有一種胸口一緊的不舒服的感覺，他兩眼盯著已變成一個紅點的土耳其國旗，直至慢慢徹底消失。

※

同樣是從西歐到君士坦丁堡的旅途，伊希多洛斯樞機主教就不像尼可羅和特萊維森那樣只用了一個月的時間。他是在5月20



日，從教皇國的港口齊維塔維奇亞出發的，到達君士坦丁堡，卻是在五個月後的10月26日。部分差別在於排槳帆船較少受風的影響，而帆船在沒有風的情況下是無法航行的。另外，伊希多洛斯還有招募士兵的工作。

教皇尼可羅五世向伊希多洛斯提供軍事經費，命令他租一艘熱那亞船和僱傭士兵。船在西歐租比較有利，但士兵則宜就近僱傭。因此，他決定只載著船員向東方出發。途中先去了那不勒斯，試圖說服那不勒斯王派遣援軍，但勸說終告失敗。

離開那不勒斯港口後，伊希多洛斯的船隊沿著南義大利向西西里的墨西拿駛去。通過這裡的海峽後，航路向東，航行一直很順利。到達位於愛琴海上的熱那亞領土開俄斯島時正值盛夏時節。肩負聯合東西教會重任的伊希多洛斯，希望能早日到達君士坦丁堡以完成自己的使命。但出乎意料的是，在開俄斯的募兵工作遇到了麻煩。所謂熱那亞在東方通商的三大據點，是黑海的卡法、君士坦丁堡的加拉塔和愛琴海的開俄斯，所以在開俄斯並不缺乏最新情報。一聽說要前往的是可能開戰的地方，本來可以廉價僱傭的原住希臘人，即使以幫助同樣是希臘人的理由多方說服，仍不起作用。所以，最後只好僱傭深知君士坦丁堡的命運與自己有著密切的關係，幾代在開俄斯島居住的熱那亞人了。熱那亞人把作戰視為一種職業，他們戰鬥素質高，要價也高。伊希多洛斯把自己的全部私人財產投了進去，再加上教皇撥給的經費，才勉強招到二百人。把招募到的士兵組織上船後，與另一艘直接駛向卡法的熱那亞船會合後，便離開了開俄斯。這時，陽光下已可清楚感覺到是秋天的季節了。

為了使東西教會聯合這一天早日到來，伊希多洛斯不知多少



次往返於東西兩邊，他相信這是最後一次。無法按捺內心的喜悅，彷彿要映出他暢快的心情，連君士坦丁堡的天空也是清澈的。碼頭上，皇帝派出的宮廷重臣身穿東方式豪華長衣列隊出迎。樞機主教騎上為他準備的馬，其他大臣也騎馬隨伊希多洛斯進入城門。二百名士兵盔甲整齊，威風凜凜。一行人沿著緩緩上升的坡道走向聖索菲亞大教堂，通過拉丁區時，道路兩旁的人群中響起了熱烈的掌聲。接著進入希臘人居住的地帶，人們只是默默地注視著他們。顯然，這二百多名全副武裝的士兵，給他們一種強勁無比的力量，使他們深深受到了感動。

聖索菲亞大教堂前的廣場，鋪著鮮紅的地毯。地毯上放著兩張絹繡的椅子，一張高點，另一張稍矮。伊希多洛斯到達時，受到了等候在此的皇帝的親自迎接。隨後，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在高椅上就座，伊希多洛斯則以教皇代理人的身分坐在矮椅上。皇帝簡單致歡迎詞後，樞機主教首先以教皇的名義祈禱和平早日到來，然後說道，羅馬教會為了挽救拜占庭帝國的危機，同意東西教會聯合，決定派遣援軍。慶祝東西教會聯合的儀式，公告於12月12日在聖索菲亞大教堂舉行。

威尼斯的大使、熱那亞的地方長官、以及加泰隆尼亞的領事等西歐各國的居民代表列席了儀式。他們全都跪拜在地上以示恭敬，但是，拜占庭的高官們，卻身穿華麗服裝坐在席上，只是把頭低下。聚集在後面的希臘人，則始終一言不發。烏貝爾提諾沒有坐在拉丁人的席位上，而是混在希臘人群中，觀望著眼前的情景。

※

從聖索菲亞大教堂到喬吉奧斯所住的修道院，得橫穿廣闊的君士坦丁堡的一半。烏貝爾提諾邊走邊想，完全沒有留意到這段距離的長短。到達修道院一看，過去寂靜的場所，如今人聲鼎沸，一片混亂。不僅在喬吉奧斯的房間，甚至在茂密的系杉掩映下的中庭和周圍的迴廊，到處都聚集著高聲議論的修道士。人群中看得到喬吉奧斯那高貴的身影。修道士們大罵伊希多洛斯是叛徒，喟嘆皇帝的懦弱，異口同聲地表示要藉此機會表達他們堅定的意志。烏貝爾提諾心想，這次又會像一年前那樣，修道士們走上街頭，列隊遊行，大聲呼喊反對聯合的口號吧。而在遊行隊伍的後面，跟著一大群普通市民。在拜占庭帝國，修道士具有很大的影響力，這是在西歐無法比擬的。

正在這時，午飯的鐘聲響起了。修道士們陸續向食堂走去。烏貝爾提諾心想至少得向老師打聲招呼，於是朝高個兒的喬吉奧斯走去。喬吉奧斯立刻認出他來，打了聲招呼說：你還在君士坦丁堡呀。年輕的弟子回答說，他今早去了聖索菲亞大教堂，想探聽希臘人為什麼這麼反對聯合。觀看大教堂前的儀式後，一直就在思考這個問題，現在就是來向老師請教這個問題的。喬吉奧斯沒有因他的到來妨礙吃飯而生氣，以平靜的語氣慢慢地解釋著，周圍沒有其他人。

「拜占庭文明是吸收了已經消逝的古代希臘文明和羅馬文明的各個要素，並在東方文化的影響下吸收所有的精華

而形成的。它本身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並不是由各種不同文化的要素攙雜在一起的混合體。東羅馬帝國的稱呼是錯誤的。因為330年，君士坦丁大帝把羅馬帝國的首都從羅馬搬到拜占庭時，他在此創建的，是一個在致力解決各種難題的方法，和引起的回響中，以及在建築、法律、文學等各個方面始終保持獨立的精神帝國。

西歐人受到古希臘的影響，以古羅馬世界為母體，他們認為拜占庭帝國和在那裡居住的人不可理解，下意識地產生了厭惡情緒，這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我們拜占庭的希臘人，本來就不是純粹的西歐人。

從拜占庭帝國宿命般創建到現在的千百年間，希臘就像跨越亞洲、歐洲、非洲的大章魚的一部分。西羅馬帝國滅亡後，西歐經過了一段黑暗的時代。正是這個時期，君士坦丁堡因異國風情盛開而自豪，並根據自己的思考方式，建立起符合本民族的新文明。拜占庭作為地中海世界的老大，在現實環境及在宗教和藝術的精神領域發揮出顯著的力量。且與現實政治難以分離，事實上它們是很難分離的。我們的信念在於保持教會和國家、宗教和政治的合一狀態。這是希臘正教的基本制度和指導理念得到的果實。

另一方面，由於西歐直到不久前，渡過了一段較長的混亂時期，致使他們凡是能夠把教會和國家分離開來的，就努力使其分離。義大利各個城市的繁榮，也是受之所賜。這一切，在西歐也許已經實現，也許給西歐人帶來了各種利益。但對拜占庭人來說，教會和國家的分離是不能接受的。對於拜占庭人而言，宗教和政治的完全一體化是他們的政

治信念和思考方式的必然前提。」

年輕的弟子仰視著老師，一字不漏聚精會神地聽著。老師繼續說道：

「你應該也知道，這樣一個以偉大而崇高的文明為基礎的社會，是由眾多的信徒構成的。他們之間沒有地理上的劃分，也沒有民族上的區別。因為拜占庭帝國的人認為，只要作為基督教徒的意見一致，無論是哪個民族都可以和平相處。

在天主教會下實現東西教會的聯合，並不是把彌撒方法統一起來等就可以的簡單問題，而是把性質不同的兩種文明強拉硬扯在一起，這是不允許的，是一種絕對不能實現的暴行。」

喬吉奧斯慈祥地看著年輕的弟子，最後說道：「回到你自己的祖國去吧，因為你是西歐人。」

※

第二天起的連續一個多星期，君士坦丁堡的大街上，一直充滿著修道士和市民們反對聯合的呼喊聲。遊行隊伍裡，總是能看到身穿黑色修道服的喬吉奧斯。12月12日，在聖索菲亞大教堂為慶祝東西教會聯合而舉行的彌撒上，曾邀請高階的神職人員出席，但喬吉奧斯沒有出席。除他以外，還有七名希臘正教的代表也拒

絕在聯合文件上簽名。對於一般人來說，這座教堂地位是最崇高的，但從那一天起，他們以舉行了聯合彌撒為由不再去聖索菲亞大教堂了。

※

12月，從黑海吹來的北風愈加寒冷。居住在君士坦丁堡、被稱為「拉丁人」的西歐人，紛紛在黑長衣下穿上厚厚的毛織襯衣，而且不忘在長衣上紮上寬大的皮帶禦寒。烏貝爾提諾順路來到威尼斯商館，他很久沒來這裡了。看著裹著冬衣的男人們步履匆匆來往的光景，他再次感到冬天真的來了。

這個季節的拉丁區，是一年中最充滿活力的時候。從黑海陸續駛來的商船，把整個碼頭擠得滿滿的。也在這個季節，商船可以順著北風向南駛去，或去到西歐，陸續離開君士坦丁堡。但1452年這一年的12月，卻與往年大不一樣。因為這裡剛剛發生了一件令威尼斯人以及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西歐商人們震驚的事件。

11月26日，一艘滿載小麥的威尼斯帆船，在從黑海經博斯普魯斯海峽南下的途中，被「魯美利・希薩利」要塞的砲彈擊中沈沒。僚船因相隔較遠，才幸運地逃了出來。但埃里佐船長乘坐的船隻，因為船尾的艦橋被砲彈擊中而無法挽救。船長和三十名船員靠游泳好不容易才到岸邊，但無論是游到亞洲一側還是歐洲一側，都被立刻捉了起來。威尼斯大使米諾特接獲僚船報告的事故後，馬上派使節到蘇丹那裡，並以威尼斯和土耳其之間要求平安交還失事船隻船員的條約作為依據提出抗議。但都遭到了拒絕。蘇丹只是說，無需作進一步的討論，並於12月8日，對船長處以

釘樁板的極刑，其他三十名船員則被腰斬。

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租界內，從上一代蘇丹起，長期與土耳其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只能認為到此終結，甚至還有人宣稱要向土耳其宣戰。其他與土耳其正式簽署了條約的國家的市民，也有同樣的想法。另外，佛羅倫斯、安科納、法國、西班牙的商人們也深感不安，他們決定結束這裡的工作返回祖國。所以，威尼斯商館這個昔日寧靜的地方頓時變得熱鬧起來。

鐵達爾迪也來到商館內的銀行，他把賣小麥的錢存入自己的帳戶，並把所有戶頭的錢都轉移到威尼斯總行的帳戶，他打算先把錢都匯往西歐。幾天前，他已經做好把毛皮運到威尼斯的安排。所有這些事情，交給有信譽的威尼斯人，他才覺得放心，連他的行李，現在也還存放在威尼斯的倉庫內。鐵達爾迪目前要做的，就是預約自己要搭乘的船。隨著冬季的到來，越來越難購買到去威尼斯的直達船票。只有順風南下去克里特島的船，還剩一些票。但不知為什麼，鐵達爾迪仍不能下最後的決心。

以前在塔納的時候，鐵達爾迪常常想像著回到故鄉後的生活情景，那是多麼的快樂。但現在快要實現時，卻不知所措，對此他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在他的腦海裡常常出現的，不是亞諾河岸上有美女端坐的佛羅倫斯，而是威武聳立的「魯美利・希薩利」，和那些從要塞裡發射出來的惡魔般的砲彈，以及為了躲避砲彈而左衝右突拼命逃竄的船隻及逃過以後看到浮在海上遠端的君士坦丁堡的景象。

同樣感到迷惘不定的，除了鐵達爾迪以外，還有另一個人。他就是烏貝爾提諾。他也是剛去了銀行，領取父親寄來的匯款。

如果聽從老師喬吉奧斯的勸告回西歐去，這些錢足夠購買去威尼斯的船票了，而所有的書籍，也都可以帶回去。現在只要去到威尼斯商館內的另一角，就能預約到船了。但他也是下不了決心。跟商人鐵達爾迪不一樣的是，佔據他腦海始終不能離去的，是他越來越喜愛的拜占庭文明，不，確切地說是這種文明凝結成的君士坦丁堡。

沒有時間、也沒有理由迷惘的是尼可羅·巴巴洛。從黑海出發，一路上躲過土耳其的砲火來到這裡的船上，有不少船員輕傷需要他照料。

尼可羅剛要走出商館一樓的醫療所，與邁步進來的特萊維森碰了個正著。他已經兩個月沒見到特萊維森了。船到達君士坦丁堡後，特萊維森忙著向威尼斯大使和皇帝彙報情況，中間還護送經黑海南下的商業船隊以及在海上偵察「魯美利·希薩利」的情況，忙得席不暇暖。特萊維森對尼可羅的工作表示很滿意，然後把他帶到迴廊的一角，說道：

「剛才我與居留區內的重要人物進行了會晤。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租界內一致同意，答應皇帝的請求，協助皇帝保衛這座城市。」



這麼一來，尼可羅也必須留下來。他覺得，就特萊維森的性格，並不是由一時的衝動而同意這一決定的。政府交給他的任務是護衛商業船隊，同時，在緊急情況下自己作出決定。現在，所有正式的任務都已經完成，特萊維森只要護衛從君士坦丁堡出發的今年最後一批商業船隊到達內格羅龐特就可以了。做到這些，不僅能救他自己，而且可以挽救由他直接指揮的二艘排槳軍船上的五百名船員。

但是，特萊維森考慮的是，既然司令的職位交給了他，那麼，他就應該負責到底。當初，他並不主張留下來。但又覺得這樣做，等於是眼看著土耳其單方面違反條約、眼看著自己的同胞慘遭殺害而置之不理，這跟從威尼斯居留區投降撤退是一樣的。經過今天的第三次會談，他終於決定留下來了。從明天起，所有威尼斯國籍的船隻，不論是軍船還是商船，一律歸特萊維森指揮。

威尼斯人要留下來的消息，瞬間傳遍了商館的每個角落。還難以作出去留的鐵達爾迪是在商館內的理髮店獲悉這一消息的。理髮店裡人們紛紛議論這件事，只有這個佛羅倫斯商人沒有參加議論，他理完髮，對預約船的受理處看也沒看一眼，步伐堅定地逕直走出了商館。他要回到位於拉丁區的租屋，要求隨侍的俄羅斯傭人拆開已經打包好的行李。

烏貝爾提諾也是在商館內知道這一消息的，而且還得知同時發佈公告：預定南下的商船只要有特萊維森司令的許可，仍能自由出港。這表示他仍有動身的自由，但烏貝爾提諾沒有去預約船期，而是決定加入留下來的一方。他的腦海裡又浮現出老師的臉孔，想把自己的決心馬上告訴老師，但很快又猶豫了起來，心想還是等以後的機會吧。

※

弗朗澤斯把米諾特大使和特萊維森司令帶到皇帝跟前，他們是為了報告威尼斯居留區所做出的決定的。聽完大使的話，皇帝顯出了溫和的個性，表示衷心感謝，並告訴說，幾個小時之前，他會見了加拉塔的地方長官洛美利諾。洛美利諾告訴他，依報告

滿載五百士兵的熱那亞船不久就要到達君士坦丁堡。熱那亞和威尼斯同屬義大利的海洋城市國家，為了奪取東方市場，三百年來一直是對手。瓜分君士坦丁堡的西歐人社群中的這兩股勢力因此關係惡化，兩個居留區之間沒有正式的聯繫。威尼斯大使來訪的目的，也有部分是為了探知消息。

「加拉塔的熱那亞居留區，仍然保持中立嗎，還是……?」

皇帝痛苦地點了點頭，然後，像是為之辯解地說道：

「地方長官洛美利諾對我說會盡量幫忙。我覺得他是個誠實的人，值得信任。」

米諾特和特萊維森都明白，如果只限於在君士坦丁堡的居留區，他們完全夠資格批評立場不如威尼斯人鮮明的熱那亞人。但到了國家政府的層級，威尼斯也好，熱那亞也好，都是主張中立的，這是不言而喻的。儘管如此，大使還是向皇帝承諾：讓即將回國去報告留下的決定的使者,請求政府派遣援軍到君士坦丁堡。皇帝對此表示感謝。另外，對於威尼斯政府送來的十四艘滿載糧食的船隻平安到達，皇帝希望回國的人也能轉達他的謝意。弗朗澤斯知道，皇帝因收到的都是局勢惡化的消息，所以對一些很細小的援助都會表現出不盡的感激。一眼就能看出，皇帝的臉上是如此的悲哀。

然而，皇帝仍不死心，繼續向各國派遣使節請求援軍。但沒有一個人能給他帶來好消息。熱那亞和威尼斯送來了金錢和糧食，但對於派遣滿載士兵的大艦隊的事，他們的答覆是義大利境內也處於作戰狀態，一國單獨出兵不太可能。羅馬教皇在同意教會聯合和派遣二百名士兵後，似乎安心自得，可以不再受到良心的苛責。那不勒斯王國的態度也不明朗。在東歐，被認為是最值得信



賴的匈牙利王國攝政胡尼雅迪，由於很早以前就按穆罕默德二世提出的有利條件，締結了同盟關係，所以不想改變現狀。皇帝那統治著希臘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兩名弟弟，正受著穆罕默德派來的軍隊的攻打，動彈不得。皇帝已作好了護城河將被填平的思想準備。

眼看著土耳其大軍馬上就要出現在地平線的那一端，皇帝現在能做的就是，盡量儲存食糧和加固城牆。馬摩拉海和金角灣一側由於臨海，只有一重城牆也就夠了。但陸地一側，雖然有三重，仍必須加固。眾所周知，土耳其是經常投入大量軍力的陸軍國家。誰都會想到今後它的攻擊也會集中在陸地上。皇帝把加固工程完全委託給弗朗澤斯。為加固城牆召集來的希臘人，比預想的要順從，非常賣力地工作，令弗朗澤斯感到格外地高興。皇帝常常到工地現場巡視，也起到了一定的鼓勵作用。希臘居民雖然反對東西教會聯合，但並不討厭皇帝本人。

※

1452年只剩下明天一天了。這天，尼可羅打算利用醫療所工作告一段落的機會，外出參觀城牆，那在地中海居住的人們，無人不曉的君士坦丁堡三重城牆。尼可羅心想，得好好地仔細參觀一下這座有名的城牆。他先在金角灣的渡口乘船來到金角灣的盡頭，那是陸上城牆的起點，他從這裡離船上岸。

城牆沿著金角灣的岸邊一直向山上延伸，守護著建在山坡上的皇宮。到繞過皇宮為止築有一重城牆，只有五公尺的厚度。從外面眺望那聳立的城牆，給人堅固和威武的感覺。繞過皇宮後，

城牆變成三重。往南延伸，就是人潮往來最頻繁的卡利西烏斯門。這裡連接通向亞德里亞諾波利的道路，由此進入君士坦丁堡，道路筆直，直通大競技場，因此，這條路也可以說是君士坦丁堡中央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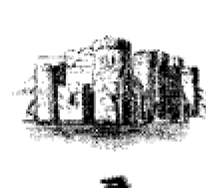
尼可羅穿過這道門，從內側參觀城牆。高十七公尺、厚五公尺的內城牆聳立在眼前。內城牆每隔四十公尺左右，就有一座高超過二十公尺，寬大約為十公尺的四角形塔。尼可羅不禁贊嘆道：要衝破這道城牆近乎不可能！

內城牆的外側，有一條約五公尺寬的通路。越過道路就是外城牆。雖說是外城牆，但外側的高度也有十公尺，厚三公尺。每隔四十公尺，也是有一座高十五公尺，寬六公尺的小塔與內城牆的大塔交錯而立。

換成其他城市只要有一重這種堅固的外城牆守護八成就夠了，但這裡的外城牆之外，還有一條寬十公尺的通道。越過通道，是一堵低矮的城牆，上面建造木柵欄來補強，形成第三重城牆。木柵欄的外側，橫臥著一條寬二十公尺的護城河。當初設計的原意是要引入海水。但經過多年的荒廢，現在已變成了一條乾涸的護城河。護城河再過去才是城牆外的地面。也就是說，從城牆的外側，到內城牆的距離，足有六十公尺寬。（參照圖8）

要想一下子穿過這段距離，只能通過在三重城牆之間開設的城門。然而，城門全部用鉚釘製成，非常牢固。

君士坦丁堡的地勢高低不平，環繞的城牆隨地勢起伏。從皇宮到卡利西烏斯門是最高點，由此向留科斯峽谷走去地勢漸趨平緩，到聖羅馬諾斯軍門附近為最低點。由此開始地勢再度升高，城牆也隨地勢往上延伸，並在雷基烏姆門附近恢復原來的高度。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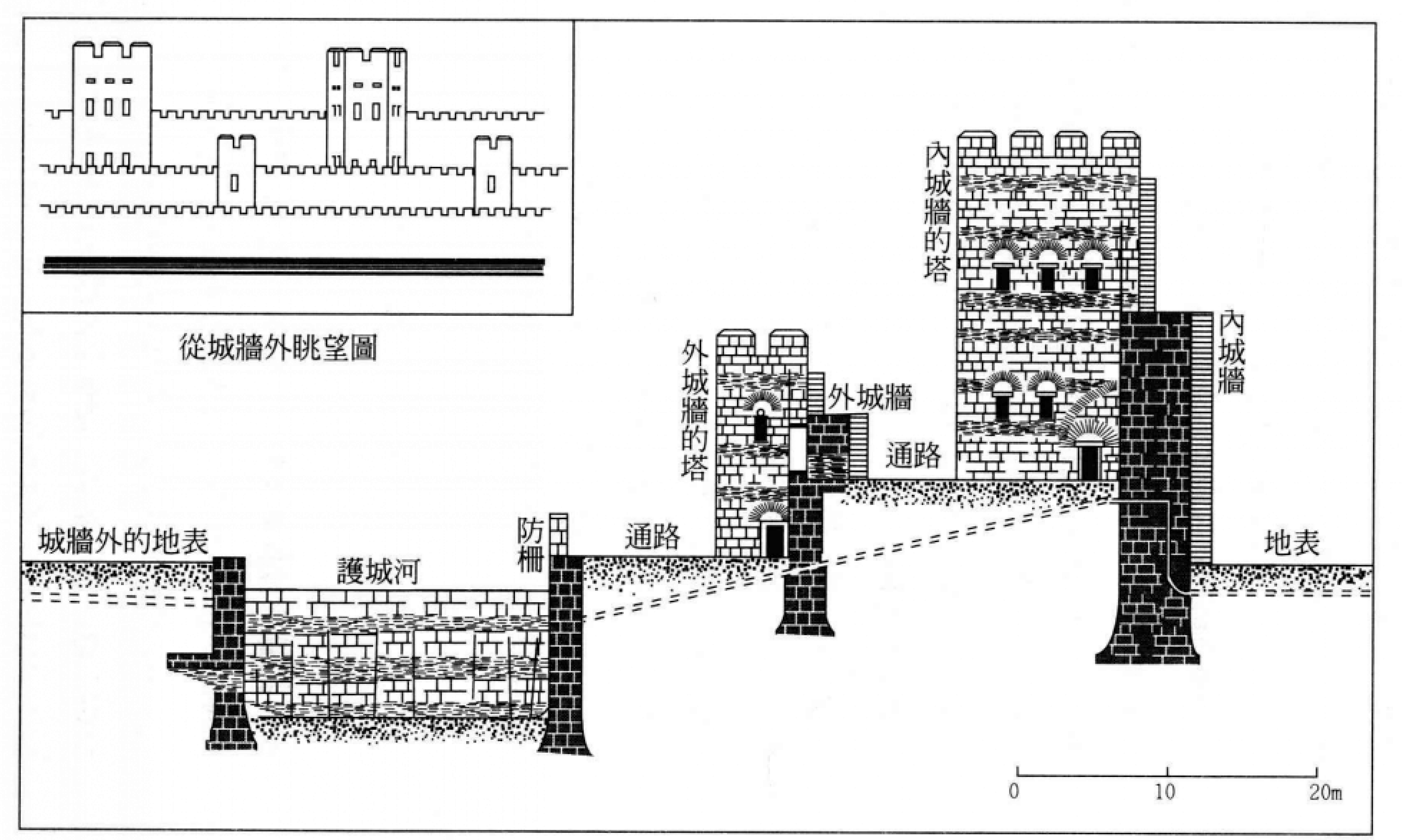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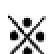


圖8　君士坦丁堡三重城牆剖面圖

往南，就是裴加埃門、黃金門。尼可羅知道它之所以叫作黃金門，是因為皇帝凱旋時通過這裡而得名。另外還有幾個分別由市民和軍隊專用的城門。在所有的城門中，從戰略的觀點考慮，最重要的是上述的五個和面對皇宮的卡里加利亞門。

從金角灣到馬摩拉海之間，向陸的城牆全長超過六公里半。站在城外遠眺，三重高高聳立的城牆，幾乎要把太陽擋住，確實稱得上地中海世界最堅固的城牆的美譽。但尼可羅忽然覺得，要守衛這向陸的六點五公里，再加上金角灣一側的五點五公里，和馬摩拉海一側的近九公里，全長共二十一公里的城牆，單是依靠君士坦丁堡的居民似乎太少了。據米諾特大使推測，這座城市現住人口不超過三萬五千人。這個人數要是後退到只有一半長度的君士坦丁大帝時代的城牆，還勉強可以把守。但大帝時代的城牆破損嚴重，早已不能使用。在拜占庭帝國的國威不斷衰落、人口日益減少的今天，卻要用帝國鼎盛時期修建的特奥多西烏斯城牆來作戰。對此，就連對戰爭不甚瞭解的尼可羅也覺得疑團重重，這座被譽為堅不可摧的城牆真的能夠被有效利用嗎?





托蘆桑感覺到年輕主人的舉止發生了變化。他想這可能是因為那時與首相加利路・帕賈進行深夜密談的緣故吧。自從那天晚上以來，穆罕默德二世一改每天為事疲倦的樣子，日常生活看來變得平靜、極度安詳，夜晚不再微服出行，也不會把手裡好好的杯子突然甩掉。他依然沒有到後宮去，卻好外出狩獵，而且命令這個十二歲的少年留在房間的次數也增多了。但二十歲的主人表

現愛的方法，一如以往，就像鷹玩弄獵物於指爪之上。

在蘇丹的臥室裡，不久前開始擺放著一張特製的低矮大書桌。書桌上晝夜攤放著幾張圖紙，其中最大的一張就是君士坦丁堡的地圖。上面不僅有街道，還有城牆和城牆上打開的城門、金角灣，以及對岸的加拉塔熱那亞居留區、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出口等都一一標明。穆罕默德二世一有時間就會走過來，長久地站在書桌前。還沈浸在空虛的感覺中的托蘆桑，忽然發現穆罕默德不在身邊卻在那邊看著地圖。雖然有再展現感官技能的想法，但一想到違反主人意願時，主人那種暴怒、冷漠，不禁打消了念頭。

穆罕默德二世現在又回復了平靜，這不僅是因為讓加利路・帕買認同了他自己的決定，也不僅是因為匈牙利人烏魯班正順利地進行著大砲的製作，還因為一年前派到西歐的間諜，這時都不約而同地給他帶來好消息。根據間諜傳來的情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西歐對援助拜占庭帝國無動於衷。能夠從陸地上派遣援軍的唯一基督教國家是匈牙利，但它也已經與穆罕默德簽訂了同盟條約，動彈不得。皇帝的兩個弟弟正忙於抵禦土耳其的進攻，無暇顧及首都。現在，對土耳其來說，唯一的致命弱點就是海上戰力。威尼斯和熱那亞雖說在這方面遠遠超過土耳其，但他們不會輕易出兵。所以，只要其他西歐國家也不發兵的話，君士坦丁堡勢必孤立無援。這個剛滿二十歲的年輕人，在展開他的大事業的同時，並沒有犯單用武力進攻的錯誤。

翌年，1453年1月，蘇丹穆罕默德二世向土耳其全國發佈了正式動員令。以往都是以鎮壓小亞細亞的叛軍為由，要求各屬國派遣軍隊。但這次在動員令中卻沒有提到這些，而是使用了聖戰這樣的詞語，顯然，戰爭的目標就是直指君士坦丁堡。此後不久，

又進行了大砲試驗。

這種被稱為烏魯班巨砲的大砲，是過去誰都未見過的龐然大物。砲身長八公尺，石彈重量超過六百公斤。安置和移動大砲的砲臺，沒有三十頭牛，根本無法挪動。這門大砲由七百名士兵運到蘇丹的宮殿前。在進行發射試驗之前，發出佈告要求市民即使聽到可怕的聲音也不必恐慌。

烏魯班的話一點不假。第一發砲彈的發射聲音響徹方圓二十公里，大塊的圓石隨著恐怖的嘯聲飛到一公里半以外處，並重重地砸入二公尺深的地下。蘇丹非常滿意，立刻命令製作第二、第三門這樣的大砲。同時，又命令重新整修從亞德里亞諾波利到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以利日後運送大砲。這裡早有了一條古羅馬時代修建的道路，但由於歷經幾百年，即使部隊行軍無阻，要運送如此沈重的大砲，也讓人覺得不放心。連首都周圍的道路都如此破舊不堪，更顯出拜占庭帝國的衰落。

※



巨砲的轟隆聲還未傳來，皇帝君士坦丁就覺得彷彿已擊中了自己的胸口。不久前，皇帝從土耳其首相加利路派來的密使處得知蘇丹明確的意圖。後來，皇帝也派密使到蘇丹那裡，提出增加貢金的金額，來換取蘇丹改變攻打君士坦丁堡的意圖。但穆罕默德二世要求的是徹底投降，要皇帝在投降後離開首都，這才能保證拜占庭臣民的性命。君士坦丁不願退讓到這種地步來保全性命，致使交涉破裂。自那以後，又派出使者重提增加貢金的事宜，但蘇丹的回答始終沒有改變。

在那段時間裡，皇帝的頭髮一下子白了許多。但僅幾天後就傳來了喜訊，一掃皇帝滿臉的愁雲。兩艘運載五百名士兵的熱那亞船已經到達，領隊的是以開俄斯島為據點的熱那亞武將朱斯提尼亞尼。他的手下都是善戰的開俄斯島出身的士兵。士兵們的僱傭費不是由熱那亞而是由皇帝支付，儘管如此，皇帝仍然興奮不已，他跟朱斯提尼亞尼商定，贈與雷姆諾斯島作為僱傭費，並且任命這位戰爭專家為陸軍總指揮官。海軍的總指揮，則是威尼斯人特萊維森。從那時起，皇帝，以及首相諾塔拉斯、弗朗澤斯等拜占庭方面的首腦，再加上教皇代理人、有君士坦丁堡總主教資格的伊希多洛斯樞機主教、陸軍總指揮朱斯提尼亞尼以及威尼斯方面的大使米諾特、司令特萊維森，就防衛措施的演練連續進行了數天的作戰會議。

可是，處於防守立場的作戰會議，通常總是較為沈悶的。2月27日召開的會議正好體現了連日來的氣氛。

那天的會上，特萊維森要求發言，他報告說，一艘威尼斯船和六艘克里特船在昨晚乘夜色逃亡。根據去年12月威尼斯居留區要留下來的決議，所有威尼斯國籍的船隻，沒有特萊維森和皇帝的許可，一律不能出港。所以，違反誓約的行為應視同臨陣逃脫處理。

但是，在座的弗朗澤斯看著報告的特萊維森平靜的表情，心想：是這位威尼斯海軍將領有意放他們走的吧。克里特是威尼斯的殖民地，所以克里特的船也應受到特萊維森的監督。逃走的這七艘威尼斯船，據說每艘都載了五百多人。和連續幾代落戶在熱那亞居留區的人不同，以威尼斯人為主的「拉丁區」居民中，很少有人與妻子兒女同住。就目前留在拉丁區的居民數目來看，逃

亡的四千人中，拜占庭帝國的希臘人無疑地佔了大部分。君士坦丁堡四周被土耳其國土包圍，要從這座陸地孤島逃走，只剩下海上這條通路了。老鼠會逃出將沈的船隻，這次也不例外。

被優越條件招攬、前往義大利落戶下來的大多數從事神職工作的知識階級，早在五十年前就有了。長久以來，很難看到拜占庭有勢力的人不讓自己的家屬帶著財產到威尼斯或羅馬避難的。甚至連既是皇族又是首相的諾塔拉斯，也讓女兒帶著財產逃往威尼斯。在拜占庭帝國皇宮廷中，沒有設法逃走的，恐怕只有皇帝君士坦丁和從內心敬愛皇帝、願為皇帝殉死的弗朗澤斯。

這種現象說明了拜占庭帝國並不是舉國一致奮起防衛。甚至連列席作戰會議的人們之間，想求得精神上的統一都如同夢想。雖說同是希臘人，但西歐派的伊希多洛斯與反對教會聯合、拒絕在聯合協議上簽字的首相諾塔拉斯在會議期間沒有任何交談。弗朗澤斯雖然不是西歐派，但對諾塔拉斯也沒有好印象。威尼斯人瞧不起希臘人，對於萬事講究合理的威尼斯人來說，實在無法忍受拜占庭人在國家存亡的決定性時刻，仍然喋喋不休於教理論爭。大使米諾特也作了個表率，沒有把自己的妻子兒女帶到國外避難。



其實希臘人也不喜歡威尼斯人。也許他們在心裡想道，威尼斯人口口聲聲說要竭力保衛不屬於自己的國家，為了什麼呢？還不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商業利益！希臘人和威尼斯人只有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都憎恨蜷縮在金角灣對岸的加拉塔城牆內持中立態度的熱那亞人。但熱那亞人雖然不能派代表他們的洛美利諾參加作戰會議，但沒忘記透過同是熱那亞人的朱斯提尼亞尼，來解釋保持中立立場的原因，並表示他們會盡自己所能作該作的事情。但責難其堅守中立的威尼斯人卻反駁道，加拉塔的熱那亞人都帶

有自己的妻子兒女，在對加拉塔比對自己國家感情更深的情況下，這樣事不關己的態度是不可取的。

像這樣根本無法達到團結一致的集團，之所以能夠避免決裂，無論是西歐人還是希臘人，都不得不承認，全賴皇帝公正的性格。況且，陸軍總指揮朱斯提尼亞尼和海軍總司令官特萊維森也都是有過戰場歷練的男人，不管是熱那亞人還是威尼斯人，他們更是一個軍人。

報告完逃亡船隻的情況後，特萊維森依然用平淡的語氣，報告了目前海軍的力量。從船長至划槳手確定願意留下來的共有：

熱那亞的大型帆船——五艘

威尼斯軍用、商用大型排槳帆船——五艘

克里特的商用排槳帆船——三艘

義大利的海港城市安科納、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法國的普羅文斯帆船各一艘，共三艘。

再加上拜占庭國籍的十艘船，合計二十六艘。但從船的大小和操作技術來看，艦隊的主力是五艘熱那亞船和五艘威尼斯船。

特萊維森繼續說道，據威尼斯間諜帶回的情報，在土耳其的加利波利，正在建造二百艘船。義大利海洋城市的船員，他們的航行技術遠勝於其他國家的船員，這是沒有商船傳統的土耳其船員無法相比的。現在土耳其僱傭了領有地區的希臘人，雖說五個希臘船員才比得上一個威尼斯或熱那亞船員，但敵人的船隻數量是我們的十倍，所以萬萬不能輕敵。現在期待著的是威尼斯正式艦隊的早日到來。

朱斯提尼亞尼也及時地掌握了陸上戰力。幾天後，他報告了防衛君士坦丁堡的西歐人戰力。除了表明中立立場的加拉塔地區的居民外，連拉丁區和外來的僱傭兵，現在只有二千人。至於希臘人，因為他們是拜占庭帝國的臣民，調查他們的工作，應該由拜占庭帝國負責。於是，皇帝叫來心腹弗朗澤斯，命令他進行調查，說：

「這項工作只有委託你去辦。你善於統計，並懂得如何秘密地完成這項工作。一定要調查清楚能夠投入戰鬥的人員、盔甲、槍支、盾牌、弓矢等的準確數字。任務完成前，你不必來皇宮看我。」

弗朗澤斯找來幾個得力的部下，徹夜不眠地進行著這項困難的工作。只用短短的幾天時間，就秘密地完成了。他帶著一份統計表來到皇宮，交給皇帝。皇帝從頭到尾細讀後，憂愁地望著弗朗澤斯，久久說不出一句話。在這個曾輝煌一時的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能夠武裝參戰的成年男子只有四千七百七十三人。不能期望他們會和天主教徒並肩作戰的希臘正教的修道士，沒有包括在這個數字內。



連同二千名西歐人，加起來也不過七千人。皇帝低聲對弗朗澤斯說：

「這個數字你不要告訴任何人，只有你、我兩人知道就行了。」

然而，皇帝要他的忠臣保密的要求並沒奏效，因為威尼斯居留區內的重要人物之間已經察覺到他們到底有多少兵力。所以，大使米諾特、特萊維森、以及既是黑海貿易商船的船長、又是特萊維森副官的阿爾維澤・迪耶多，並不打算追問皇帝。不僅如此，他們慷慨允諾皇帝的期望，由威尼斯人承擔加固金角灣一側最靠



近皇宮城牆的工作。

工程指揮由特萊維森和迪耶多負責。開始時，由於對被動員來加固城牆感到不滿，威尼斯船員整天發牢騷說：為什麼要由我們來做，那些希臘人都到哪裡去了！但是，當皇帝親自到工地向大家表示慰問後，就再也沒有人說什麼了。雖然討厭希臘人的人不少，卻沒有一個人願意說皇帝的半句壞話。



米海洛維齊和他所指揮的一千五百名騎兵，千里迢迢從塞爾維亞遠道而來，卻未被允許進入亞德里亞諾波利的城牆內，一個多月以來一直在城外的帳篷裡等待。米海洛維齊到達後不久，就向蘇丹提出請求會面，但得到的答覆只是等待傳喚。騎兵隊雖說只有一千五百人，但每個騎兵通常都跟著一個步兵，還有一人兼作馬夫和僕從。因此，米海洛維齊率領的實際上是一支四千五百人的隊伍。從秋天到冬天歷盡艱辛從東歐遠道而來，決不是件簡單的事情。到達後長時間無事發生，連消遣地過日子都是費心的任務。

不久米海洛維齊聽到一些可怕的傳言，與塞爾維亞軍隊一樣，同是土耳其屬國的軍隊也在城外等候命令。士兵間廣泛地流傳說土耳其人的目的不是鎮壓小亞細亞的反叛亂軍，而是君士坦丁堡。不僅塞爾維亞人，其他屬國的士兵們也都是希臘正教徒，他們是應蘇丹穆罕默德二世的要求，來支援鎮壓小亞細亞的瓜拉曼·貝古的。他們相信了蘇丹的這一說法，以為這是攻打異教徒的聖戰。

又過了十天，米海洛維齊終於被允許與蘇丹見面。年輕的指揮官隨著兩名比自己年長的副官，穿過城門，來到蘇丹的宮殿。雖然他來自並不富裕的國家，但覺得穆罕默德的宮殿並沒有想像中大國領主所住的那樣豪華，而是比較樸素。不，其實不是樸素，因為貴重物品隨處都是，只是沒花心思地擺放，到處亂糟糟的，簡直像個臨時住所。不過，他的印象是這裡特別安靜，進出宮殿的人很多卻都害怕發出一丁點兒聲音。

米海洛維齊和兩名副官來到一間像是客廳的房間。只見做的像帳篷內部的房間中央有一張低矮、寬闊的椅子，上面坐著一個年輕男人。從招呼他們的那個漂亮侍童畢恭畢敬的態度，馬上明白，這就是蘇丹穆罕默德二世。

塞爾維亞年輕騎士代表著從表面上看是平等的友好國家、而實質上是屬國的塞爾維亞，他沒有匍匐在地上行土耳其的禮儀，而是合宜地單膝跪下行了個歐洲式的禮節，然後呈上塞爾維亞國王的禮物，並遞上公主瑪拉的信件。穆罕默德二世禮貌地謝過禮品，然後開始閱讀繼母的來信，讀後又問了幾句瑪拉的情況。米海洛維齊心想，要是國王知道穆罕默德是這樣的誠懇，一定不會再擔心塞爾維亞的將來了。但是，他很快就被澆了一盆冷水。蘇丹若無其事地說道：



「加入我軍攻打君士坦丁堡。」

塞爾維亞騎士閉目思考了一下，忍不住衝口而出，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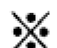
「我們是聽說攻打瓜拉曼・貝古才來的呀！」

穆罕默德二世若無其事地說：「這只是改變一下順序。」

米海洛維齊看著比自己年輕二、三歲的蘇丹，覺得他像惡魔。要是立刻拒絕，不僅他自己，就連在城外等候的全體將士也會被

土耳其士兵殺害。逃跑的話，這四千五百人的隊伍要成功地逃跑談何容易。即使逃跑成功，今後塞爾維亞的命運是不言而喻的。米海洛維齊只好答應下來。穆罕默德二世命令臉色蒼白、絕望的米海洛維齊率兵先襲擊君士坦丁堡郊外的村落。米海洛維齊知道，這並非出於軍事上的考量，而是想試探一下塞爾維亞騎兵的忠誠度。

回到兵營，這些年輕的塞爾維亞騎士等待著這項痛苦的任務。士兵們聽到指揮官告知全部的事後，沒有提出任何抗議。他們心如刀絞，噤口不語，只有那不時發出的呻吟聲，才打破令人窒息的沈默。



1453年3月26日，集結在亞德里亞諾波利郊外的土耳其軍隊，在身披白色大披風、頭戴白色頭巾、高高騎在純種阿拉伯黑色駿馬上的年輕蘇丹注視之下，排著整齊的隊伍出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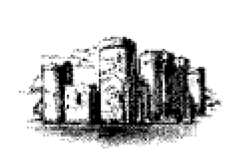
走在最前面的隊伍是由從亞洲來的總督伊薩克・帕賈率領的安那托利亞軍團。這個軍團僅正規軍就超過五萬人，統一戴著紅色的土耳其帽。隨後跟著的是非正規軍的混合部隊。混合部隊的裝備、武器都不一樣，他們有些是被強迫而來的，有些是像塞爾維亞騎兵那樣受騙而來的，也有些甚至可能是為了搶掠錢財而來的。他們大部分都是希臘正教的基督教徒，人數大約也有五萬。

隊伍的第三部分是由瓜拉賈・帕賈率領的歐洲軍團。這支軍團曾經在君士坦丁堡郊外的村莊放火燒殺，一看他們行軍的步伐，就知道士氣多麼高漲。把不能太過信賴的混合部隊編在正規軍安

那托利亞軍團和歐洲軍團當中，這正是穆罕默德二世的意思。

蘇丹的近衛隊禁尼契利軍團作殿後。他們曾與穆罕默德反目，但自穆罕默德表示願意支付雙倍的薪水，他們的態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為了表示穆罕默德的注重，禁尼契利軍團士兵的裝備不用說，從列隊到身高也都給人統一整齊的印象。頭戴白色的毛氈帽，身著綠上衣，下面是白色的土耳其式褲子；緊束的皮帶上插著一把半月刀，和手上拿著的弓矢是他們的主要武器。禁尼契利軍團有一萬五千人，由原來的基督教徒奴隸組成。他們在少年時代就被迫離開父母，成年後又禁止攜帶家眷，長年過著團體生活。這樣的經歷，有利於培養成為專門對基督教國家作戰的伊斯蘭軍精銳。

禁尼契利軍團人人左手拿著弓箭，整齊劃一。軍團中央，蘇丹騎著馬，白色的大披風隨風飄動，裡面穿的綠色質地上衣閃耀著。他和視同子弟的禁尼契利軍團士兵一樣穿著被回教徒視為神聖顏色的白色和綠色。禁尼契利軍團士氣當然高漲，他們先唱起了軍歌，歌聲隨風掠過大地，在行軍隊伍中擴散開來。



東方喇叭的悲愴聲調，與威武的進行曲般雄壯的旋律奇妙地混合在一起，再加上士兵們高亢的歌聲，令每個人不禁心情激動，情緒昂奮。

持槍行進的隊伍，像樹林在移動。而手持弓箭的隊伍，則猶如帶芒的麥田在行進。他們不時被路上揚起的塵土所隱沒。穆罕默德二世沒有要求行軍隊伍匆匆趕路，因為從亞德里亞諾波利到君士坦丁堡只有不到三百公里，無需走得太快。相反地，他讓全軍放慢速度，重要的是要使每個士兵的情緒和力量一點一點地釋放出來，最後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軍歌反覆不斷地唱著，卻無人覺得厭煩。隊伍中，到處飄動著染著紅底白色半月的土耳其國旗，像是在俯視著飛揚的塵土般高掛著，士氣高昂軍規完全不亂。托蘆桑騎馬跟隨在年輕主人的後面，瞠目驚視著眼前的一切。原來的烏合之眾，現在已變成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這個奇蹟正是由他所愛的人創造的，對少年來說，這是因為引以為傲才看的到的光景。

托蘆桑再次回頭看著將要在地平線的另一端消失的亞德里亞諾波利。然而，在他面前的這位二十一歲的年輕人，背脊卻連動也不動一下。土耳其首都亞德里亞諾波利儼如他剛拋棄的女人一樣。

第四章　攻防戰開始

4 月的君士坦丁堡時常被朝霧籠罩。如果昨天是晴空萬里，氣溫很高的話，有時在太陽高掛以前，霧靄濃密，文絲不動。尼可羅想起了從威尼斯家裡出發前往帕度亞大學上學的情景。沿布倫塔河逆流而上的船隻，猶如衝破雲霧般，在乳白色的朝霧中前進。1453年4月2日早上的君士坦丁堡，完全隱沒在朝霧裡，甚至連金角灣對岸也看不到。

這個早上尼可羅和特萊維森一起站在金角灣君士坦丁堡一側的岸邊，望著兩艘剛離開岸邊的小船，慢慢地駛向對岸。木槳有節奏地划動著，兩船齊頭並進，船尾搭著一根圓木，圓木上連著一條有兩個男人手腕粗的鐵條編成的鐵鏈。鐵鏈的一端與君士坦丁堡城牆上的高塔相連，塔上安著鐵輪，用幾重堅固的皮繩編成的繩索固定。兩艘小船拉著這一頭，與加拉塔岸上的塔相連，形成了金角灣的封鎖線。為了對付在船的操縱能力對我們不構成威脅，但數目上比自己多出十倍的土耳其海軍，特萊維森向皇帝提出了這個方案，皇帝欣然同意。這樣做不僅使敵人難以侵入，也可以切斷我方逃跑之路。對於這種做法，無論是希臘人還是「拉丁人」，都沒有人反對。

相連的那根沈重鐵鏈沈入海裡，岸上無法看得見，能看見的只是隨著兩艘小船前進而延伸出的一排木製筏子。筏子與鐵鏈相連，在鐵鏈固定在兩岸塔上之後，使鐵鏈不會深深地沈入海底。巨大的鐵鏈必須拉到接近海面的位置才能達到阻止船隻通過的目的。這項比想像中還需要熟練技術的工程是在熱那亞人索里戈的指揮下進行的。

一會兒，只見剛才的兩艘小船划回來了。木筏隨波飄動在海面上。君士坦丁堡的濃厚朝霧，這時才開始急速變薄。特萊維森還要在此等候，聽取索里戈報告情況，故尼可羅決定先獨自返回威尼斯商館。這時，傳來消息說土耳其的先鋒部隊已經接近。

一邊走回地方長官的官邸，洛美利諾的心情愈加沈重。今天他列席封鎖金角灣的工程現場，鐵鏈的一端已固定在環繞加拉塔的熱那亞居留區城牆最東端的塔上。皇帝懇求他協助這項工程時，他無論如何也難以拒絕。這不是因為害怕，而是君士坦丁堡在三十年前被土耳其包圍的戰役中曾有過出色的表現。他必須按照本國熱那亞的指令保持中立的態度，但作為熱那亞居留區的負責人，也不能完全排除君士坦丁堡這次也許撐得過去的可能性。

封鎖海面的鐵鏈一端固定在熱那亞居留區的塔上，這一事實是瞞不過蘇丹的。另外，居留區中有不少居民不滿意與拜占庭關係過於密切。雖然洛美利諾所處的情況有所不同，但他仍非常羨慕大使米諾特和特萊維森可以率領團結一致的威尼斯人投入拜占庭一方。然而羨慕終歸是羨慕，洛美利諾眺望著遠處蘇丹的帳篷，心想我還得派出使者去歡迎呢。



在位於君士坦丁堡西北的皇宮內，正在召開作戰會議。特萊維森在完成封鎖金角灣的工程後，也趕來參加。類似這種會議，從去年底起不知召開過多少次，但所有與會的人無言之中都感到，今天的會議將是開戰前的最後一次吧。會議確認了防衛分工，沒有任何人對決議表示反對，會議順利結束。

君士坦丁堡建立在稍帶圓邊的三角形半島之上。在三角形的底端，即面向馬摩拉海的一邊，面對從博斯普魯斯海峽洶湧而至的激流，承受著北風的正面吹襲，一千一百多年來，在拜占庭帝國長久的歷史中從未受過敵人的攻擊。這次在臨海的一重城牆上，只需安排少數守衛就夠了。負責這個地區防衛的是樞機主教伊希多洛斯帶領的二百名士兵。但有一半的士兵必要的話還要防衛陸側的城牆，這可以說是一支預備部隊。在它的南面，由西班牙領事裴雷・弗里亞率領的一群加泰隆尼亞人防衛。再往南的城牆，則由土耳其的亡命王子烏爾甘帶領手下的土耳其人負責守衛。

面向金角灣的城牆，與面向馬摩拉海的城牆相同，是一重城牆。但從博斯普魯斯海峽湧來的海潮和北風，在這裡正好面臨一個死角，所以比不上馬摩拉海側好防守。在此之前，君士坦丁堡被征服的唯一一次，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軍，就是從這裡成功突入的。

要從金角灣側攻略，關鍵在於能否成功控制金角灣。封鎖海灣入口的鐵鏈，正是為了防止這樣的目的而設置的。金角灣的防衛由威尼斯人負責，這些城牆的防衛也是以他們為主體。另外，以碼頭為中心的這一帶城牆的防衛，也是由威尼斯人負責。

皇帝擔心把這一重要地區的防衛只交給「拉丁人」，會引起希

臘人的反感。於是便讓地位僅次於皇帝的首相諾塔拉斯帶領貴族守衛從那兒到皇宮之間的城牆。金角灣內基督教艦隊的總指揮，則由威尼斯的海軍將領加布里列・特萊維森負責。

但是，任何人都清楚，剩餘的那個方向，即唯一面向陸地的城牆，將遭遇敵軍的攻擊主力。三十年前土耳其就是從陸上發起進攻的。除皇宮周圍的一重城牆外，雖說有三重城牆，但也必須佈置陸軍的主力來防衛。

守衛環繞皇宮的城牆，是大使米諾特指揮的威尼斯人。身為佛羅倫斯共和國的市民、與威尼斯商人關係非常密切的鐵達爾迪，也志願參加了這支隊伍。再往南，是僱傭兵隊長朱斯提尼亞尼率領的五百名熱那亞兵防守的地區。在留科斯峽谷一帶，地勢明顯降低，這裡也就是美索提基溫城牆。皇帝起初想守衛皇宮，但最後還是率領希臘的精銳部隊守衛這裡。由此再往南，地勢再度升高，希臘人、威尼斯人、熱那亞人的隊伍分別以一個城門為中心守衛著。烏貝爾提諾參加了格里提指揮的威尼斯部隊，守衛在裴加埃門。



不同民族組成的防衛軍中，不能讓同一民族防衛某一地區。皇帝提出先將士兵分成若干小組，然後混合組編，目的是為了緩和各民族間的矛盾，以便最大限度地發揮各民族的力量。皇帝擔任陸海軍總司令官，威尼斯人特萊維森擔任海軍總司令，熱那亞人朱斯提尼亞尼擔任陸軍總指揮，就是體現了這一意圖。不過，看來皇帝似乎有點過慮了。因為儘管這支混合部隊是由其他國家的人擔任總指揮官，但部隊仍是團結一致，共同抗敵，情緒高漲。

鐵達爾迪屬於守衛連接皇宮城牆的威尼斯部隊。這時，鐵達爾迪正與兩名騎士一起登上一座塔。這裡是君士坦丁堡最西北的

塔，掛起了拜占庭帝國國旗和威尼斯共和國國旗。拜占庭帝國的國旗是天藍色底，上面一隻銀色的雙頭鷹。威尼斯共和國的國旗是紅底，上面有一隻金色的聖馬可獅子。升國旗是希臘和威尼斯騎士兩人的日常工作，不久只見國旗在塔上高掛迎風招展。

無論是在君士坦丁堡市中心，還是守衛陸側城牆的防衛士兵，或是在金角灣海面上的船隻，以及在加拉塔的熱那亞居留區，各處都能看見這兩面隨風飄動的大幅國旗。當然，一定會在陸側城牆前佈陣的土耳其軍隊，不管怎樣都會看見這兩面國旗。大使米諾特按照皇帝的希望，欣然同意一起懸掛國旗。這表示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居留區，向蘇丹公然宣告參加拜占庭一方作戰的決心。

在裴加埃門附近的城牆上駐守的烏貝爾提諾，昨夜整晚都沒睡。他沒有外出站崗，與同伴躺在內城牆塔裡的一角試著照著休息，可就是無法入睡。這位二十歲的年輕人，是第一次自願參加作戰。

4月4日清晨，天空微微露出亮光時。烏貝爾提諾再也躺不住了，他起了床，悄悄地走出塔外，爬上內城牆，登上控制內城牆的塔上。這座塔從地面算起來超過二十五公尺高，在他眼下，外城牆綿延相連。在它外側，還有一道柵欄環繞。外城牆塔上，能隱約看到昨晚起就一直在站崗的士兵的身影。

遠方的地平線隱沒在朝霧裡，這時隱約可見地輕輕動了一下，不，地平線正在高高地隆起，隨著朝霧的變薄，變成一條清晰的線，逐漸延伸至全境，並像波浪那樣慢慢地湧過來。烏貝爾提諾第一次看到人數如此眾多的軍隊 。他背後本來沒有人，不知何時忽然站滿了人。他們和他一樣，也是屏住呼吸、目不轉睛地

觀看著這洶湧而至的人潮。這無疑就是情報中十天前從亞德里亞諾波利出發的土耳其主力部隊。

托蘆桑只有十三歲，但作為侍童並不算年輕。這是他第一次與年輕的主人一道參加真正的戰鬥。他望著君士坦丁堡的城牆，望著那被譽為地中海世界之中堅不可摧的三重城牆連綿不絕，心中讚嘆不已。

「如此雄偉的城牆，真的要陷落嗎?」

「薩高諾斯・帕賈去哪兒了?」主人降下少有的一聲怒吼，把沈思呆立的托蘆桑帶回現實。沒等主人再下命令，托蘆桑已跨上馬尋找去了。

同樣也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君士坦丁堡的城牆，城牆的威容也使他瞠目結舌的米海洛維齊，與土耳其的少年不同，他情緒低落。因為他和他手下的塞爾維亞騎兵剛剛接到蘇丹的命令，把他們騎兵的自豪盡掃落地。

「不再使用騎兵了，把他們編成步兵隊。」

穆罕默德二世甚至還下令把馬匹殺掉做成塊狀，然後裝入羊皮袋內，沈入金角灣盡頭水中貯存。因為土耳其人只食羊肉，所以這是留給基督教國家參戰部隊的。塞爾維亞的一千五百名精銳騎兵，就這樣被歸到位於戰線後方，但戰爭開始時，一定會被派往最前線的非正規軍團中，成了四千五百人的步兵集團。

托蘆桑還沒有繞過金角灣盡頭，來到薩高諾斯・帕賈正在佈陣的加拉塔後面的山坡，才踢了兩下馬腹就看見薩高諾斯・帕賈已經像從混亂的隊伍中衝出來一樣騎了過來。這個自認唯一受到穆罕默德二世信賴的重臣靠近像是來傳達蘇丹命令的侍童，他瞥



了侍童一眼，連韁繩也沒放鬆就走了。托蘆桑望著策馬而去的大臣背影，連忙跟了過去。

在蘇丹那座鮮豔奪目，紅底金線縫製的特大帳篷內，穆罕默德二世坐在中央的寶座上，右邊並排坐著多位大臣。有首相加利路・帕賈、率領安那托利亞軍團的伊薩克・帕賈，以及歐洲軍團長瓜拉賈・帕賈。遲到的薩高諾斯・帕賈深深地行了個禮，坐到自己的座位上。蘇丹的左側，坐著將軍、海軍將領與回教的高僧們。土耳其的首腦們齊聚一堂。

資料顯示二十一歲的年輕人，並無意聽取這些從自己的父親時代起就擔任重臣的人發表意見，他只是向每個人下達了簡潔明瞭的命令，就結束了作戰會議。

君士坦丁堡陸側城牆前，從南邊向北到留科斯峽谷之間，由伊薩克・帕賈率領的安那托利亞軍團佈陣在這段。從這裡順峽谷北下，到聖羅馬諾斯軍門為中心一帶，是蘇丹的大本營，由加利路・帕賈指揮的土耳其騎兵和葉尼契利軍團在此佈陣。往北，從卡利西烏斯門繞過皇宮到金角灣的城牆，由瓜拉賈・帕賈指揮的歐洲軍團把守。非正規軍團被命駐防在兩個軍團的後面。從金角灣北部到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加拉塔山坡，即熱那亞居留區外側的地帶，由薩高諾斯・帕賈的軍團駐守，這個軍團由各軍團抽調的士兵組成。

這是對在行軍途中已經下達過的命令的最後一次確認。大臣們個個都俯首稱是。接著，穆罕默德二世又命令道：

「明天早上，全軍開到離城牆一點六公里處。」

重臣們疑慮的目光，這時全集中在這位年輕主人的身上。因為就在今天，土耳其全軍剛按蘇丹的命令完成了離城牆四公里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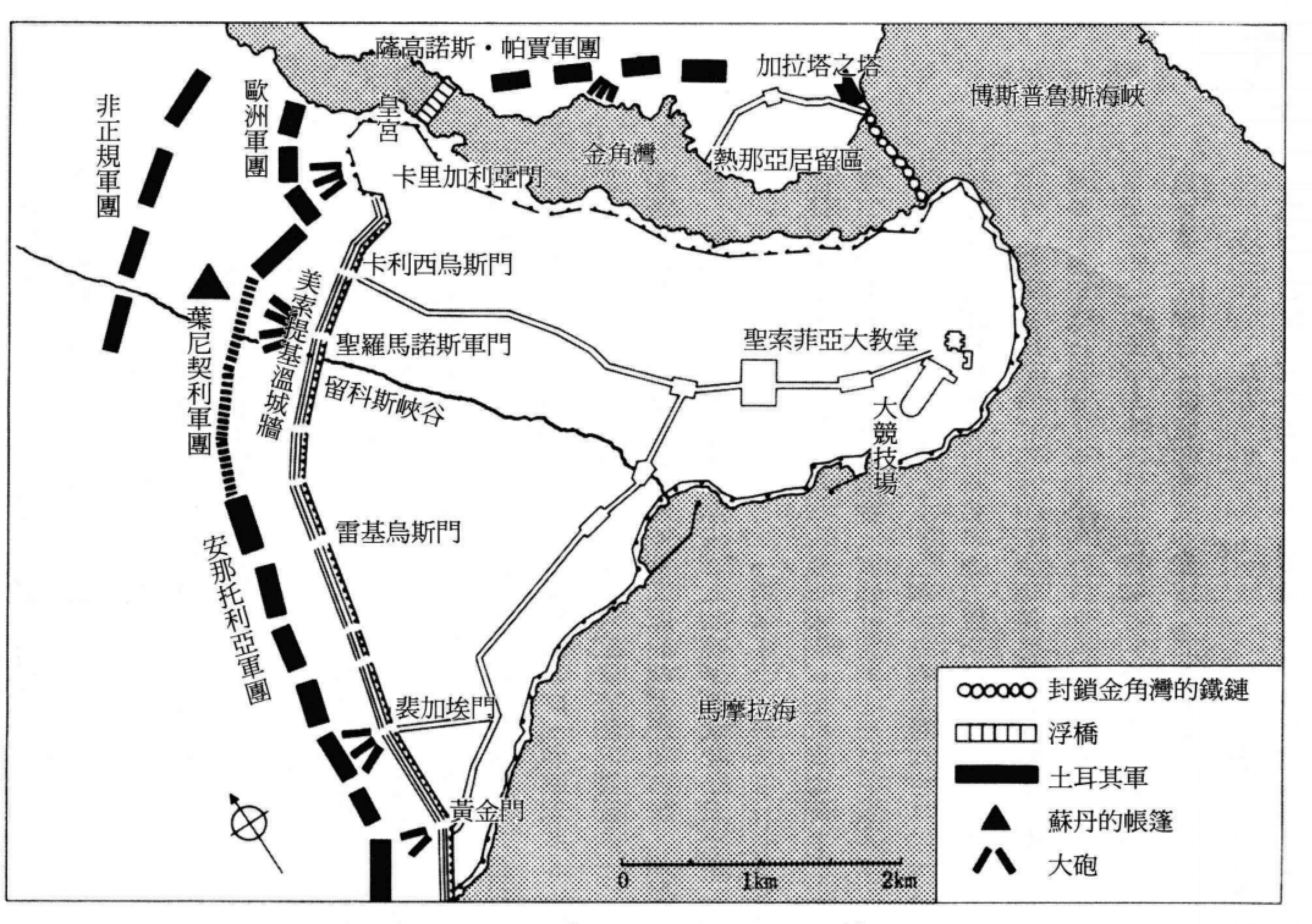


圖9　1453年4、5月的君士坦丁堡

的佈陣，而明天又要前進到一點六公里處。但是以加利路・帕賈為首的重臣，都沒有向這位鬍子還不多的年紀的主人提出任何疑問。第二天，當他們好不容易將帳篷在新的營地安好，剛鬆一口氣時，誰知又傳來了蘇丹的第二次命令：

「明天早上，全軍前進到離城牆四百公尺處。」

對於這個命令，就連首相也不清楚究竟是為什麼。只有一刻不離穆罕默德二世身旁的托蘆桑才明白個中緣由。

就在第一次佈陣的當天，剛剛搭好蘇丹的帳篷，其他帳篷還沒就緒，幾名熱那亞居留區的代表，在地方長官洛美利諾的帶領下前來拜訪。穆罕默德二世接見了他們，不知為何，他的目光停留在一個人的身上，希望讓他單獨留下來。不知是否因這位專制君主竟如此彬彬有禮，而放鬆了警戒，還是因為過於擔心自己居留區的存亡，這個熱那亞人主動地、毫不隱瞞地回答了蘇丹提出的問題。穆罕默德二世透過交談得知，拜占庭軍隊也有幾門大砲，但這些大砲裝上石彈，點火後，石彈發射不出來，反而會自己爆炸，把做好的城牆也炸壞。希臘人的大砲不中用這一情報，與熟悉君士坦丁堡情況、作為蘇丹客人來訪的義大利人、古代學者奇里亞哥・丹科納所說的話是一致的。於是，在隨後召開的作戰會議上，蘇丹下達了移動陣營的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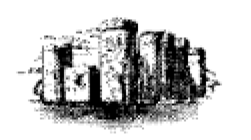
既然不用再擔心對方的砲擊，兵營一次就向前移到離城牆四百公尺的位置，不是更加省事嗎？為什麼穆罕默德二世先是命令開到一點六公里的地方，然後第二天再前進到四百公尺處？對於這種分階段移動的做法，就連托蘆桑也無法猜到其中的理由。很明顯地，土耳其宮廷的氣氛已經與故去的老蘇丹時代全然不同。托蘆桑心想，自己的主人與其說受到家臣的愛戴，不如說他是一

個令家臣懼怕的君主。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穆罕默德二世對從大臣到士兵的部下如臂使手般指揮自如。幾乎不可能辦到的超過十五萬大軍的三次移動，都順利地完成了。

來到距城牆四百公尺的地方，每個人都能親身感到宏偉城牆那咄咄逼人的氣勢。4月7日早晨，托蘆桑隨蘇丹一起視察完成最後佈陣的土耳其軍隊，發現在聖羅馬諾斯軍門附近的外城牆上，有一群武將正向這邊望來。武將當中，有一個可能是皇帝，他騎著白馬，身上的紅色大披風隨風飄動。穆罕默德二世似乎也注意到了這些，他無畏地調轉黑色座騎的馬頭，迎了上去。托蘆桑也急忙牽著韁繩跟了上去。

穆罕默德二世雖然年輕膽大，但不忘小心仔細，不進到槍彈或弓箭的射程範圍內。遠遠地眺望了一會兒外城牆上的人群，就策馬返回。這時，跟在後面正調轉馬頭的托蘆桑，一字不漏地聽到主人喃喃自語道：

「當上帝國皇帝的人，都常騎白馬的嗎。」



敵人部隊全數到達後，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和防衛士兵在初見敵人時就一直籠罩著的沈重寂靜感，變成萬古不破般。教堂到了舉行彌撒的時刻也不鳴鐘，行人好像連腳步聲都避免發出。能夠聽見的，只是在城牆外佈陣的敵人大軍發出的、類似風聲又難以分辨的聲音。

尼可羅在卡利西烏斯門附近的胸牆上，獨自一人眺望眼前遼闊的平原上像洪水般湧來的敵兵。他跟其他防衛軍的首腦一樣，

也是不能夠理解土耳其軍隊兩次奇怪的推進。他已經不是第一次看見土耳其士兵了，但仍對他們隊長佩戴的武器的殘舊感到驚嘆不已。隊長沒有一人穿盔甲，指揮官尚且如此，一般士兵的裝備就可想而知了。

與此相比，我方防衛士兵的裝備，則充分展示了西歐盔甲的製造技術。銀光閃閃的鋼鐵盔甲，在城牆上排成一排，蔚為壯觀。拜占庭騎兵比威尼斯人和熱那亞人更多地配戴著這種一看就知道是米蘭製造的漂亮盔甲。這是帝國透過威尼斯商人或熱那亞商人從有名的西歐盔甲製造地米蘭輸入的。

但雖只是醫生出身的尼可羅並沒有因這些裝備而眼花撩亂。在眼下武器裝備殘舊，但像螞蟻般群集的土耳其軍隊，在數目上佔有壓倒性的優勢。因此尼可羅很想準確知道這個數目。他決定先數佈陣在最靠近的一隊人馬，然後再推測全軍的人數。結果，他認為，要是在從這兒看不到的加拉塔地區的軍隊配有四分之一的話，那麼，土耳其軍隊大約有十六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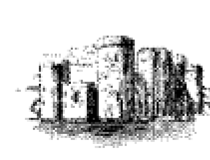
對於這位威尼斯醫生的推測，只有大使米諾特和特萊維森等威尼斯人表示同意，而其他人卻不這樣認為。佛羅倫斯商人鐵達爾迪認為有二十萬人，皇帝側近弗朗澤斯也這樣看。總的來說，希臘人所說的數字都偏大，伊希多洛斯樞機主教說不下三十萬，有的人甚至說有四十萬。尼可羅苦笑了笑，到了這個時候，拜占庭人還如此無視現實，他也不再堅持自己的主張了。

防衛軍的首腦在查看了敵人的佈陣後，迅速討論了應對措施。從蘇丹帳篷的位置來看，敵人攻擊的重點，將在留科斯峽谷的最低處，即以聖羅馬諾斯軍門為中心的地帶。對此大家的意見非常一致。擔任陸軍總指揮的朱斯提尼亞尼，與他手下的五百名士兵

一起，從他負責的地點往南，與皇帝指揮的希臘精銳部隊會合，擔任這個最危險區域的防衛。熱那亞軍隊移動時留下的空隙，由威尼斯軍隊來填補。鐵達爾迪覺得，本來數量就少的防衛兵，這下更缺人手了。

第二天，即4月8日，一大早雨就淅瀝地下了起來。防衛方雖然認為下雨天，土耳其應不會發動攻擊，但仍守衛在指定的防衛地帶。意外地，陣地上沒發出一槍一箭，只見泥濘中許多人趕著牛在安裝大砲。尼可羅站在城牆上，遠遠望著人們在極力支撐著牛拼命地拉動大砲，一看就知道安放大砲是何等艱巨的事。先得用大石疊起堅固的基座，接著在石基上鋪上厚厚的木板，然後安裝大砲。由於下雨，沈重的大砲一動就從木板上滑落下來。每當這時，可以聽到哀嚎，動不了的人就被粗暴地從旁邊拉走，繼續重新安裝。在這裡，牛比人重要，大砲比牛重要，尼可羅為此深深地受到衝擊。

連續三天，大砲安裝的工作持續進行。當然，守衛方也不是旁觀而已，他們研究防止大砲攻擊的對策，並立刻加以實施。如加固外城牆十公尺外的防衛柵欄。為了減少砲彈爆炸時的衝擊，在木製的防衛柵欄外，堆放了塞入皮革和羊毛的袋子。並在柵欄的上面，放上裝滿泥土的木桶，藉此增加柵欄的高度。除了士兵以外，婦女也被動員來參加這項工作。



顯然，不能只注重陸上的防衛。這時傳來消息說，土耳其海軍正沿著馬摩拉海北上。基督教方面的海軍，馬上進入了戒備狀態。

4月9日，在金角灣入口處拉起的鐵鏈的內側，駐守著五艘熱那亞大型帆船，三艘克里特船，一艘安科納船，一艘拜占庭船，

一共十艘。此外，在金角灣內君士坦丁堡的碼頭上，還停泊著二艘威尼斯排槳軍船、三艘威尼斯商用大型排槳帆船、五艘拜占庭排槳帆船和其他六艘船，當作機動部隊，等候待命。另外還有一些不能單獨作戰的小型船也在海灣內等候。機動部隊以排槳帆船為主，因為它比帆船行動自如。

相反地，以沿防衛鐵鏈佈置的五艘大型熱那亞帆船作為戰鬥主力，也有正大的理由。熱那亞港口很深，歷來就有以大型帆船為主的傳統。二艘一千五百噸級，還有七百、四百、三百噸級各一艘的大帆船停在海上，從碼頭上望過去，猶如海面上高高地聳立著一座座城堡。即使是外行人，一看也能明白，與二百噸級的威尼斯排槳軍船相比，熱那亞的船在防衛上更為合適。這正好體現了把正確性、協調性和連貫性作為座右銘的威尼斯商法，與相對地喜愛個人主義、孤注一擲的熱那亞商法之間的差異。

君士坦丁堡的居民，昨天還注視著陸上大砲的安裝工程，今天，4月11日，就登上相反方向的馬摩拉海側的城牆把注意力轉移到了土耳其艦隊。由海軍將領巴爾托古魯率領的土耳其艦隊，是光所有船隻的經過就要花半天時間的大艦隊，令觀看的人嘆為觀止。尼可羅粗略地數了一下，十二艘排槳帆船，七十至八十艘大型船，二十至二十五艘運輸船，其餘的是小型船，合計為一百四十五艘。鐵達爾迪說的數字有些偏少，但拜占庭人說的數字卻比西歐人多得多。弗朗澤斯以為有四百艘，而更多的人認為有三百艘。

「如果相信希臘人說的話，就無法打戰了。」

參加完作戰會議後，特萊維森口裡總是說著這句話。

到達的土耳其艦隊，停泊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出口稍微進去

的地方。這裡有良好的潮流和北風，是希臘人稱之為「二圓柱」的海域。看來他們已經準備以此為基地，伺機盡早採取行動突破鐵鏈防衛線了。

海上戰線開始瀰漫著緊張的氣氛。與此同時，陸上的準備工作都已結束，到處籠罩著開戰前的寧靜。大砲在黃金門前安裝了二門，裴加埃門前三門，正對聖羅馬諾斯軍門的是四門，向著皇宮前的卡里加利亞門的是三門，總共放置了十二門。淡淡的月光，使被夜霧沾濕的砲身泛著微弱的光。由於連日的北風，一到深夜，就使人感到在四月中旬未曾出現過的寒冷。今天晚上輪到烏貝爾提諾當值，他在外城牆自己的守衛範圍內來回走動，希望以此驅除身體的寒冷。遠方敵人的三門大砲，好像隨著他的腳步不停地轉動方向，總是把黑色的砲口對準他，想逃也逃不了。在敵人的陣地那邊，死一般的寂靜令人心寒。

※

4月12日，早晨的陽光剛把溫暖撒向大地，如同向人們發出信號，土耳其軍的大砲開始陸續發砲了。頃刻間，砲聲轟隆，巨大的砲彈劈風而來，守兵拼命躲避。敵人雖沒有百發百中的瞄準技術，但在綿延不斷、高高的城牆成了攻擊的目標時，總會擊中某些地方。每次砲彈擊中柵欄或外城牆時，馬上會被塵煙籠罩，塵煙散後，毀壞的柵欄和裸露的城牆令人慘不忍睹。看來，裝有皮革或羊毛的袋子，並沒有起到減緩衝擊的作用。

然而，土耳其軍在操作大砲方面也不見得很順利。也許是由於基座做的不牢，每次發砲，大砲總是左右搖動，有時甚至還從



基座上滾落下來。特別是巨砲，操作更加困難，就算小心翼翼地，一天也只能發射七發砲彈。可是這七發砲彈造成的損傷，遠遠超過其他砲彈。拜占庭宮廷裡，誰也不知道這種大砲正是曾被自己嘲笑、驅逐出去的那個匈牙利人製造的。這種令人心寒的砲聲，誰也沒想到，在以後的七個星期裡一直響個不停。其間防衛方連擔心的時間都沒有，對白天被砲彈破壞的地方，一到晚上就抓緊修復，成了每晚的工作。

但是，在海上戰線佔優勢的卻是基督教徒們。在陸上砲擊開始的同一天，土耳其艦隊就想突破封鎖海面的鐵鏈，而離開基地，向金角灣入口湧來。防衛方在特萊維森的指揮下，沿鐵鏈排起了船牆等待著。土耳其艦船上射手射來的箭，像雨點般地落在他們的船上。在加拉塔熱那亞居留區東側城牆的盡頭，土耳其的大砲聲也開始響起。土耳其船在靠近基督教徒的船隊時，有的投擲燒著的木頭，有的投擲帶繩索的長鉤，企圖把船隻拉近以跳過去，但全部以失敗告終。砲彈也射不遠，不是落入海中激起水花，就是擊中己方的船而沈沒，沒什麼作用。燒著的木頭扔在船上引起火災，但很快就被熟悉防火作業的水手撲滅。弓箭也沒起到什麼效果。西歐的大型船比土耳其的船高得多，從帆柱瞭望臺上發射的箭，命中率相當高。說到海戰，像熱那亞、威尼斯這樣的海洋國家，無論是經驗還是能力，毫無疑問地都比土耳其的艦隊優越許多。實際上採攻勢而來的土耳其艦隊，面對解開鐵鏈出來外海的基督教海軍，如果不想因受包圍而全滅，只有倉惶地逃回基地一途。

這次海戰的結果，大大地挫傷了穆罕默德二世的自尊心。他即使嚴厲申斥了海軍將領巴爾托古魯，但也知道必須提高船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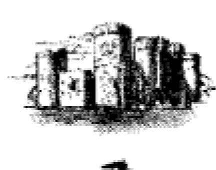
技術能力。年輕的蘇丹命令立即改良大砲。烏魯班的任務是把彈道的距離對照目標重新修正。幾天後，合乎目的的大砲完成了。在相同地點安裝後，第二發砲彈就擊中了一艘在防衛鐵鏈外的海面上巡航的船隻。從那以後，基督教艦隊再也不能像往常那樣在防衛鐵鏈外自由來去了。

可是，任何人都清楚，決定這場君士坦丁堡攻防戰勝負的是在陸上攻擊的結果。從開始包圍的4月4日到4月18日的十五天間，穆罕默德二世完成了戰前的一切準備工作，並發佈了總攻擊令。

在長達一週的砲擊下，儘管守衛的士兵每晚都進行修復工作，但外城牆到處都是裸露的泥土，防衛柵欄勉勉強強地也只剩下裝有泥土的木桶的形狀。特別是美索提基溫城牆一帶，損害最為嚴重。穆罕默德二世仍不讓士兵有片刻的歇息，他把那些不參與砲擊的多數士兵組織起來，在砲彈的掩護下連日工作。終於，寬二十公尺的護城河有多處被填成幾乎和地面一樣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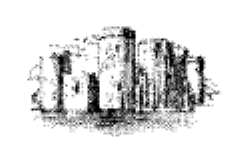
總攻擊在太陽下山後兩小時開始。正如戰前推測的那樣，主力集中在美索提基溫城牆一帶。蘇丹帳篷附近升起了火炬，把尚餘微明的夜空照得通紅，像發出信號般。鼓聲振天，響徹草原，嘹亮的喇叭聲，劃破夜空。超過十萬的敵軍吶喊聲讓人覺得連大地都會震動。城牆內側也響起了悲鳴的警鐘聲。防衛軍總指揮朱斯提尼亞尼鎮定自如，面不改色。在他正確的指揮底下，守軍雖然在人數上不如敵軍，但由於佈置合宜，每個士兵都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

歸於防衛方的幸運，這時蘇丹在思考上的錯誤也幫助了他們。由於在一次進攻中投入過多的兵力，使土耳其士兵們失去行動自由，對方起內鬨的敵兵成為裝備好、士氣高的守軍的瞄準目標，



一一被確實地擊倒。經過四個小時的戰鬥，土耳其召回士兵。土耳其方面戰死的人數超過二百人，其中有許多是自己互相踐踏而死。而防衛方的受創程度只需軍醫長尼可羅專心地治療輕傷者即可，沒有一人死亡。

像死掉一樣躺在城牆的通道上休息的基督教士兵，個個疲憊不堪，但他們的表情卻十分愉快。能從原本絕望的總攻擊中取得漂亮的勝利，再加上海戰的成功，在他們心中開始增強了也許能守住的想法。不久，遠處傳來早晨首次彌撒似從未有過的響亮的鐘聲。僅過一天，又發生了一件令他們更加振奮的事件。



第五章　海戰的勝利

攻防戰開始後的兩個星期，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一帶，刮起了強烈的北風。為此，三艘滿載著教宗籌措出資購買的武器和彈藥的熱那亞船，停靠在愛琴海的開俄斯島上，不能動彈。這三艘都是大型帆船，不能逆風北上。在土耳其軍第一次總攻擊時，相反地卻轉為南風了。三艘熱那亞船，開始迅速向達達尼爾海峽北上。進入海峽前，遇到了也在北上途中的希臘船。這艘船比熱那亞船更大，這是皇帝事先派到西西里籌措糧食，以備敵人包圍時之用。為此，海運能力等於零的拜占庭帝國，這次啟用了規模最大、裝備最完善的船隻，船上水手也都是精選而來。四艘船會合後，一起進入達達尼爾海峽。

也許是由於土耳其把全部的海上力量都投在君士坦丁堡的海上封鎖，海峽裡竟然沒有土耳其船的蹤影。船隊才能順著風沒有受打擾地通過了海峽。在海峽的出口處，有一個土耳其的海港叫加利波利，船隊也很順利地在它前面通過。也許是因為對大型船隊感到恐懼，加利波利海港的船隻並沒有出來攔截。

其後，船隊又順利地通過了馬摩拉海。船隊來到可以看見君士坦丁堡的海面，已是4月20日早晨。城牆上的守兵首先認出了

這是自己的船隊。與此同時，土耳其的哨兵似乎也發現了船隊，他們看到熱那亞共和國和拜占庭帝國的國旗隨風飄動而來。四艘帆船善用順風小心操作船帆，繼續向北駛去。

早上，托蘆桑剛穿好衣服，只見一個土耳其兵急匆匆地撞進帳篷。他不慌不忙地問明來由，輕輕地撥開主人臥室的帳幕，向已經醒來但仍躺在床上的穆罕默德二世稟告說，有一個士兵有要事報告。

蘇丹聽完士兵簡短的報告後，一言不發，把頭轉了過去。托蘆桑早已拿好一切裝束用品，候在主人的身後。

蘇丹從聽完報告到走出帳篷，總共花不到十分鐘。這中間，穆罕默德二世還下達了今天發動砲擊的命令給幾個傳令。然後，穆罕默德二世騎上停在帳篷前的愛駒，跟在後面的只有托蘆桑一人。

除了金角灣盡頭，有一座簡陋的小橋通過時必須小心翼翼之外，穆罕默德二世一路策馬揚鞭，來到了薩高諾斯・帕賈的陣營前。他命令薩高諾斯盡快多帶些勇敢的士兵去「二圓柱」。然後，就快馬加鞭朝著停著土耳其艦隊的「二圓柱」飛奔而去。白色的大披風和黑馬背平行般隨風飄動，他穩坐馬上很快就到了碼頭。



穆罕默德二世對前來迎接的海軍將領巴爾托古魯，用低沈而有力的語氣下令：

「基督教徒的船隻靠近後，盡量把四艘船都抓住，否則就擊沈他們，無論如何不能讓任何一艘船逃走。」

土耳其沒有很強的海軍傳統。巴爾托古魯奉蘇丹的命令，倉卒之中組織了艦隊，並擔任指揮官。在組織艦隊過程中，他從希臘人那裡大約知道有關海戰的戰術，瞭解到帆船易受海風的控制，

不適宜海戰，因此，他決定除了帆船外，帶領所有的船隻出擊。與此同時，薩高諾斯・帕買手下的精銳部隊也乘上了大型運輸船，因為船上雖裝有幾門大砲，但由於最後一定會變成接近戰，那時士兵人數的多少往往決定了戰果。到準備工作結束共花了三個小時。艦隊即將出擊，穆罕默德二世帶著隨後趕來的加利路・帕買以下的重臣，來到熱那亞居留區東端城牆附近的海岸上為船隊送行，並打算在這裡觀看海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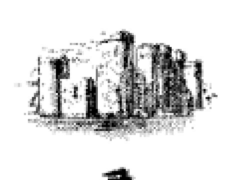
目送著北上而去的四艘船，彷彿聽得見旁人的心跳般，人們心中感到異常的緊張，而守衛在君士坦丁堡的人也有同樣的感覺。守望者傳來的消息，很快就在城中傳開了。不用參加守衛砲擊連連的陸側城牆的人們，紛紛聚集在能看到大海的城牆或教堂高高的鐘樓上，注視著海上。皇帝也一直守候在連接著防衛鐵鏈的塔上，他的周圍不只有常在身旁的弗朗澤斯，還有首相諾塔拉斯和樞機主教伊希多洛斯。在封鎖海面的鐵鏈內側，有一艘拋下鐵錨的熱那亞船，特萊維森正站在高高的瞭望臺上，他的身旁站著一位手持信號旗的船員，如果有必要出擊援助，他隨時準備把司令的命令傳遞給其他船。尼可羅正在威尼斯的排槳帆船上待命，這艘船下錨後停靠在防衛鐵鏈最靠近君士坦丁堡的地方。在海上攻擊時，排槳軍船最能發揮威力。熱那亞和拜占庭的船上，都沒有法律規定船醫必須乘船，因此可以進行傷患急救的醫生，沒必要隨船。

約在太陽高高地掛在中天時，如大群蜈蚣般正在南下的土耳其艦隊，擋在四艘北上的基督教船隊之前。土耳其海軍將領命令

對方迅速放下帆布，可是基督教船隊並沒有理會他們，繼續北上。從北面流下來的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海潮，遇上南邊吹來的大風，在海面上翻起陣陣波浪，土耳其船辛苦地操縱著。基督教船隊在旁邊看到如此，仍舊繼續向北推進。這時，土耳其船想靠近攻擊，可是四艘船卻努力突破。當土耳其船好不容易靠了過去，正要攻擊時，從高高的熱那亞船瞭望臺上投下了大量的石頭，膽怯的土耳其士兵被列在船邊的弩弓準確擊倒。追逐之間繼續向北進發。大約一小時後，四艘帆船終於來到了海角前端，只要往左一拐，就可以進入金角灣了。這時，風突然停了，四艘船的船帆鬆弛無力地垂著。就在這個時候，經博斯普魯斯海峽向南流去的一股支流衝到了海角，繼而又向北回流，四艘船又順著海流向北漂去。這種現象在南風強力吹襲時特別明顯。

在君士坦丁堡城牆上眺望的人們，緊張得心都快要停止了。四艘基督教的船沒有辦法，向北漂流，被迫一直朝蘇丹觀戰的海岸漂去。另一方面，土耳其艦隊乘著往北回流向四艘船越逼越近。

一些不明真相的觀戰者認為沒有辦法了。但同樣是觀戰者的特萊維森和那些熟悉這一帶海面的人卻不這樣看待。四艘船的船員們正等待著下錨的時機，當船剛到達海深二十公尺處時，從四艘大型船上鐵鏈的滑落聲大作。緊接著作戰經驗豐富的船員迅速各就戰鬥位置，做好迎擊態勢。



很快地，土耳其船隊接近了四艘船。土耳其船仍在划動槳葉，為了行動方便，他們並沒有下錨。基督教帆船各以鐵錨為中心留下隨海潮移動的空間，其餘的只是盡可能力求緊靠。不打算讓敵人稱心的土耳其艦隊也一分為四，個別包圍。有五艘排槳帆船對付一艘熱那亞船，三十艘帆槳兩用船集中對付另一艘熱那亞船，

而滿載士兵的四十艘運輸船則包圍著第三艘熱那亞船，對好像停在中央被守護的、已拋下錨的希臘大船，群集了大大小小二十艘的船。就這樣，回教徒與基督教徒的海戰，在蘇丹穆罕默德二世的眼前展開了。

土耳其兵像求死般向前推進，把尖尖的船頭，對準對方的船腹衝去。稍接近時就拋出帶鉤的繩子，企圖鉤住船邊，把對方的船拉過來。同時，又發射了無數點著火的箭，另外，不斷看見有的士兵沿著槳衝入敵船。但熱那亞船員憑著過人的勇氣和熟練的技術，發揮良好的效率。帶鉤的繩子一扔到船上，他們就立即砍斷，火災也在他們訓練有素的動作中很快撲滅。使用槳的土耳其船隻，由於成排的長槳而動作受阻，加上駕船技術不熟練，各船的槳卡在一起，反而成了熱那亞船隊很好的攻擊目標。船身高的熱那亞船不斷向無法動彈的敵船發射弓箭，隨著弩弓聲響，傳來了一陣陣土耳其兵的慘叫聲。

船員的操作和戰鬥技術不如熱那亞船的希臘船，作戰也非常勇猛。稱為「希臘火藥」的可燃液體裝滿桶內當作武器，擁有破壞的效果。火藥桶在船上爆炸，一瞬間就引起了熊熊烈火。

可是，土耳其兵在人數上佔有優勢。前面雖然不斷有人倒下，但馬上又有其他士兵趕來；一艘船著了火另一艘又衝了過來。年輕的蘇丹坐立不安，他像是自己親自參加戰鬥似地，騎馬潰入淺灘。馬匹在海水中發出黑色的閃光，弄濕的白色大披風貼著馬腹，但他毫無察覺，繼續在海灘上左衝右突，並對士兵大聲申斥著、鼓勵著，發瘋般不斷地反覆。

海軍將領巴爾托古魯雖然沒有聽見主人在怒吼，但卻看見了他在岸邊發瘋般騎馬來回的樣子。巴爾托古魯決定先放棄攻擊三

艘嚴密防守、毫無破綻的熱那亞船，準備以開始陷入苦戰的希臘船為血祭犧牲品。於是，他向四散各處的船隻發出集合的信號。但是，針對敵船的行動，熱那亞船很快就識破了敵人的意圖。

能否迅速起錨，是衡量航行技術好壞的重要標準。連威尼斯人都認為熱那亞船員的能力是地中海世界中最高超的。這次他們的表現就充分地反映了這一點。

就大型船來說三艘船以驚人的速度起錨後，趁土耳其船隊尚未排成隊形時在希臘船的左右和船尾，船舷相接般緊緊地防守著。連在遠方君士坦丁堡的城牆上觀戰的人們，都彷彿覺得瞬間海面上忽然出現了由四座高聳的塔組成的城堡。而對於圍在四周的土耳其船來說，好像突然有一座銅牆鐵壁，擋在眼前。之後的海上戰鬥，在自然而然形成壁壘的三艘熱那亞船和土耳其艦隊間，仍舊執拗地不肯罷休。激戰在夕陽下進行著。

但是太陽即將落下時，無風的海面突然開始起浪。起風了，這正是對基督教徒來說幸運的北風。

大風使原來鬆弛垂落下來的帆篷鼓了起來。基督教的船隻看準這一大好時機，四船緊緊靠在一起，以推開土耳其船之勢，開始向金角灣防衛鐵鏈前進。太陽落下後，攔住金角灣入口的防衛鐵鏈，在靠近君士坦丁堡的一端被解開。這時，在高昂的軍號聲鼓動下，三艘由特萊維森指揮的威尼斯排槳帆船從打開的缺口衝出。勇猛的號角聲使得敵人以為金角灣內所有的船隻都出動了。

緩緩降下的夜幕，掩護了他們這種大膽的行動。土耳其的海軍將領們儘管還可以聽到蘇丹的怒吼聲，但還是命令己方的船隻撤退。因為他們覺得，比起黑夜中的海戰，蘇丹的怒氣還可以忍受。從長達半天的激戰中解放出來的四艘船收起船帆，按照特萊



維森的指示在排槳帆船的引領下，在擠滿城牆上的人們的歡呼聲中，安全駛入了金角灣。

君士坦丁堡的居民欣喜若狂，他們已經好幾年沒有這樣了。皇帝換乘來到剛剛停下的船上，向每一位剛激戰歸來的士兵送上激勵和感激的話。居民們高興之餘，傳遞著土耳其士兵傷亡超過一萬人，而己方卻無一人死亡的消息。這時，直接參加了治療工作的尼可羅只能苦笑。實際上土耳其方面的死亡人數在一百人左右，連傷者算進去也不到五百人。基督教方面雖然只有二十三名戰死，但一半的船員都有不同程度的負傷。在最能顯示激戰的醫療所中，看來尼可羅又要忙得連睡覺的時間都沒有了。外面四艘船滿載了武器、彈藥和糧食，卸貨工作一直持續到深夜，碼頭上熱鬧非凡。

穆罕默德二世臉色蒼白，一言不發。與其說他在生氣，不如說屈辱在折磨著他。以沒有商船傳統和海軍歷史為理由是不夠的，戰爭是只看結果的。不管對方的船隻多大，但超過百艘的船隻對四艘船的戰鬥仍遭失敗則是事實。何況這百艘船中也並非都是小船，雖然比不上對方但其中規模相當的大型船隻也有近四十艘。很顯然地，這是由於操作技術和海上戰鬥能力不如對方而導致失敗的。

在平時，二十一歲的蘇丹光滑的肌膚總是散發著充滿血色的氣息。但那天晚上，穆罕默德二世卻吃不下飯，只是不停大口大口地喝酒，臉上蒼白無色。年輕主人銳利的目光一動不動地聚集在一個地方，沒有理會加利路・帕賈要他回大本營帳篷的勸說，

對至少到附近薩高諾斯・帕賈的軍營休息的勸告也置之不理。只好在原地趕緊搭起帳篷，帳篷內只留下給蘇丹斟酒的托蘆桑。穆罕默德二世在沈默中渡過了一夜。

他曾命令把撤退的海軍將領巴爾托古魯處死，但有巴爾托古魯手下的士兵替他拼命求情，也命令沒收巴爾托古魯的財產，分給葉尼契利軍團的士兵，但那晚，年輕蘇丹的腦中已不想這些事了。連一位自已為是地提出忠告的回教高僧在此時送來的一封信，穆罕默德二世只是閱了一遍，便棄之不理。信上說，這次戰敗的責任就在蘇丹自己，並說大多數士兵不是真正的回教徒，只是為了私利才參戰，要讓這樣的人殺敵作戰，只能靠用戰利品去誘惑他們。信的最後還說，君士坦丁堡將如我們所預言的那樣陷落，不用擔心，現在最重要的是蘇丹自己要信仰堅定，從心裡相信回教的教義和預言就可以了。

相對於僧侶的話，蘇丹知道有別的事必須去做，這位二十一歲的年輕人野心勃勃，此時他心裡只有這一件事，他不僅要挽回海軍的劣勢，而且要尋找有沒有轉為優勢的良策。

第六章　金角灣失守

非正規軍團除了參加總攻擊之外，之前一直都在填埋護城河。4月21日早晨，突然接到了在加拉塔集合的命令。米海洛維齊的腦海裡忽然掠起了一種疑惑的念頭，但並沒有多加思索。昨天一整天引人注目的海戰情況，也傳到了在陸地上填埋護城河的塞爾維亞士兵的耳中。對於他們來說，雖然不能公開談論，這也是盼望已久的好消息。這次要在加拉塔集合，雖然照例沒有說明理由，但猜想大概是要讓他們去修理損壞的船隻吧。米海洛維齊命令士兵列好隊伍，確定人員後，便繞過金角灣的深處，向加拉塔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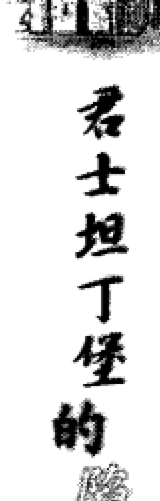
他沿著環繞熱那亞居留區的城牆，從城牆的外側來到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岸邊。在遠離大本營的地方，聚集了蘇丹和其他重臣，這讓米海洛維齊有一種異乎尋常的感覺，但他已經無暇思考這許多了。蘇丹依序對被叫到的非正規軍團的各位隊長迅速分配了今天的工作，並命令他們馬上開赴目的地，投入工作。米海洛維齊的塞爾維亞隊伍是負責從岸邊到山頂做一斜坡的坡道中的一部分。

工作在離環著熱那亞居留區的城牆不遠處進行，任務是從修築道路開始。這條道路早已有之，自從包圍君士坦丁堡以來，土耳其士兵也一直往來使用，這次似乎是為了某種目的要對地面進

行特別的整理。地面加固後，其他部隊又運來了木材，他們開始把木材排成兩排，要鋪設軌道，如果只是通過人馬，沒有這樣的必要吧？在旁邊監督的米海洛維齊終於想到，大概是用來搬運大砲的吧。

軌道鋪設完畢，蘇丹在大臣們的陪伴下前來檢收視察。他滑動了一下放在木製軌道上帶金屬車輪的車臺，以檢查軌道下的地基有無缺陷。自從上次在亞德里亞諾波利與蘇丹見面後，米海洛維齊一直沒有在近距離接觸過蘇丹，他心想，蘇丹還認得我嗎？但穆罕默德二世對站在軌道旁的這個塞爾維亞青年連看也沒有看一眼，他所關心的只是軌道建得好壞。蘇丹聽完檢查報告後，連頭也不回就上了山坡，到下一個工地去了。

翌日，即22日，天剛濛濛亮，非正規軍團的士兵就被叫了起來，命令他們到前一天的工地集合。這天等待他們的是完全不同的工作。來到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岸邊，米海洛維齊看到當地的情景，終於明白等待他們的工作是什麼了。那個比他小幾歲的土耳其年輕人，不是要他搬運大砲，而是要使艦隊從陸上穿越！此時，這位塞爾維亞騎士與其說大吃一驚，不如說是恐怖得渾身發抖。



穆罕默德二世不愁沒有足夠的人力、物力，也不惜一切地投了進去。木製的軌道上，到處塗滿了動物油脂。帶車輪的車臺，兩個一組，上面放著從海上拉上來的船。帆柱上張起了帆，剛好風由海向山丘吹來。捆住不知道有多重的船的臺架，由左右兩排的牛群牽引，船腹和船尾由眾人推，接著船開始在斜坡軌道上向山坡上移動。加拉塔山頂海拔達六十公尺，船被推到山頂後，划槳手坐了上去，然後沿著和上坡一樣做好的下坡軌道，一直朝金角灣滑去。

最初當小型輕量級的船隻在上坡軌道上前進時，位於熱那亞居留區東端的大砲開始陸續響起了轟隆的砲聲，這是為了把金角灣內船隻的注意力引向佈有防衛鐵鏈的海面。與此同時，為了不讓居留區內的熱那亞人發覺船隊的移動，鼓樂隊開始敲起了大鼓，吹起了喇叭，震耳欲聾的聲音響徹雲霄。

當第一艘船被成功地拉上山坡後，不僅土耳其士兵，連希臘正教徒的東歐兵間也鼓掌歡呼了起來，他們看起來不像是在打仗，而像是充滿著在進行愉快的遊戲般的氣氛。所有的七十艘船都陸續被拉上了山坡。

4月22日，臨近中午時分，在金角灣一側城牆上監視的一位士兵，突然發出了令人驚悸的叫聲。同伴問他發生什麼事要大叫，他只是手指著前方卻說不出話來。士兵們朝那方向望過去，同時，停泊在金角灣內的船上的守衛人員也發現了同樣的情景。人們都呆立無聲，沿著視線看去，只見懸掛著紅底白色半月旗的船隻，一個接一個地滑進了金角灣。那情景簡直像是從滑梯上滑落下來的玩具船一樣。先滑下來的船隻，像是為了保護後面下來的船隻，馬上划槳排成船牆。讓所有的船隻都滑下來只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令眺望的人們瞪目結舌，以為只在一瞬間就發生了。然而，就在以為是做白日夢的人們眼前，集結而向金角灣深處駛去的土耳其艦隊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兩天前那場海戰的勝利，一度使人們團結起來。但眼前出現的不幸，頃刻間又使他們互相推卸責任，互相指責。

熱那亞人說：

「蘇丹一定是從土耳其軍中的某個威尼斯人那裡聽說了有關十五年前，威尼斯共和國曾在北義大利把整個艦隊從波河從陸上輸送到加爾達湖的情況，他這次就是借鑑了同樣的做法。」

威尼斯人不服氣地反駁道：

「我們跟你們不一樣，我們對蘇丹的態度是明確的。我們沒有靠近敵人蘇丹那一邊。穆罕默德二世不是說，他在加拉塔的熱那亞人中安插了自己的諜報人員嗎？至於 1438 年那場戰鬥的經驗，是蘇丹從在土耳其軍營裡的那個古代學者或主治醫生雅各波・加埃塔這兩個義大利人那裡聽來的。要不然，就是某個熱那亞人不守信義，告訴了蘇丹。

還有，就在自己居留區城牆外修建的工程，裡面的居民竟沒有一個人留意到，這又如何解釋？這只能認為是知道了而沒有告訴我們。」

希臘人忍著湧到嘴邊的笑在一旁觀看著。當初，這些拉丁人仗著海軍有實力，揚言說金角灣的防衛非靠他們不行。而現在，自信卻開始動搖了。看在拜占庭人眼裡不失為高興的事。



特萊維森司令並沒有理會船上的吵鬧聲，他早在土耳其船隻還未全部進入金角灣之前，就覺察到事態的嚴重，他馬上叫傳令通知了大使米諾特。米諾特也有同感，並派人請皇帝馬上召集緊急作戰會議。但完全是拜占庭式行事緩慢的宮廷，卻答覆說第二天早上再召開會議。

作為防衛海軍的總司令官特萊維森無法等到第二天，他決定利用總司令官的權限，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首先，為了瞭解在金角灣盡頭附近下錨的土耳其艦隊的動向，他命令一艘小型快速排槳帆船開到土耳其艦隊附近航行監視。同時，命令在防衛鐵鏈

沿線展開陣形的船隻，不僅要像過去那樣防止敵人來自前方的進攻，還要預想來自後面的攻擊。艦隊雖然是在金角灣內，但已經不能認為是絕對安全的了。

根據監視船隻傳回的情報，土耳其軍不僅在熱那亞居留區東側，還在灣內土耳其艦隊停泊的附近岸邊安放了大砲。這就是說，只要一靠近停泊著的土耳其艦隊，馬上就會受到岸上大砲的轟擊。另外，雖說有城牆環繞，但城牆外側的東西兩邊都有土耳其大砲，所以加拉塔的熱那亞居留區再也不是安全之地了。今後，停泊在熱那亞居留區碼頭的船隻，被迫整天都不能缺少看守。那天晚上，為了研究對策，只有威尼斯人參加的會議一直持續到深夜。

第二天，即23日，在聖母瑪莉亞教堂召開了作戰會議。參加會議的一方有皇帝、弗朗澤斯、首相諾塔拉斯以及拜占庭的重臣們，另一方有大使米諾特、特萊維森、迪耶多、科克和四名船長。單就問題的性質，威尼斯方面的列席者除了大使以外，其餘都是海男兒。另外，還有以羅馬教皇代理人的身分經常出席會議的伊希多洛斯樞機主教。熱那亞人中被邀請出席的只有陸軍總司令官的朱斯提尼亞尼一人。

與會的人們提出了多種方案。拜占庭方面有人提議讓加拉塔的熱那亞人加入，共同對付土耳其，就能獲勝。但大多數人認為，要改變熱那亞居留區長期以來的中間立場，並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並認為這個提議不適合解決緊急事態而拒絕採納。

接著又有人提出了另一種意見，就是讓部隊在加拉塔地區登陸，破壞安置在那裡的大砲，燒毀金角灣內的土耳其艦隊。但這一意見被認為不合實際，大部分人表示不同意。因為在加拉塔地

區有薩高諾斯・帕賈的軍團，要與之抗衡，必須從市內的防衛部隊中再抽調士兵，而全軍只有七千人，這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個方案是由黑海航線上大名鼎鼎的威尼斯船長科克提出的。他主張只能帶領少數精銳部隊進行夜襲行動，趁著夜色，駕船靠近土耳其艦隊用火攻，並表示自己願意擔任這個敢死隊的指揮。對此，拜占庭方面沒有提出異議。由於夜襲需要行動隱蔽、迅速，特萊維森司令提出只由威尼斯人執行這個任務是最好的。大家一致同意不通知熱那亞人，並決定在第二天，即24日半夜採取行動。

可是，不知怎麼走漏了消息，熱那亞人獲悉了行動計劃。24日早上，他們闖進了威尼斯商館，對特萊維森說，把熱那亞人排擠出來太見外了，並要求一起參加行動。自從上次的海戰勝利後，熱那亞人信心大增。皇帝也常想，有了熱那亞和威尼斯這兩大海洋民族齊心合力，共同對付土耳其就一定能夠獲勝，沒有比這更強的援軍了，因此也勸特萊維森滿足熱那亞人的願望。特萊維森無權拒絕皇帝的請求，只好同意熱那亞的一艘船也參加行動。

但當天下午，熱那亞船員說在日落之前無法找到合適的船隻，建議把行動延期到四天後的28日。威尼斯方面只好接受了熱那亞人的請求。科克卻滿臉怒色地說，在這一刻也不能耽擱的緊急關頭，就是只有威尼斯船，也得按原計劃行動。但是，事情到了現在這個地步，只有延期等待了，因為依熱那亞人的個性是不可能任其所為的。

然而時間拖得越久，知道進攻時間的人就越多，秘密暴露的危險性也就越大。結果在這四天之間，一個在加拉塔地區居住、與蘇丹認識的熱那亞人獲悉了這項計劃。

4月28日後半夜，從金角灣內君士坦丁堡的碼頭神秘地開出了幾艘船。這時，天空吹著微風，月亮躲在雲層裡。按照計劃，前面航行的是兩艘大型的威尼斯船和熱那亞船，船上雙舷堆放著塞滿棉和羊毛的袋子以防止敵人的砲擊。後面跟著兩艘威尼斯的排槳帆船，特萊維森乘坐在右邊的船上。另外，在這四艘大船的掩護底下，還有三艘小型快速船，有韻律地划著槳在靜悄悄的海面上行進。快速船正是夜襲的主角，而指揮官科克就在其上。快速船的兩翼和後面，還有幾艘滿載松脂、硫磺和油等可燃物的小船。每艘船的船尾都貼了一塊白布，以便黑暗中容易辨認。

前面的兩艘大船靜靜地向前航行。後面的兩艘排槳帆船上，四十名划槳手划槳動作一絲不亂，光滑的海面上似沒有泛起半點波浪。離開碼頭後不久，船上人員看見加拉塔的熱那亞居留區的一個塔上發出像是閃光的亮光，他們懷疑這是在向土耳其軍發射信號，但黑暗中集結停泊的土耳其艦隊卻沒有任何行動的跡象。船隊繼續向前推進。這次夜襲的步驟是秘密接近敵人艦隊，向敵船投擲可燃物品，點火後斬斷敵船的錨，然後馬上撤退。另外，如果與敵人交鋒，四艘大型船將充份發揮戰力。

當快要接近敵軍船隻時，有七十二名划槳手船速快、科克乘坐的快速船趕了上來。他們似乎不能忍受前面慢吞吞前進的四艘船而突然加快了速度。快速船很快地超越了四艘大船，一馬當先不放慢速度地向敵船衝去。

就在這時，岸上的土耳其大砲突然發射，轟隆聲此起彼落。第三發砲彈擊中了科克的船隻，小船頓時化為一團火球，沈沒了。另外兩艘快速船無法再發動火攻，好像要躲到大船陰影下一樣，開始折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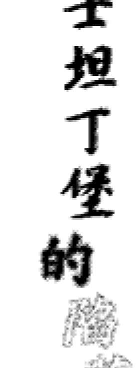
然而大船本身也受到了攻擊。兩艘大船身中數彈，船員拼命滅火，幸虧船邊堆滿了防禦袋，才沒有遭到致命的打擊。可是排槳帆船由於船身低，沒有堆放防禦的皮袋，而且敵人也似乎知道海軍總司令就在船上而集中火力猛攻特萊維森的船。很快地就有兩枚砲彈命中了，帆柱被炸飛，船體向左嚴重傾斜，海水開始湧進船艙。特萊維森只好命令船員放下小艇。不久分乘小艇的船員和特萊維森一起被僚船救了起來。和依靠天將明的一些光來追擊的土耳其艦隊之間，發生了一個多小時的海戰，直到太陽出來，兩軍才各自撤回停泊地。

科克的船沈沒後，有四十多名船員游到了土耳其兵正等著的海岸。穆罕默德二世下令把他們全部帶到陸側城牆能看到的地方，以殘酷的方法殺死。而這邊，基督教徒也把在市內捉到的二百六十名土耳其人並排在城牆上，依序逐個地把他們的頭顱砍了下來。

夜襲嚴重失敗了。威尼斯人損失了一艘排槳軍船和一艘小型快速船，失去近九十名熟練水手，科克也葬身大海。

然而，令防衛方最為不安的是，土耳其艦隊大有賴在金角灣內不走的趨勢。二百五十年前，君士坦丁堡曾被攻破一次，那就是因為第四次十字軍把金角灣收入手中後，從面向海灣的城牆成功攻入的。所以說，攻破君士坦丁堡的關鍵在於控制金角灣。

不過，金角灣的制海權還沒完全落入敵人手中。雖然土耳其船在數量上佔有優勢，但面對善於海上作戰的熱那亞和威尼斯船也不是那麼簡單就可進行攻擊的。至於夜襲失敗的原因，威尼斯人認為是由於在熱那亞人中出了叛徒。而熱那亞人儘管內心認為有這樣的可能，但表面上他們還是反駁說，科克的貪功冒進才是招致失敗的真正原因。為此，雙方關係日益惡化。



4 月只剩下最後的一天了。這天，穆罕默德二世為了打破那些自我安慰說，土耳其艦隊進灣了又如何的人們的夢想，決定採取行動。他下令從土耳其艦隊形成的船牆內側，在君士坦丁堡陸側城牆和金角灣側城牆的交會處前面的金角灣上建造浮橋。用數百個空木桶每兩個連在一起，在兩側以一定的距離並排放置，上面鋪設堅固的木板。浮橋橫穿稱作金角灣盡頭的地方，長五百公尺，寬可供五個士兵並排行走。浮橋各處旁邊還建有突出的臺架，每個臺架上安裝一門大砲。

連尼可羅這樣的門外漢，也明白這座浮橋的意圖並不只是為了讓加拉塔地區的薩高諾斯・帕賈軍團及停泊在「二圓柱」的土耳其海軍與大本營的聯繫比以前更方便，真正的意圖是為了從浮橋上向金角灣側城牆發射大砲。這種可能性是很重要的，因為位於金角灣一側的城牆，只有一重。以前防衛方一直認為金角灣的制海權在自己手中，所以這邊只安排了少量的士兵監視。現在卻不能再掉以輕心了。但由於防衛軍人數實在太少，不知要從哪抽調人員補充，這成為指揮官們頭痛的課題。還好不幸中的大幸，直到目前為止，土耳其士兵還不熟悉如何在浮橋上操作大砲，所以雖然還沒有對策但不至於立即帶來危險。

當海上防線受到威脅後，這些大海子民的威尼斯人和熱那亞人越加感到防守之艱難。在濛濛的夜色下，從加拉塔居留區開來運送救援物資的小船，以及想親自參戰，志願參加防衛軍的「加拉塔居民」增加許多。以前，任何船隻沒有居留區的許可是不能停靠加拉塔碼頭的，但現在，即使有威尼斯船因躲避敵人的砲轟駛入碼頭，也不會有不愉快的氣氛，威尼斯人和熱那亞人不再互相指責。如果說幸福使人放開心胸，那不幸也使人們敞開心懷。

第七章　最後的努力

5 月到來了。守衛在裴加埃門附近城牆的烏貝爾提諾，突然想起要去見老師喬吉奧斯。已經持續了二十天的砲擊，仍在繼續著。在巨砲的左右兩旁，還安放了二、三門大砲，每天聽不煩般以同一聲調發射近百發砲彈。自從上次總攻擊後，守衛士兵沒有再與敵人發生短兵相接的戰鬥，主要工作就是修復被炸壞的外城牆和防衛柵欄。經歷了二十天的洗禮，守衛士兵已摸清了敵方砲擊的規律，認為快開始了，他們就趕緊跑到安全的內城牆裡躲避。因此沒有一個人死亡，偶而只有幾人被炸飛的瓦礫擊傷而已。守衛士兵不把眼前的大砲稱作大砲而叫作「熊」。 巨砲是「大熊」，左右兩側的小型大砲是「小熊」。他們還開玩笑說：

「大熊好像精疲力盡了，又換上新的了吧。」

「看，小熊增多了，現在是四隻了。」

金角灣上的那場戰鬥，他們也都知道了，很多人甚至親眼看到。人，總不能老處於緊張狀態。一到 5 月，出身於義大利北部的年輕人烏貝爾提諾，就會想起故鄉布雷西亞的麥田上空高歌的雲雀。他提出想稍稍請個假，威尼斯人的隊長和同伴沒有一絲不悅地答應了。

要從君士坦丁堡西南端的裴加埃門到喬吉奧斯居住的修道院，在出了城門後要順著一直向東延伸的大路走去，大約在中途會碰到另一條從西北面的卡利西烏斯門而來的大路，在交叉路口拐彎向北轉向金角灣，還有一段路程。烏貝爾提諾熟知道路，他選擇了直插東北的近路。這條近路穿過住宅之間，旁有小菜園，這裡雖然聽不見雲雀的歌聲，但見菜園裡的葡萄樹上結實地掛滿了一串串綠色的葡萄。雖說是近路，也有相當的距離。烏貝爾提諾再次感受到拜占庭帝國首都的遼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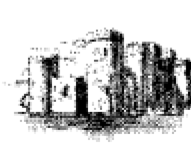
烏貝爾提諾來到了修道院的中庭，覺得這裡出乎意料地寧靜。並不是修道士不在了，而是被土耳其包圍前的那種激昂的情緒已經感覺不到了。修士們有的在內庭的迴廊上靜靜地走來走去，有的平靜地在菜園裡鬆土。此情此景，使烏貝爾提諾忽然想起了義大利的修道院。

喬吉奧斯看見烏貝爾提諾打開房門走了進來，他楞了一下，但沒問烏貝爾提諾怎麼還在這裡呢等的話。他把書桌推到一邊，讓弟子坐到木椅上。師徒倆有一段時間沒有見面了。喬吉奧斯以前一直認為這個義大利弟子很年輕，但現在看上去卻像長了五歲。他不知是該悲還是喜，一時目不轉睛地看著烏貝爾提諾。而烏貝爾提諾卻感到由衷的高興，他覺得老師一點也沒有變，周圍也沒有狂熱地高談的希臘信徒。

「你現在哪兒?」

年輕人回答說在守衛裴加埃門。喬吉奧斯用低沈緩慢的語調說道：

「包圍圈越縮越小，你也知道了吧。市內已開始糧食不足，從加拉塔居留區運來是唯一依靠，但並非所有的居留區居民都同



意這一援助行動。」

烏貝爾提諾在威尼斯部隊，當然也瞭解這一情況。他默默地點了一下頭，老師繼續說道：

「今天早上，蘇丹派來了使者，是從馬摩拉海那邊的碼頭秘密上岸的，所以很少人知道。使者名叫伊思梅爾·貝古，原是希臘人，後來改信了回教。蘇丹提出投降的條件是：皇帝退位並支付十萬拜占庭金幣。皇帝拒絕了。」

有關這些，烏貝爾提諾並不知道。他想起了常在自己防守的城牆上看到跟自己父親一般年齡、不辭勞苦慰勞守城士兵的皇帝，想起了皇帝高貴的儀表和親切的話語，他覺得怎麼也不能責怪皇帝拒絕了蘇丹的條件。

在後來的談話中，師徒倆並沒有談到攻防戰役，因為倆人心裡都明白今後仍將堅持各自的立場。他們把話題轉到了哲學。烏貝爾提諾非常懷念剛住在君士坦丁堡的日子，盡情回味當時的情況。到了傍晚，修道院裡響起了晚鐘。年輕的弟子像往常一樣說了幾句道別的話，而老師卻沒有說一句話，只是眼裡洋溢著溫柔的笑意。

皇帝又讓弗朗澤斯去解決難題。居民們抱怨聲日起的糧食短缺問題，已到了不能不管的地步了。居民有三萬五千人，加上近三千的外國人，要解決近四萬人的糧食問題並非易事。自從4月20日四艘船補給過後，來自外面的援助就完全中斷了。雖然加拉塔的熱那亞人有時會運來糧食，但並不是免費的。而且自從土耳其加強了對居留區外的加拉塔地區的控制後，熱那亞人也難以得

到外面的援助。君士坦丁堡市內飼養的牛羊也很有限，這個季節的菜園也沒有足夠的產量。

弗朗澤斯向皇帝進言，鑑於目前國家財力不足，應該向有錢的個人和教會及修道院募捐，用捐款盡量購買大量小麥粉，向每個家庭配發最低需要量。皇帝同意了，並立刻執行。但募捐到的款項比預期的少得多，皇帝越加憂慮，但居民卻不再發洩不滿了。

這段日子，砲擊仍未停止。「大熊」可能由於故障或破裂，有時會沈默下來，但是「小熊」補充容易，吼聲沒有一天停止過。由於敵人沒有發動進攻，所以沒有出現人員死亡的事情。城牆外大砲的轟隆聲與城牆內教會的報時鐘聲奇妙地合唱，使人們稍微忘記了大軍壓境的恐怖。但圍城已經一個月了。

5 月 3 日早上，皇帝召見了威尼斯大使米諾特和特萊維森司令。皇帝的身旁，只有弗朗澤斯陪同。四十九歲的君士坦丁十一世，不時用手弄著他那又白了許多但修飾整齊的絡腮鬍子，態度誠懇、用親切的語調說著。

早在1月26日，大使米諾特接受了皇帝的請求，派使者回國要求派遣援軍，並表示使者最遲應該在 2 月中旬會抵達威尼斯。但直到包圍開始的 4 月初，威尼斯政府的答覆仍還沒到達。不過最近有消息傳來，威尼斯本國正在組織艦隊。

由於形勢緊迫，皇帝向兩位威尼斯人請求道，雖然艦隊近期會來到，但仍希望派出使者，告訴艦隊這裡情況十分危急，請他們早日趕到君士坦丁堡。米諾特和特萊維森慨然應允。

當天半夜，十二名自告奮勇的船員乘坐著一艘船，悄悄地從打開的防衛鐵鏈駛出。這是一艘有兩根帆柱、必要時可使用槳葉的小型快速船。為了防止被敵人發現，船上插著土耳其旗幟，船



員們全都穿上了皮製的土耳其式上衣，戴上了頭巾，他們全都是威尼斯人。終於，他們成功地騙過土耳其士兵逃了出來。快速船張開風帆，乘著強烈的北風，像風般南下，很快就消失在眼界之外。

但是困在君士坦丁堡的人們，卻不知道在威尼斯事情發生的經過。

首先是大使米諾特派出的使者，在出發後不到一個月，即2月18日就回到了威尼斯。第二天，元老院就召集了會議。在威尼斯共和國，外交問題由元老院審議，所作的決議就是最後決定。那天，元老院決定了以下的事情。

選出了指揮十五艘排槳軍船的司令官和副手，同時決定在25日，把準備接受皇帝的請求派遣援軍的事通知羅馬教皇、日耳曼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那不勒斯王、匈牙利國王，並勸說這些有關國家盡快對土耳其採取相應的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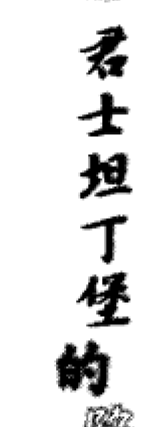
3月，威尼斯造船廠，在如同戰時體制的氣氛下，日夜加緊整備要派往君士坦丁堡的艦隊。為此，元老院投入了三千達卡特的臨時支出。

4月13日，威尼斯元老院通過了對司令官阿爾維澤・隆戈的任命。他將於四天後的17日，率領一支由十五艘船組成的艦隊離開威尼斯港。艦隊先從亞德里亞海南下，在伯羅奔尼撒半島南端的莫頓補充物資後，逕直開往位於達達尼爾海峽入口處的特內達斯島。在那裡待到5月20日，等待從內格羅龐特基地開來的由雅各波・羅瑞丹司令指揮的艦隊，然後，隆戈的艦隊歸由羅瑞丹指揮。接著由羅瑞丹再帶領自己的艦隊、隆戈的艦隊以及從克里特而來的艦隊，一齊開往君士坦丁堡。

如果到了5月20日，羅瑞丹的艦隊還沒到達，而隆戈又充分摸清了敵人的情況，他也可以自己率領艦隊開往君士坦丁堡。到達拜占庭帝國首都後，再歸大使米諾特和特萊維森司令的指揮，作為皇帝的海軍參加防衛戰役。但是，在5月20日之前，無論具備什麼樣的條件，都不能去君士坦丁堡。這是元老院向隆戈下達的命令。

要是一切順利的話，這支僅排槳軍船就超過三十艘的艦隊，就能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前到達，並消滅在防衛鐵鏈外巡迴的土耳其艦隊，與其他友軍一起消滅金角灣內的土耳其船。這樣金角灣的制海權將重回基督教徒手中，打破土耳其在海上的包圍圈，君士坦丁堡也就能脫離被孤立的狀態。所以5月3日皇帝對事情的推測是有道理的。

可是，隆戈率領的十五艘船，原定於4月17日出發的卻延遲了兩天。另外，必須在5月20日之前率艦隊從內格羅龐特出發趕到特內達斯島的命令，直到5月7日，才傳到羅瑞丹那裡。而且羅瑞丹還不能立即帶領艦隊直接去特內達斯。因為根據元老院下達的命令，他要先繞過伯羅奔尼撒半島，去到科爾夫島，接載當地的總督後，再折返內格羅龐特，在那裡等待從克里特來的艦隊，然後才轉向特內達斯。威尼斯共和國行事向來謹慎，第二天，又發出指令派遣一名與皇帝談判的特使同行。特使馬切洛是在稍後幾天才從威尼斯出發的，總司令官羅瑞丹認為，即使艦隊具備了出發條件，但只要特使沒到，他們仍不能行動。就這樣，要在5月20日之前趕到特內達斯，已經是夢想了。另一方面，隆戈的艦隊離開莫頓後，沒有停泊內格羅龐特，逕直去了特內達斯。但到達的時間仍比預期的晚了三天。到達後，隆戈沒有發現羅瑞丹的



艦隊，因自己已經遲到了，躊躇再三是否要立即按原計劃行動，但最後還是決定暫時在原地等待友軍的到來。

土耳其軍從陸地到海上佈下的嚴密包圍網，使君士坦丁堡內的人們無法獲知外面的情報，而外面的人也不可能知道拜占庭帝國首都危急的現狀。

在君士坦丁堡，人心動搖越來越明顯。敵人的砲擊一直沒停過。在加拉塔地區設置的大砲，讓沿防衛鐵鏈佈防的基督教船隻，一刻也不能放鬆警戒。浮橋上的大砲，給金角灣一側的城牆造成的損壞越來越大。在砲擊集中的陸側，損壞更為嚴重。守衛在沿皇宮城牆的鐵達爾迪，親眼目睹了一個塔的上半部被砲彈直接命中擊毀的情形。陸側城牆受損最嚴重的是美索提基溫城牆和只有一重的皇宮旁城牆。曾體現著拜占庭帝國輝煌歷史的君士坦丁堡，現在正暴露在安那托利亞山民的三面砲擊下。

在這個時候，威尼斯人和熱那亞人再次發生了衝突。威尼斯人本來就不滿熱那亞人在加拉塔居留區所持的中立態度，忘不了夜襲失敗的怨恨。他們認為雖然稱作同伴，但無不懷疑熱那亞人遲早會拋下自己而逃跑。因此，他們提出要熱那亞商船也像威尼斯商船一樣，把錨和帆拆下由皇帝看管。但熱那亞人反駁說這是對他們的侮辱。

「為什麼會有這種無聊的想法。逃走的話，不等於拋棄加拉塔嗎？我們決不能拋棄二百年間建立的財富、還有我們的城市和我們的子孫！居留區是養育我們長大的地方，不管任何犧牲我們一定要戰到最後一滴血。」

熱那亞人既然這麼說了，同樣是通商國家的威尼斯人也就無話可說了。但對於居留區與蘇丹還有往來的事實，威尼斯人仍耿耿於懷。而熱那亞人卻反駁說，我們地方長官所做的，都是事先通知了皇帝、為了皇帝的事情。

實際上，拜占庭方面並沒有完全斷絕與土耳其的談判。由於君士坦丁的存亡直接關係到加拉塔的命運，所以地方長官洛美利諾也一直在拼命地努力。但穆罕默德二世開出的條件仍然堅持不變，就是要支付賠償金和皇帝退位，認為只有接受這些條件，才能保障居民的生命和私人財產。大部分大臣都傾向於接受蘇丹的條件，到現在還一直有人在勸說皇帝。陸軍總指揮官、熱那亞人朱斯提尼亞尼說得更為直接，他說：

「陛下，我們一直在等待軍事力量來挽救這座不幸的城市，但這是無望的。看敵人的陣勢，近期內又會發動總攻擊。如果陛下願意與大臣們一起先逃到伯羅奔尼撒半島，在那裡重整軍勢，再考慮將來如何奪回首都，我願意向您提供自己的排槳帆船。」

皇帝撲簌簌地掉下淚來，答道：

「對你的忠告我衷心感謝。你們西歐人，為了保衛不屬於自己的國家，日夜心力交瘁。那我怎能拋棄我的國民呢？不，各位，我萬萬做不到。我要與我的國民、我的首都同生死。」

皇帝仍寄望於威尼斯艦隊的到來。皇帝與總司令官羅瑞丹是舊知己，他相信羅瑞丹的人品和能力勝過十艘排槳帆船。

朱斯提尼亞尼的猜想完全正確。5月7日，太陽下山後四個小時，土耳其軍發動了第二次總攻擊。

蘇丹沒有重蹈第一次總攻擊時的覆轍。這次總攻擊集中在遭到最嚴重砲擊的美索提基溫城牆，在這不足二公里長的地方，投入了三萬多兵力。迎擊的守衛部隊只是朱斯提尼亞尼直屬的熱那亞士兵和皇帝手下的一千希臘精銳士兵。伊希多洛斯樞機主教手下的士兵也去支援，但人數還是不足二千。土耳其兵照例手裡拿著攀登城牆用的帶鉤繩索、攻城長梯、槍和弓箭，迅速越過了護城河已經被填平的地方。

這時，砲聲停止了，城內響起了告急的警鐘。攻方敲著大鼓，吹響了喇叭和笛子，發瘋般吶喊。在進攻的士兵當中有些人緊偎著防衛柵欄保護自己，其中也有米海洛維齊。因為第二次總攻擊的主力，是由和守方一樣的基督教徒為主的非正規軍團。蘇丹近衛隊的葉尼契利軍團的士兵，負責在護城河邊持刀督戰，威脅那些因恐懼而逃回的士兵，如果無效就毫不客氣地殺掉。米海洛維齊覺得比自己年輕的蘇丹要讓手下的士兵，比起面前的敵人，更害怕身後那些督戰的「戰友」。

防衛士兵拼死抵抗，但進攻的士兵也不甘示弱，因為他們只能進不能退。前面的士兵被箭射中，被槍擊斃，倒在地上的屍體成為隨後蜂湧而至的士兵的踏腳板。攀在防衛柵欄的士兵被長槍捅倒，從外城牆的缺口處正要往上攀登的士兵，紛紛被勇猛善戰的防衛方士兵在適切的瞬間，無聲地殺掉。

儘管防衛方士兵奮力頑抗，再怎麼殺仍然源源不斷擁入新的敵兵，使他們累積疲勞卻不知該怎麼辦。防衛方連替換防守的餘裕都沒有，而且得不到其他守區士兵的輪替。因為，在南面的裴加埃門附近和北面的皇宮周圍一帶，也不知何時會成為攻擊的目標。這一帶的土耳其軍雖沒有作攻擊準備，但已在城牆前排成一

列佈好了陣形，大有可隨時發動進攻的態勢。而在防衛鐵鏈外的土耳其艦隊，以及金角灣內的土耳其船隊，雖然還沒進攻，卻不停止搬運船隻。如此一來，己方也不敢輕易調動。

激戰持續了三個小時，土耳其軍死傷了許多士兵，但仍不能進入外城牆。穆罕默德二世只好燃起撤退的藍色烽火，戰後遺留下的屍體遍地都是。

防衛軍好不容易得到了喘息的機會，幸虧死傷者不多，把死傷士兵運回市內後，顧不了休息，又拖著疲倦不堪的身子修復倒下的防衛柵欄，用土袋子加固外城牆被破壞的地方，一直忙到天明。

從第二天起到11日的連續四天，土耳其軍的砲擊更加激烈，主要集中在美索提基溫城牆中央的聖羅馬諾斯軍門一帶和環繞皇宮的城牆與金角灣邊的城牆相交處。這時，在海側的戰況，如何防止浮橋上的大砲帶來更大的損害，也成了急待解決的問題。

在聖母瑪莉亞教堂舉行的作戰會議上，正在討論加強陸上防衛部隊的可能性。他們絞盡腦汁，但都毫無辦法，最後只好決定讓海軍總指揮特萊維森的部隊登陸增援。一直跟隨特萊維森行動的威尼斯船員雖然不願意棄船上岸，但得知上司已經接受了命令，也只好同意了。特萊維森還推舉副官阿爾維澤・迪耶多為繼任人選，這個提議無異議通過了。

迪耶多雖然沒有海軍的專業經歷，但長期以來擔任著黑海航路船長的工作，不需要海圖也諳知這一帶海域。他頭腦冷靜，在船員中有很高的聲望。這些都是特萊維森推薦的理由。就這樣，船醫尼可羅的直屬上司，由特萊維森換成了迪耶多。這位威尼斯海軍將領在那次夜襲時被倒下的帆柱砸傷了左腕，現在脖子上還



吊著繃帶。只見他一身盔甲打扮，手裡只拿著刀槍，下了船後，決然地朝防守地區——沿著皇宮的城牆走去。他的傷還沒有完全好，尼可羅一直放心不下，準備利用在醫療所工作的空隙，每天給司令治療一次。

給防衛部隊的補強終於在千鈞一髮之際完成了。這天半夜，土耳其軍發起了第三次總攻擊，目標集中在皇宮周圍的城牆。土耳其軍投入了五萬士兵，個個都是精神飽滿的新戰力，他們是從安那托利亞軍團和歐洲軍團，以及薩高諾斯·帕賈率領的軍團中選拔出來的士兵。這些士兵的出身地雖然各不相同，但都是土耳其人。其中特別是從土耳其民族誕生地安那托利亞來的士兵，作戰異常勇敢、凶猛。

相反地，大使米諾特、特萊維森指揮的、以威尼斯人為主力的拉丁人部隊卻不足二千人。這一帶的城牆雖只有一重，但高度和厚度與內城牆差不多，在經過連續四天的砲擊後，難逃滿目瘡痍的命運，其中一道城門在砲擊中完全損壞，只堵著幾個應急的柵欄。不過敵人也無法簡單地攀爬，即使能夠容易地接近城牆，也只有很少的土耳其士兵能靠近等在城牆上的守備士兵。展開激戰的地方，依然是在僅用柵欄支撐的城門附近。在那裡，防衛士兵一邊把倒下的同伴運走，一邊殺死蜂湧而至的敵人，個個面貌變得像鬼一樣。

土耳其兵也在拼死作戰，他們不敢後退半步，因為在身後有持刀督戰的葉尼契利軍團的士兵。穆罕默德二世讓士兵對己方的害怕勝過敵方以提高戰力的方法，就是對同樣血統的土耳其士兵

也不例外。

結果，土耳其的第三次總攻擊也不能攻破基督教徒的防衛線。四小時後，土耳其兵開始像退潮般地後撤。這次進攻給防衛方帶來的損失非常大，死亡人數是上次的兩倍。顯而易見，穆罕默德二世會把攻擊主力繼續放在美索提基溜城牆和皇宮周圍的城牆上，而防衛方卻沒有決定性的反擊方法。兩天後的早晨，守在環繞皇宮的一個城門——卡里加利亞門的一位士兵發現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實。

穆罕默德二世打算挖掘坑道，一直延伸到城牆的下面，然後塞進炸藥引爆。對此，防衛方並不是沒有想到，特別是特萊維森和朱斯提尼亞尼兩人在包圍戰剛開始時，就在作戰會議上提出過這種擔憂。但是當時拜占庭方面確信地認為，土耳其軍雖然數量眾多，但他們不具備挖掘坑道的能力，所以兩個西歐人也不好再堅持下去了。

但是，一改傳統土耳其軍作戰方法的穆罕默德二世，當然也想到用炸藥炸毀城牆。這項工作開始時並不順利。土耳其兵在「魯美利・希薩利」工程中積累了在地上堆積大石頭的經驗，但對於在地下挖掘長長的坑道，既沒有技術也沒有經驗。他們試挖了一下，但坑道不但沒有到達預定的地點，反而偏向不同的方向，一點用也沒有。蘇丹命令手下將軍尋找有經驗的坑道夫。很快地，薩高諾斯・帕賈傳來說在自己的軍團有幾個人曾在塞爾維亞銀礦當過礦工。從第二天起，挖掘坑道的工作就由這幾個專家負責。

穆罕默德二世命令他們挖一條可直通卡利西烏斯門下面的坑道。坑道夫們為了不讓城牆上守備的士兵發現，決定從較遠的地



方開挖，但挖不久就遇到了堅固的石層，終告無法再繼續下去。蘇丹又命令他們轉向卡里加利亞門附近的城牆，因為那裡環繞著皇宮，並且只有一重城牆。

坑道夫們又在不讓人發現的遠方開始挖掘。不久，城牆上的監視兵對從坑道往外搬運泥土的行動覺得可疑。然而坑道夫們卻不知道自己已被發現。防衛方首腦接到報告後，個個嚇得面如土色，但無法馬上提出對策，他們能做的只是不讓敵人知道自己已被發現，並派人也在城內尋找坑道專家。

非常幸運地，坑道專家很快就找到了。他是跟隨朱斯提尼亞尼的傭兵中的一位日耳曼人，名叫格蘭德，到目前為止是以一名普通士兵在戰鬥。他立即被提升為技術士，以進行反地道作戰。首相諾塔拉斯給他配備了一隊希臘士兵。

格蘭德被賦予的任務是防範敵人的進攻於未然，有機會的話，還要阻止敵人繼續挖掘。這個日耳曼人首先仔細地勘察了城牆外地表的情況，由於不能出城，他只好站在城牆上眺望。忽然，他發現了一個地點，並迅速推測出敵人挖掘的坑道的位置。於是，馬上命令手下從牆內向那個地點開始挖進。

5月16日，即格蘭德發現敵人的挖掘地點後的第二天，就證明了他挖掘技術之高超。希臘士兵漂亮地挖到了土耳其人所挖的坑道。他們燒燬了支撐坑道的柱子，幾名敵方的坑道夫被壓在柱子下面，當場斃命。敵人在坑道內尚未放置炸藥。

可是，沒有人認為蘇丹會因此而停止挖掘。格蘭德被委為工兵隊指揮，城牆上看守的士兵也被指示，只要一發現敵人有可疑行動就立即報告。五天後的21日，第二次挖掘成功，再次幫助了防衛方。這次，侵入土耳其坑道的希臘兵採用了在坑道裡放火生

煙，把敵方坑夫燻出坑道的戰術。當然，破敵成功後，坑道夫們不忘將從城內挖出來的坑道填埋好。

成功使人忘了辛勞。兩次成功，使格蘭德和他手下的工兵士氣良好，信心高昂地連黑夜也無礙他們的視力。從第二天起，連續四天，他們每天破壞土耳其軍的一個坑道。連續失敗六次的穆罕默德二世，似乎終於對坑道戰術死心。因為，在那之後仍一直不敢放鬆監視的格蘭德，失去了他做為技術士的工作。

然而，這個二十一歲的土耳其年輕人的腦海裡，像機器般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尋找任何一種可能的辦法。從格蘭德第一次破壞坑道成功的那天起，還不到兩天，即18日早上，在陸側城牆上守衛的基督教徒突然發現眼前聳立著會讓人懷疑自己眼睛的怪物。

烏貝爾提諾發現的東西，聳立在黃金門和裴加埃門之間的城牆前。它一定是事先在後方做好，趁著夜晚運到護城河邊的。高度比外城牆各處守衛的塔還要高。這個木頭結構的巨塔，四周用牛羊皮覆蓋，無法看到裡面，但裡面一定有樓梯，因為從塔頂不斷有箭射向防衛柵欄的守衛士兵。



防衛方也射出火箭，想燒掉那個巨型怪物，但都不能奏效。一整天，土耳其士兵在木塔射出的飛箭的掩護下，得以在護城河上持續修築寬闊的道路。這條護城河寬二十公尺，深一至一點五公尺，長約五公里，要填平這條護城河，即使是對使用人海戰術的穆罕默德二世來說，也是近乎無法實現的事情。但為了使士兵和木塔愈早愈確實地接近城牆，必須在護城河各處修築和地面等高的道路。這項工程之前就有在進行，但自開始借助木塔的掩護以來，工程有了超前的進展。

蘇丹的意圖顯而易見，但防衛軍絕不會讓他得逞。這天後半夜，他們派出一支敢死隊，秘密地從外城牆潛出，在護城河幾乎完工的大路上挖洞穴，把炸藥放進裡面引火爆炸。因預先選擇了靠近護城河的外端埋設，隨著巨大的爆炸聲，不只大路被炸毀了，連在護城河旁聳立的木塔也倒下，被成功地燒掉了。

與此同時，在美索提基溫城牆，以及靠近皇宮的卡里加利亞門附近，也陸續響起了爆破聲。在火光照亮的黑夜中，到處可見遭到意外打擊抱頭亂竄的土耳其兵。守衛士兵忘卻了一天的疲勞，看著這一切。第二天早上，唯一一座倖免被燒的木塔，在防守士兵們的喝采聲歡送下，被拖到了後方。

然而，除了這次戰役和格蘭德的坑道爆破成功外，防衛方沒有更多令人感到高興的好消息。經過幾次海陸激戰和敵人不間斷的砲擊，雖然死亡人數出奇的少，但傷員卻與日急速俱增。彈藥貯存已見底，糧食短缺，無論採取什麼措施，也無法逃過人們的眼睛。現在連女人們都說，等待外來的援軍是唯一的希望了。

5月23日下午，在馬摩拉海一側的城牆上看守的一名士兵，發現了一艘朝著首都北上而來的小船。封鎖海面的土耳其艦隊似乎也發現了那艘船，很快就出動了數艘土耳其船隻，企圖阻撓那艘船的去路。只見小船巧妙地躲過，繼續北上。由於沒有風，只有靠槳決勝負。雖然追擊的土耳其船拼命划槳，但小船的舵槳操作更加敏捷，土耳其船無法追上。原本看輕小型船而不在意，等到幾艘土耳其船從停泊地趕來增援時，已經太遲了。小船成功地從預先打開好的防衛鐵鏈的缺口處駛入了金角灣。這艘船正是二十天前，擔負尋找威尼斯艦隊的使命，突圍出去的那艘船。很快，

從碼頭到市內的每個角落都知道了這一消息。所有的人，包括守衛陸側城牆的士兵，都以為這艘船是趕來報告增援艦隊將要到來的消息。人們滿懷希望，期待著好消息的傳出。

船長還沒來得及換去一身髒衣服，就由特萊維森和米諾特帶領，前來參見皇帝。聽完船長的報告，皇帝和在座的防衛軍首腦臉色都變了。

這艘威尼斯小型快速船順利突圍後，經過馬摩拉海和達達尼爾海峽，為了尋找己方艦隊的蹤影，他們繼續南下。出海峽後，在附近耐心地一個島嶼一個島嶼地找，始終看不見威尼斯艦隊，附近島上的居民，連顯示有艦隊接近的極小消息都沒人知道。尋找持續了兩週，直到船長覺得再找下去也是徒勞無功時，只好把其他十一名船員召集起來，向大家說他的想法，讓船員來決定今後該怎麼做。一個船員說道：

「兄弟們，在我們離開時，君士坦丁堡已是處於每天都提心吊膽，不知何時會再受到敵人的總攻擊的情況。大家心裡都明白，拜占庭帝國的首都最終將會被那個殘暴的蘇丹所滅，這都是因為希臘人的無能招致的結果。



兄弟們，我們的任務已經完成。現在應該回到基督教徒的國家去。再說，現在首都說不準已經落入了土耳其人手中。」

然而，另一個船員要求發言：

「兄弟們，皇帝靠我們出來找艦隊，我們雖然沒找到，但已盡了自己的努力。但我們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必須把結果向皇帝報告。我認為必須回到君士坦丁堡去。首都是否已經落入土耳其人手裡，或仍由基督教徒掌握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回

去。雖然等著我們的不知是生還是死，但我們還是要把舵轉向北面。」

船長和其他十名船員都同意了這個意見，原先表示反對的那個人，也在得出結論後不再說甚麼。就這樣，這艘威尼斯小船回到了君士坦丁堡。這十二個船員並不知道，六天後，隆戈率領的艦隊就抵達了特內達斯。

皇帝的臉頰閃著淚光，逐一向十二位船員表達了謝意。沈痛的氣氛籠罩著大廳，在場的每個人終於明白，不能再期待外面世界的援助了。

在這些日子裡，敵人的砲擊依然猛烈。特別是在聖羅馬諾斯軍門一帶，遭集中砲擊的結果，雖然防衛方拼命進行修復工作，但外城牆已經破爛不堪了，令人感到無計可施而絕望。有幾個地方被「小熊」擊中後尚能努力修復，但如被「大熊」那五百公斤重的砲彈直接命中的話，所有的辛苦都化為泡影。現在，威嚴地聳立在那裡的只剩下內城牆了。就算後退防守，防衛方的戰力也不充分。而且守衛的人們的神經也變得不堪負荷背水一戰般的脆弱。那天的晚鐘，在君士坦丁堡的人聽來，猶如喪鐘一般。

圍城已經快五十天了。

第八章　逐漸崩潰的人們

市民們覺得只有依靠上帝了。崇尚超現實的人，往往會被其他超現實的事物搞得心煩意亂。過去人們很少說起的傳聞，現在又在私下談論了起來。

人們重新想起了這樣一個預言，即拜占庭帝國將亡於與最初的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同名字的皇帝手中。還有人說，大帝的立像是一隻手指向東方，意思是從東方來的人將會滅亡帝國。另外有一種傳說說道，帝國在滿月漸成形時是不會滅亡的，過去人們神采奕奕，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但24日滿月後，月亮一路轉缺，人們就膽怯了起來。而且在滿月的那天夜裡，出現了月蝕，持續三小時的昏暗黑夜，令本來就迷信的拜占庭人更覺得這是不祥之兆。月亮是拜占庭帝國的象徵，上帝要拋棄帝國的想法，沈重地壓在人們的心頭。

第二天，人們捧著聖母瑪莉亞的畫像，在君士坦丁堡街頭上遊行。隊伍中，除了須在城牆上守衛的士兵外，幾乎所有的人都參加了。當隊伍將到達市中心時，畫像突然從擺放的臺上滑落下來，人們慌忙停住了腳步，準備拾起掉在地上的畫像。畫像是在木板上描繪成的，但不知為何卻像鉛一樣重，一個人根本拿不起，

最後幾個人合力好不容易才把它搬回原處。這件事令人們的心情更加黯淡了。

然而，不祥之兆並未就此停息。當隊伍開始繼續行進時，突然下起了雷雨，還夾雜著小冰塊，激烈的大雨像無邊的水柱從天而降，道路很快變成了河川，遊行難以繼續，人們爭先恐後地尋找逃難的地方四處奔逃，雨聲把敵人的砲聲完全掩蓋了。

次日一早，濃霧籠罩著。這種現象以前在 5 月底是從未出現過的。於是，人們又開始竊竊私語，說這些不合時令的濃霧，是掩護主耶穌基督和聖母瑪莉亞離開首都的。

帝國大臣們再次勸皇帝放棄首都，蘇丹也派使節來要皇帝選擇打開城門。但皇帝只是回答說，要和城市及市民命運與共。

在同一天，土耳其的陣營也有點動搖了。包圍已超過了五十天，君士坦丁堡卻還堅守著。敵方在遭受不間斷的砲擊下，竟沒有一名士兵能跨越外城牆。這時有消息說，威尼斯的艦隊已經出發，搞不好明天就會到達。如果那時打起海戰，看現在土耳其艦隊的無力，就沒有一個人敢抱樂觀態度了。另外，還流傳說匈牙利軍也來參加救援。要是匈牙利撕毀與土耳其的協約，由猛將胡尼雅迪率領部隊越過多瑙河，再加上從海上來馳援的威尼斯艦隊，十六萬土耳其大軍將無論如何也不能再留在君士坦丁堡了。在26日的作戰會議上，正反映了這種氣氛。

首相加利路・帕賈不失時機地開始極力地說:「我們必須放棄進攻，解除包圍。故去的蘇丹也曾經經歷過這種事，撤退並不丟臉，無謀才是大國領導者的大敵。西歐各國不可能一直對拜占庭



帝國坐視不救，威尼斯共和國已經派出艦隊，熱那亞作為基督教國家遲早也會有所行動。土耳其在還能保有聲譽撤退時，應該有勇氣作出撤退的決定。」

論國政經驗列席者中沒人比得上的老首相的話，像是強烈訴諸在座的每位大臣的心。他們似乎這才發現自己的主人只不過是一個二十一歲的青年，而開始重新審度蘇丹。站在穆罕默德二世後面的托蘆桑發現，雖然表面裝著冷靜，主人的手卻因隱忍的怒氣而用力緊握著。

不只托蘆桑發現了二十一歲青年冷靜的憤怒。大臣薩高諾斯・帕賈站了起來，用激烈的語氣開始反駁道：

「歐洲君侯們一直互相爭鬥，我認為他們沒有餘裕共同前來救援拜占庭。即使威尼斯艦隊來到，他們也不能衝散我們陸上的士兵。我們仍有十六萬勇猛的戰士，想起過去亞歷山大大帝就曾率領為數不多的部隊征服了半個世界。到了這個時候，我們不能後退，只能進攻!」

聽完薩高諾斯有氣勢的演講後，年輕的將領紛紛站起來表示贊同，室內氣氛為之一變。最後，當穆罕默德二世宣佈三天後發動總攻擊時，再也沒有一個人出來反對了。

這時，蘇丹穆罕默德二世完全回復了平靜，他逐一向武將們發出命令。艦隊將從金角灣的內外兩側進攻基督教的艦隊。薩高諾斯・帕賈的軍團攻打金角灣一側的城牆，其他軍團決定由蘇丹親自指揮，大舉進攻所有陸側的城牆。

很快地，城牆裡的人們就獲悉了敵人的這個決定。不知是誰向城裡射了數支捲有字條的箭，守軍用沈重的心情看完了字條上的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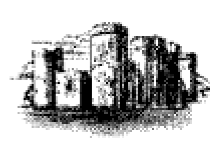
這天夜裡，土耳其軍營內如白晝般明亮，連城牆上的人們也能清晰看見每個帳篷附近的土耳其人。土耳其兵到處燃起了火炬，還把黑油倒在地面，點起了大火。火牆中紅色金質的蘇丹帳篷浮現著。敲著大鼓，吹著笛子，伏在地上向阿拉祈禱的土耳其人猶如鬼神般在舞動，都浮現在火牆背景中。囂鬧一直持續到半夜才歸於沈靜。

第二天，即27日，雖在斷食期間，但大砲卻不包含在內，整天的砲擊仍然繼續著。一些不用參加砲擊的土耳其兵，在後面努力地從事攻城梯子和帶鉤繩子的準備工作。另外，可以看見身披白色大披風、騎在黑馬上的蘇丹帶領一群武將視察各隊，風馳電掣般一閃而過。

基督教徒方面，雖然直接守衛在城牆的士兵已經知道愈來愈近的總攻擊即將開始，但士氣卻絲毫沒有衰退。被炸落的石塊擊中受傷的朱斯提尼亞尼，只在自己的船上接受治療，隨即又回到了自己負責的戰區。在受損最嚴重的美索提基溫城牆上，時時可以看到皇帝或朱斯提尼亞尼的身影。

這天晚上，土耳其陣營仍像頭天晚上一樣，一直點著火鬧到半夜才沈入睡眠。而防衛方的士兵在完成防衛柵欄和城牆的修復後，仍不能離開陣地，只能在城角塔邊稍睡片刻，這是他們唯一被允許的休息方式。

翌日的28日，穆罕默德二世看完全軍在預先決定的戰鬥位置上的佈陣後，允許大家休息一天，砲擊也停了下來。蘇丹開始帶領一班大臣到各陣營去鼓舞士氣。過去，蘇丹的父親總是親自大聲地鼓勵士兵，但穆罕默德二世卻讓手下的人對同樣被鼓聲召集而來的士兵進行鼓勵。那位武將對士兵們大聲說道：



「蘇丹閣下為你們著想，他允許城破後給大家三天時間去搶奪。除了阿拉和先知穆罕默德外，沒有其他的神。明天的戰鬥，就是實現先知許下的預言的聖戰。明天我們一定能捉到很多基督教徒，把每個俘虜賣兩個達卡特去當奴隸如何？城裡的黃金都將屬於我們的，我們很快就要成為富豪。把希臘人的鬍子結成土耳其狗的項圈吧。

阿拉之外別無他神，生生死死都是為了對阿拉的愛!」

士兵們揮舞著刀槍，大聲歡呼應和著。蘇丹宣佈把君士坦丁堡的所有財富都分給士兵，這對他們來說充滿了誘惑，因為他們深信眼前的這座城市是地中海中最富有的，而不久就要實現了。那天晚上，經過三天斷食，頭腦非常清澈的士兵們早早就進入了夢鄉。

就在同一時刻，在威尼斯商館內，大使米諾特正召集所有的威尼斯人在說話。他為了作出榜樣，沒有讓自己的妻子兒女去避難。他簡明扼要地說道：

「我們的行動，無論是至於死地或受惠而生，都是從完成基督教徒的義務出發的。相信我們對祖國的心是不會被背棄的。祖國一定會理解、尊重我們做的決定。戰爭開始後，與其擅離職守，不如選擇死亡!」

接著在每個人的酒杯裡都斟滿了故鄉的葡萄酒。尼可羅在為特萊維森治療左腕上的傷口，傷勢確實地快速好轉，這是他唯一感到開心的事情。

一整天，在君士坦丁堡市內的教堂鐘聲響個不停。鐘聲既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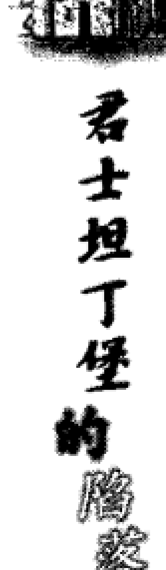
像神經質鏘鏘響的警鐘，也不像拖長尾音發出工工聲的喪鐘。雖然跟平時彌撒時的鐘聲一樣，卻不停地鳴響著。這在西歐，只有當羅馬教皇去世時才會這樣。5月28日黃昏，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在這種鐘聲中，默默地走向了聖索菲亞大教堂。

自從去年12月12日舉行過宣示東西教會聯合的彌撒後，已經過了五個多月。反對聯合的人一次也沒去過首都第一的教堂。但也許是感覺到這次是最後的彌撒了，沒有人再說甚麼，在背倚晚鐘的聖索菲亞大教堂廣大的正廳，各階層的人們開始聚集，皇帝在大臣們的陪同下也來參加。「拉丁區」自威尼斯大使以下的重要人物也來了。儀式由君士坦丁堡總主教、教皇代理人伊希多洛斯主持。反對聯合的修士們也有參加，唯獨不見喬吉奧斯的影子。

東方的希臘正教與西方的天主教歷時半個世紀，從無數次大會上的深度宗教理論爭到老百姓的彼此憎惡，聯合問題深深地刺傷了歐洲世界的心靈。現在，在這一瞬間，聯合終於得以實現。在伊希多洛斯的祝福聲中，無論旁邊跪著的是希臘正教徒還是羅馬天主教徒，都自心裡洋溢著宗教情懷互相擁抱。彌撒結束後，人們有的各自回家，有的則回到自己防守的陣地。

年輕的烏貝爾提諾，眼睛裡充滿感動的淚水走向裴加埃門。冷靜而通達的商人鐵達爾迪，心裡湧現無法排遣的情懷一邊走向沿著皇宮的城牆。只有尼可羅因為要把商館內的醫療所轉移到船上，所以沒有時間去聖索菲亞大教堂。

弗朗澤斯應皇帝邀請，出席了防衛軍重要人物參加的會議。皇帝首先對在座各位長期以來的勇敢和努力表示感謝，特別對威尼斯和熱那亞的義大利人說道，感謝他們過去的盡力幫忙，並表示在將要來臨的最後戰鬥中仍將完全信賴他們。最後，皇帝再次



對在場的所有人說道：

「人們通常為了自己的信仰，自己的祖國，或者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君主而有甘心受死的心理準備。但是現在，我們必須抱持為上述所有而死的覺悟。我決定和市民們命運與共!」

接著皇帝依次來到每個人的面前，說如果他在過去有對不起的地方，請原諒。皇帝那消瘦但仍不失天生高貴的臉上不停地流著淚，其他人也哭了起來，他們誓言為了皇帝縱然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最後，大家像在聖索菲亞大教堂時一樣，為表示互相信賴而一一擁抱。散會後，西歐人紛紛回到了自己的防衛崗位，而拜占庭的部分大臣則加入捧著聖像在市中心遊行的隊列中。

弗朗澤斯跟隨皇帝巡視陸側城牆的防守情況後，兩人再次騎著馬往北，登上了環繞皇宮的城牆最北端的塔。

在他們頭上，天藍色底、銀色雙頭鷹的拜占庭帝國國旗和紅底金色聖馬可獅子的威尼斯共和國國旗在夜風的吹拂下大力翻揚。陸側城牆外面，土耳其軍帳篷前一個個火炬，形成了光之海，一直擴展到加拉塔熱那亞居留區的背後。金角灣外的海上，開始移動的土耳其船上燈光在遠方時隱時現。

四十九歲的君士坦丁十一世一時無言地望著這一切，二十多年來一直侍奉左右的弗朗澤斯默默地站在他的身後。忽然，皇帝回過頭來，手搭在這個忠實家臣的肩上，說道：替我去看看市內的預備部隊吧。到了這個時候，弗朗澤斯一刻也不想離開皇帝的身邊，但又害怕顯示出自己的私心。他低頭示意後，順著塔的階梯下去了。弗朗澤斯心想，盡快完成任務，趕快回到在聖羅馬諾斯軍門防守的皇帝的身邊。但這竟是忠臣弗朗澤斯最後一次看到主人了。

第九章　君士坦丁堡最後的日子

半夜剛過一個小時，夜空中劃出三條紅色細長的尾巴，土耳其軍燃起了烽火作信號，投入十六萬大軍的總攻擊開始了。

吶喊聲響徹整個陣地。但攻擊的重點，果然還是以聖羅馬諾斯軍門為中心的美索提基溫城牆。市內教堂開始傳來警鐘大作的聲音。

總攻擊首先由非正規軍團投入戰鬥，五萬名士兵一下子衝到所有城牆前。他們裝備不一，武器只有拿著槍、劍，其他東西只有繩梯，拼死想攀越柵欄、城牆。防衛方勇猛應戰，土耳其士兵一個接一個應聲倒下。砲擊一刻也沒有停止，連土耳其兵也被炸飛了，鼓聲、喇叭聲響成一片穿越而來。市內，懇求上帝大發慈悲的女人們的高聲祈禱像是與之對抗般，沸騰起來了。

然而，城牆上的士兵卻沒有時間祈禱。雖說五萬非正規軍團的戰鬥力不強,但進攻的士兵害怕背後持刀督戰的葉尼契利軍團，不能輕易後退。可是，兩個小時過去了，土耳其方損失嚴重，第一波攻擊似暫告一段落。

其實，穆罕默德二世也知道非正規軍團的缺點而定出作戰策略。他認為，雖然是裝備不統一，戰鬥能力差的軍團，但可以消

耗防守士兵的體力。所以，當非正規軍團剛剛退下，為了不讓防衛方有喘息機會，蘇丹又命令發動第二波進攻。

這次超過五萬人的正規軍團都統一戴上了紅色的土耳其帽，穿著白色的軍服，能征慣戰，隊伍不亂地向前。他們之中一半的人佯裝要向城牆全線發動進攻，其實是想把守衛士兵釘在那裡，以便能把戰鬥移向美索提基溫城牆。

戰鬥中的士兵雖然同樣是土耳其人，同樣是回教徒，穆罕默德二世仍下令繼續砲擊。聖羅馬諾斯軍門附近的防衛柵欄被炸向天空，一群正在攀登城牆的土耳其兵被拋向半空。瀰漫著的塵土和濃煙令四周什麼也看不見。這時，大約二百名士兵成功地從外城牆缺口處突入。防衛士兵趕緊衝上前去，把突入城牆的大部分士兵殺了，剩下的則丟進護城河。砲聲中到處塵土飛揚，但防守士兵在煙塵變薄後只要一看到有土耳其兵，就把他們殺掉、擊退，不斷重複著。可是這波進攻看來尚未結束，第三波進攻已經靜靜地湧到了。

月亮一直隱藏在雲裡的微明中，蘇丹最信賴的葉尼契利軍團的一萬五千名士兵，統一身穿白色綠帶軍服，頭戴白色帽子，步伐整齊不亂，越過護城河，靠近城牆邊。他們沒有像前兩次的軍團那樣，胡亂地衝向城牆，而是排成步兵團式的四角隊形，不懼守城士兵的射擊，倒下的士兵，像預定好的一樣，只被推到一旁，隊形完全不潰散。士兵們右手高高舉起半月刀，刀尖像直線般整齊。

穆罕默德二世也不再在後方大本營中觀戰了。他來到護城河邊，站在那裡開始對眼前走過的子弟兵高聲鼓勵。托蘆桑非常擔心，因為蘇丹所站的位置是城牆上的弓箭和槍彈完全可以擊中的



範圍。他通常以單膝著地的姿勢候在蘇丹的背後，現在不能再這樣做了。為了保護站在護城河邊的主人，他現在張開雙手像金剛力士般站著，絲毫沒有想到自己也有受傷的危險。

葉尼契利軍團的士兵在蘇丹的鼓勵下勇猛作戰，在不足兩公里的美索提基溫城牆上，投入了一萬五千名精銳士兵。他們分成幾支隊伍，一隊衝過去後，另一隊又接著上來，這種波狀攻擊有次序地反覆著，使攀附城牆的士兵越來越多。

而相同的防衛士兵面對著總是新的敵軍，依然激戰不懈。特別是守衛在集中攻擊的美索提基溫城牆的士兵，聽從總指揮官朱斯提尼亞尼的建議，關閉了從外城牆通往內城牆的大門，把鑰匙交給了皇帝。他們決心在此防守到最後一刻。在這附近，已經完全不分誰是希臘人，誰是熱那亞人，誰是威尼斯人，他們團結一心，共同抗敵。朱斯提尼亞尼雖然年輕，但指揮的樣子，有以戰爭為生的傭兵隊長少有的勇敢、果斷。皇帝自己也拔出佩劍，衝向想攀附外城牆的土耳其兵。

激烈的短兵相接持續了一個小時。連以勇猛著稱、有土耳其陸軍支柱之譽的葉尼契利軍團的進攻一時也沒有取得新的戰果。在美索提基溫城牆一帶，敵我雙方混戰一起，有時像激流的漩渦扭打一起，有時又散開。在太陽升起之前的隱約中，不久晨光一點點清晰地浮現出來。激戰已經進行了五個小時。

正在這時，一支近距離的箭射中了朱斯提尼亞尼脖子的左下端，當他還吃驚呆立著時，又一支箭射中了他的右大腿。年輕的武將倒下了，大量的血從銀色鎧甲的接口處湧了出來。朱斯提尼

亞尼疼痛難忍，大聲慘叫。他要一名趕過來的部下把他送到自己的船上去。這位部下知道，通往內城牆和市內的出入口都上了鎖，於是，他連忙跑向皇帝要鑰匙。

皇帝急忙從外城牆和防衛柵欄之間的通道跑過來，蹲在倒在地的朱斯提尼亞尼的身邊，拉起他的手，請求他不要離開這裡。但一向勇敢的朱斯提尼亞尼看著自己的血不斷湧出，忽然想到自己尚年輕，還是堅持要求離開陣地，對皇帝的懇求充耳不聞。皇帝只好把鑰匙交給朱斯提尼亞尼的部下，讓他們抬走這位熱那亞人的將領。

朱斯提尼亞尼的受傷和離去動搖了他手下五百名熱那亞士兵的軍心。他們是被稱作傭兵的職業軍人，所以，勝利的時候也許表現勇敢，如果感到會戰敗比誰都逃得快。他們看著主將被抬走，心想戰鬥到此為止了。朱斯提尼亞尼被運走後，城門還沒來得及關上的時候，熱那亞兵就紛紛湧向出口，以皇帝為首的希臘士兵拼命阻攔。城牆內突如其來的騷動被站在護城河邊的蘇丹發現了。二十一歲的年輕人以未曾有過的聲音大喊道：

「這座城市已經是我們的了!」

葉尼契利軍團的士兵為之一振，全體一致，衝向城牆。這次沒再被擊退。有的士兵越過防衛柵欄，顧不得休息，又攀上外城牆。防衛方被迫開始後退，他們擠到內城牆，又湧向外城牆內側的通道，許多士兵被佔領外城牆的土耳其兵用箭一個個射倒。

皇宮附近的守衛也危在旦夕。要把從城牆被破壞的地方不斷侵入的土耳其兵趕回原來的防線已成不可能之勢。大量的土耳其兵從一個倒塌的城門湧進，形勢已完全絕望。但是威尼斯人還在頑強抵抗，直到看見塔上飄揚的帝國旗和威尼斯旗已被換成紅底



白色半月旗後，才感到一切已經完了。特萊維森大聲命令士兵們向金角灣撤退。

皇帝也發現了塔上飄著土耳其國旗。他騎上白馬，直奔聖羅馬諾斯軍門，想去說服自己的士兵不要停止抵抗。但是，希臘士兵看到了那面紅色的旗幟後，徹底崩潰了，瘋狂地找尋出口四散而逃，卻被完全佔領了外城牆的土耳其兵像羊入狼群般殺掉。

看著這一切，皇帝也覺得沒辦法了。在他身邊只有三騎。一個是希臘騎士，一個是達爾馬希亞人，另一個是西班牙貴族。四人都下了馬，想繼續抵抗，可是周圍一片混亂使他們無從下手。那位希臘騎兵是皇帝的表兄弟，他決心與其被捕不如選擇死亡。只聽見他大喊了一聲，便衝入了敵我混雜的人群中。

皇帝脫掉了他那件紅色大披風，連衣服上象徵帝位的飾品也拔去了，據說有人聽到他一個人在那裡嘟囔道：

「有沒有一個基督教徒拿劍往我的胸口上扎吧!」

接著，這位東羅馬帝國最後的皇帝，拔出劍來，很快就消失在蜂湧而至的敵群正中央。另外兩位騎士也跟了上去。

成功突入城牆的信號，在全部土耳其陣地上升起。在完全變為白天的晨光中，烽火並不像夜晚時顯眼，但土耳其兵還是發現了。全軍響起的一陣陣歡呼聲傳到了城牆。至此，一直守住裴加埃門一帶的士兵也沒有人會誤解烽火的意義，他們也開始全面潰退了。逃亡的出路只能靠停泊在金角灣的友船，但從這裡去金角灣比任何地方都要遠。士兵們焦急萬分，內心充滿了恐懼，已經顧不上可以擊退的敵人。土耳其兵越過城牆，從裡面打開了大門，

頃刻間大量的士兵湧了進來。在帝國盛極一時的年代，皇帝戰勝凱旋歸來必經的黃金門，如今在防衛士兵幾乎沒失敗的情況下被棄置，被土耳其兵毫不受阻擾地湧入了。

在攻防戰期間，唯一沒有和敵軍遙望對峙的馬摩拉海側的城牆也不例外，在5月29日早上發生了戰鬥。土耳其海軍看到告知城牆被攻破的烽火後，毫不遲疑地迅速南下，在馬摩拉海邊的兩個小碼頭登陸。面對碼頭的城門旁的居民知道抵抗也是徒勞，早早打開了城門投降。在稍南面守城的土耳其亡命王子烏爾甘和他的手下，立刻被湧入的土耳其兵團團圍住。王子和部下都知道被抓到蘇丹面前時自己的命運，他們與不知幾倍的敵人展開了殊死的搏鬥。王子從馬上縱身撲向一個己方士兵伸出的劍，壯烈而死。

西班牙領事裴雷・弗里亞與他麾下的加泰隆尼亞士兵的抵抗也相當頑強，全部抱著戰死的決心，直到被捕為止不停地抵抗。而守衛在稍微北面的伊希多洛斯樞機主教，問題就不是那麼單純。攻防戰開始以來，由於考慮到那一帶很少受到敵人的攻擊，所以把大部分的士兵派到了陸側城牆去防守，幾乎沒士兵守護樞機主教。伊希多洛斯不僅是君士坦丁堡的總主教，而且還是羅馬教皇的代理人，除了皇帝，蘇丹接下來要找的一定是他的蹤跡。如果被捉住、身分被知道時，等於是上帝在人世間的代理人，即代表整個天主教徒的羅馬教皇，成為回教徒君主蘇丹的囚徒。想到這裡，樞機主教伊希多洛斯的目光落在一個正好經過身旁的乞丐身上。

廣闊的君士坦丁堡市內的所有居民，雖然還未馬上獲知防衛軍已經全面崩潰的消息，但當他們看到自己的士兵不斷逃回來，而後面還跟著緊追不捨的土耳其兵時，絕望的人群中，朝金角灣

方向逃去的人並不多。希臘人開始向靠近市區東端的聖索菲亞大教堂跑去。因為一直以來有這樣的傳說，君士坦丁堡陷落、敵人逼近聖索菲亞大教堂時，大天使米迦勒會從大教堂的圓形屋頂上降臨，把敵人趕到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東面。寬大的教堂裡面一下子擠滿了逃來的人們，他們從內側關上青銅大門，開始跪在地上祈禱。

金角灣內的基督教艦隊也看到了皇宮的塔上高升起土耳其國旗，聽說了已放起數道烽火，知道陸側城牆已被攻破。艦隊迅速擺出決戰的陣勢，準備對付預料中海面鐵鏈外的敵人艦隊和金角灣內的敵人船隊的一同襲擊。可是，對土耳其船員來說，與其攻擊基督教艦隊，他們心裡更想著陸上的同伴攻入城後，會比自己早把戰利品搶光。鐵鏈外的土耳其艦隊為了盡快從馬摩拉海的碼頭進入市區，沒有理會基督教艦隊，迅速通過了對方的防區。金角灣內的土耳其船為了不遲於開始從皇宮附近的城門侵入的薩高諾斯・帕賈軍團進入市內，也對厲害的敵人置之不理，以掠奪物品為目標趕往城門。

這對金角灣內的基督教艦隊來說，真是天賜的良機。代替特萊維森擔任艦隊總指揮的迪耶多，命令手下的船全部掉轉船頭，作好隨時出港的準備，停在碼頭盡力救出更多的難民。隨後，他又叫一位船長和醫生尼可羅，登上小船，渡過金角灣，朝加拉塔的熱那亞居留區駛去。

迪耶多向前來迎接的居留區地方長官洛美利諾說：

「我想聽聽你們今後的打算，是留在這裡繼續抵抗，還是放棄這裡逃亡。如果你們熱那亞人團結一致共同抗敵，我們威尼斯人將與你們一起行動。」

地方長官洛美利諾完全一副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的樣子。因為在最後大攻擊不久前，蘇丹派來了使者，再次要居留區明確表態恪守中立。現在這種立場叫他說什麼好呢？洛美利諾無可奈何地說道：

「你能否先給我一點時間？因為我正在設法派出使節，去蘇丹處，看他除了要熱那亞居留區中立以外，還有沒有與威尼斯居留區講和的意向。」

迪耶多覺得，事情到了現在這種地步，講和是完全不可能的。他臉上只有充滿輕蔑的表情，不再說什麼了。

會面結束後，三人準備再度乘小船離去，卻發現居留區的城門已全部關閉。不過，居留區的熱那亞人，不少人對眼前君士坦丁堡發生的不幸還是抱有同情心的。他們打開城門，讓三位威尼斯人再度乘船離去。在居留區的碼頭上，可以看到不少熱那亞人和他們的家屬不相信蘇丹的承諾，紛紛上船準備逃走。

三人回到了君士坦丁堡的碼頭。這裡，救援工作正達到高潮。不斷逃進來的人們立刻擠滿了這個規模不大的碼頭。有的人甚至被擠進了大海，幸好船員們不失冷靜，把掉進大海的人一個一個拉上船。



太陽已近日中。擠在碼頭的人們陸續登上船，向碼頭方向逃來的人這時也逐漸減少。尼可羅本應給傷員治療的，但無論如何也靜不下心來工作。他一直在船尾站著，看不見特萊維森。在被救出的人群中，也沒有發現大使米諾特和其他威尼斯居留區的重要人物，在其他船上也沒有這些人和特萊維森的身影。

指揮官迪耶多判斷，再繼續留在灣內進行救援非常危險。他發出信號，命令自己乘坐的排槳帆船起錨，其他的船尾隨其後。

船依依不捨地慢慢駛離岸邊。這時仍有人不斷逃來，他們看到船離開了，情急之中竟跳進了大海，他們全被救了起來。尼可羅坐的船也救起了一個似乎不會游泳、正在海裡掙扎的逃亡者，他就是佛羅倫斯商人鐵達爾迪。在船上，逃亡的人們死一般地躺在地上。人群中，沒有發現在威尼斯商館偶爾見到過的，鬍子還不多、出身於布雷西亞的學生烏貝爾提諾。另外，也沒有在碼頭看見那位身材壯碩，只要他在場，就會給周圍的人帶來安全感的特萊維森司令的身影。

迪耶多一邊向金角灣內所有的友船發出信號，讓他們緊跟自己的船隻，一邊下令自己的排槳帆船靠近防衛鐵鏈。在幾乎碰上防衛鐵鏈時，放下有兩名船員的小船，切斷了連在君士坦丁堡的一個塔上面的皮繩。被切斷的防衛鐵鏈隨著海浪，和支撐它的木筏漂浮在海面上。

排槳帆船看準這一機會，駛出了外海。從居留區駛來的七艘熱那亞船尾隨其後，由摩洛西尼指揮的一艘威尼斯排槳帆船逃出，接著另一艘威尼斯排槳商船也跟著逃出。這艘船從其他船看來走得很慢，因為這艘船的船員被派去支援陸地的防衛戰，至今還有一百五十多名沒回到船上，它好不容易駛離了金角灣。後面跟著的是特萊維森的排槳軍船，這艘船雖然不像前面的船那樣船員不足，但沒有艦長。接著是兩艘熱那亞船滑出。最後是四艘克里特船逃出來了，這四艘船救出了許多希臘難民。

金角灣內應該至少還有十艘拜占庭船，二至三艘熱那亞船，以及一些威尼斯貨運帆船，共計二十艘左右。迪耶多期望這些船

會救後來的人逃出金角灣，所以決定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出口附近的海域上等候一個小時。但是卻沒有看見一艘船能逃出來。

迪耶多不被允許忘記，萬一土耳其艦隊想起了原本的任務，有向停泊在海面的我方船隻襲擊的危險。而且現在刮著強勁的北北東風，風向不知何時會改變。他不得不決定乘著風完全駛離這裡。他把自己的看法告訴了熱那亞船，熱那亞船員們這樣回答：

「我們的船都是大型帆船，只要有風，船就會開得很快。所以我們想暫時等一會兒，至少待到太陽快落下的時候吧。」

迪耶多也知道熱那亞七艘大船防禦能力強，無需擔心。於是，他決定只讓威尼斯船隊出發。

下午二時許，四艘威尼斯和四艘克里特排槳帆船，張開三根桅桿上的三角帆乘著強勁的北風，開始從馬摩拉海南下。他們的目的地先定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後，成為對土耳其最前線基地的內格羅龐特。

在離去的船上，人們若有所失地眺望著遠去的君士坦丁堡。連軍用排槳帆船上理應慣於戰鬥的船員，也不發一言依依不捨地望著消失在水平線遠方的「信仰基督教的羅馬人的首都」。

君士坦丁堡市區內蜂湧而入的十六萬土耳其大軍，毫無軍紀可言，一心只顧搶掠。蘇丹給了他們三天的時間，只要搶到就全是自己的。而希臘人早已摸清了規律，只要不抵抗，就能保住性命。

實際上，被殺的人數還不到四千人。這個數字對當時一座近四萬人居住的大都市的陷落來說，確實不足一顧。死者中的大部

分人還是在敵人剛攻陷城市時被殺的。因為土耳其人怎麼也不相信，市內的戰鬥兵員不足八千人，他們以為一定會有大部隊在市內，所以剛攻入特，只要一見到希臘人就瘋狂追殺。城牆的守衛士兵之所以大部分被殺，也是由於這個原因。城牆附近血跡斑斑，血流成河。

據說土耳其人只要能賺錢，就連殺了他自己親生父母的人，也將之賣為奴隸。只要不作抵抗，就毫不猶豫把他們當作俘虜。幾乎全部來不及逃走的居民，都成了俘虜。逃到聖索菲亞大教堂的人們，也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被手持半月刀的土耳其兵任其所說綁了起來。土耳其兵也沒有放過市區內眾多的修道院和修女院。有些修女覺得與其落入異教徒手中，不如死去，於是在中庭投井自殺。大多數神職人員忠於恭順的美德，按照院長的指令，沒有抵抗，成為了俘虜。而那些老人和嬰幼兒雖然沒有抵抗，土耳其兵覺得不能賣作奴隸，大多把他們殺了。

被捉起來的人不分男女，不論身分高低，一律排成兩列，用繩子或女人頭戴的薄紗巾綁在一起。土耳其兵看到漂亮的年輕人或女性，就把他們從隊列中拉出來，每當此時，就會聽見一陣陣的慘叫聲。而其他囚徒像被馴服的羊群，眼睛露出絕望和無奈，任由被綁住拖著走。

皇宮、教堂，甚至一般居民的家庭也不能避免被洗劫一空。土耳其兵爭先恐後地運送搶來的物品，對一些沒有價值的東西，就當場毀壞或燒掉。許多畫像都被割爛、燒毀，十字架也只被挖走了裡面的裝飾寶石，丟在一旁。

這天，正午過後，穆罕默德二世在自己的帳篷內接見了來訪的加拉塔熱那亞居留區的代表和被抓獲的拜占庭帝國的大臣們。他很想知道皇帝的下落。

帝國的大臣們回答說，只聽說皇帝在戰鬥中失蹤。不久，兩名土耳其兵被帶了進來，說已斬下皇帝的首級。他倆把抱著的頭顱拿給大臣們看，大臣們都回答說這是皇帝的頭顱。穆罕默德二世下令把頭顱掛在聖索菲亞大教堂附近的圓柱上。兩名土耳其兵還報告說，在斬下頭顱的屍體上，發現了腳上穿著縫有鷹徽紋的襪子。穆罕默德二世認為只要知道皇帝死了就夠了。

接見完畢後，這位年輕的勝利者進入裡間，他要裝飾打扮，為入城作準備。他身披白緞子的大披風，裡面是一件白上衣，緊束綠色腰帶，頭戴白頭巾，巨大的祖母綠寶石閃閃發光。腰間插著一把半月刀，是用耀眼的黃金打造而成的。

打扮停當，穆罕默德二世讓托蘆桑把白馬牽到帳篷外。這五十六天以來，托蘆桑一直以為蘇丹以勝利者的身分進城時，一定會騎經常服侍的黑馬。剎那間托蘆桑懷疑自己的耳朵是否聽錯，但很快他就明白了主人的意思。侍童恭敬地應了一聲，退了出來，吩咐馬夫趕快準備白馬。



下午二時許，二十一歲的年輕人在大臣、將軍以及回教高僧的陪伴下，由葉尼契利軍團保護，從卡利西烏斯門進入了君士坦丁堡。他騎在馬上，在大路上慢慢地前進，似乎要仔細地看看這座已經屬於自己的城市。對於忙著掠奪財物的士兵和沈默不語的囚徒隊伍，連看也沒有看一眼。

當來到聖索菲亞大教堂前面時，穆罕默德二世下了馬。他彎下身子，抓起一把泥土，從自己的頭巾上撒下來。托蘆桑明白，

這是一向傲慢的主人對阿拉表示謙遜之意。

隨後，蘇丹徒步進入大教堂內部。裡面的希臘人都已經被帶走，只剩下幾個年老的修士蜷曲在牆角。當蘇丹看到一個土耳其兵正要掀起教堂的大理石地板時，他才怒喝了一聲。士兵只能搶財物、搶人，而這座城市和這裡的建築物全部屬於蘇丹的戰利品。土耳其兵立刻被趕走了。那幾位年老修士聽見勝利者的發怒聲，害怕得把身子縮得更小了。但穆罕默德二世只是對他們說了聲，回修道院去吧。

穆罕默德二世繼續向裡面走去。他被牆上漂亮的鑲嵌畫的色彩洪流吸引住，目光久久停留在那裡。之後，他回過頭去，對身後的大臣說，馬上把這座教堂改為清真寺。要改成清真寺，首先得去掉牆上的鑲嵌畫。

這時，一位回教高僧登上聖壇，開始大呼只有阿拉，別無他神。穆罕默德二世也走上祭壇，額頭碰觸地板，感謝為他贏得勝利的神。

之後蘇丹走出聖索菲亞大教堂，順便來到附近一座荒廢了的舊皇宮。後來又看了一圈棄置已久的古式大競技場。然後，順著別條大路，出了裴加埃門，再度回到自己的帳篷。這期間，既沒有聽見表示抵抗的槍聲，也沒有看見被征服的人跪攔在蘇丹的馬前。君士坦丁堡在蘇丹穆罕默德二世之前已完全屈服了。

從此，拜占庭帝國從地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土耳其帝國的出現。

第十章　尾　聲

弗朗澤斯本來想盡快回到皇帝身邊，但由於在市內召集預備兵費了一些時間，當君士坦丁堡陷落時，被衝入城內的敵兵團團圍住，與周圍的希臘士兵一起成了俘虜。弗朗澤斯性格正直、質樸，身材不引人注目，也沒有和他地位相符的武裝。所以土耳其兵完全沒發現這個剛捉到的男人，不只是拜占庭帝國的財務大臣還是皇帝的心腹。

弗朗澤斯被當作一般士兵對待，與其他俘虜一起排成兩列縱隊，被帶到城外的土耳其兵營。俘虜們被土耳其兵瓜分後就擠在新主子的帳篷外，熬過了一個月像家畜般擠在一起的生活。然後穆罕默德二世把這座剛征服的城市暫時交給一位大臣管理，6 月22日離開君士坦丁堡，返回亞德里亞諾波利。弗朗澤斯也在跟隨勝利者走向亞德里亞諾波利的囚犯長列裡。囚犯實在太多，蘇丹騎著白馬在西邊的地平線消失後，囚犯隊伍的最後部分還在君士坦丁堡的城門裡面。

弗朗澤斯心裡一直惦記著皇帝遺體的下落。囚犯中傳言說皇帝英勇作戰最後戰死，對此大家都毫不懷疑。但遺體現在何方，誰也沒有一個確切的說法。弗朗澤斯如何也無法相信那個被拿到

蘇丹跟前，並被其他希臘大臣證實過的就是皇帝的頭顱。但現在自己被綁著，也無法親自去看在圓柱上示眾的頭顱。不過令弗朗澤斯感到安慰的是，皇帝終於實現了他「與自己的城市、人民共存亡」的心願，作為拜占庭帝國最後的皇帝，他的行為是沒有值得非議的地方。

弗朗澤斯還有一件心事，就是要尋找妻子和兒女的下落，但這不是簡單的事。尋找家人是所有已經成為土耳其人階下囚的希臘人共同關心的事，為此必須注意每個消息。過了不久，弗朗澤斯就獲悉妻子已被土耳其人佔有。到了亞德里亞諾波利後，不久又得知兒子和女兒均成為蘇丹親自挑選的宮廷內的年輕奴隸。

已成為蘇丹馬夫的奴隸的弗朗澤斯，首先想做的事就是買回自己的自由。無論是居住在仍由希臘人控制的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居民，還是已經在土耳其統治下的希臘居民，都盡力幫助那些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後成為奴隸的同胞。其中有一個人把錢借給弗朗澤斯，使他在過了十八個月的奴隸生活之後，重新恢復了自由。接下來就是要贖回妻子，一些瞭解弗朗澤斯長期奉獻工作的人都不惜全力幫助他，並使他實現了願望。

而有關兒子和女兒的消息，卻令父親弗朗澤斯悲痛欲絕。女兒進到蘇丹後宮後不久就死去，剛滿十四歲的兒子，由於拒絕滿足蘇丹的欲望而被殺死。

弗朗澤斯無意再在土耳其人的國度待下去，他帶著妻子，投奔了管轄部分伯羅奔尼撒半島的皇弟托馬斯・帕列奧洛加斯。在那裡，他得到一官半職。1460年，穆罕默德二世征服了這塊土地，弗朗澤斯又隨著托馬斯亡命到威尼斯領地的科爾夫島。在那之後的數年間，作為帕列奧洛加斯亡命政權的一分子，弗朗澤斯開始

去羅馬、威尼斯等義大利各國當大使。1468年，妻子死後，弗朗澤斯以此為契機，進了修道院。直至1477年去世，以修道士的身分生活，並一邊持續寫《回憶錄》。從弗朗澤斯的地位和身分來看，這本回憶錄被當作是瞭解拜占庭帝國最後的日子，希臘方面最重要的史料。



※

曾經使皇帝為難，而不讓弗朗澤斯敬重的拜占庭帝國首相諾塔拉斯，他之後的經歷，卻有不同意義的戲劇化。

諾塔拉斯和其他大臣們一起被抓獲後，他的身分馬上就被發現了。據說，首相捧著金銀財寶到征服者面前討好。這些是否屬實另當別論，但那時穆罕默德二世確實是厚待了諾塔拉斯和其他大臣，還探望了重病在身的諾塔拉斯夫人，使一些原本身居高位的囚徒覺得自己的前途還是光明的。然而，有人告訴蘇丹，說諾塔拉斯的兒子是世上少有的美少年，蘇丹立刻下令叫手下把男孩帶來。

至此，諾塔拉斯終於意識到自己是皇族成員，身上還流著拜占庭帝國貴族的血液。於是，對勝利者的命令，他斷然地拒絕了。蘇丹立刻命令把他們全部斬首。諾塔拉斯對前來行刑的土耳其兵說，兒子還年少，不能讓他看著自己的父親被殺而動搖，請求先殺了兒子。就這樣，諾塔拉斯看著兒子和其同輩的表兄弟被殺後，自己也引頸就刑。接著其他大臣也全部被害。其實，穆罕默德二世早就想要根除拜占庭帝國的統治分子，最後的這種結局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在拜占庭宮廷，由於皇帝是獨身，母后死後，諾塔拉斯的妻子升為有威望的第一夫人。她在被帶去亞德里亞諾波利的途中病死。諾塔拉斯家中只剩他女兒一人還活著。在包圍前，他讓女兒帶著財產逃到了威尼斯。

※

與諾塔拉斯在作戰會議同席卻沒說過話、受到反對聯合的人深惡痛絕的伊希多洛斯樞機主教，在君士坦丁堡陷落時也被土耳其兵抓獲。由於他頭部受傷，繃帶幾乎連眼睛都包住，一身華麗的武裝換成了乞丐的衣服，所以沒有一個敵人注意到，眼前這個人就是僅次於皇帝、蘇丹想知其下落的羅馬教皇的代理人。據說那個倒楣的乞丐，很快就被斬首。

伊希多洛斯後來的遭遇證明他的命很硬。土耳其兵為了盡快換到現金，把連伊希多洛斯在內的一群俘虜帶到了加拉塔的熱那亞居留區去出售，在還沒去亞德里亞諾波利之前，就已經賣掉了。那個買了伊希多洛斯他們，並使他們獲得自由的熱那亞人，並不知道其中有一人是樞機主教。此後的八天時間，伊希多洛斯在居留區內的居民家中輾轉隱藏下來，直至後來蘇丹要求熱那亞居留區投降，受土耳其統治，使他覺得待在這裡也變得危險了。

扮成下層希臘人的樞機主教，乘坐往小亞細亞的土耳其船逃出。到達小亞細亞的港口後，經長途跋涉，好不容易才走到了熱那亞的殖民地弗恰。但這裡的一些居民覺察到了他的真正身分，這裡雖說是熱那亞的領地，其實是土耳其領土內漂浮著的一座孤島。伊希多洛斯非常害怕，也決定逃出這裡。他好不容易僱了一



隻小船，先成功地逃到了熱那亞的領地開俄斯島。但是那裡的人們都知道他，他覺得放心不下，於是，又向一艘正要出發的威尼斯船求助，乘船來到了克里特島，這時，他才安下心來。克里特離土耳其甚遠，而且是旗幟鮮明反對土耳其的威尼斯殖民地。



伊希多洛斯在克里特待到快 6 月底，他向羅馬教皇寫了兩封信，再給盟友貝薩里昂樞機主教一封、威尼斯共和國元首一封、想給全體天主教徒的一封，共五封信，在信中詳細報告了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情況。

大約同年11月底，伊希多洛斯經威尼斯回到了羅馬。在羅馬，他為組織對抗土耳其的十字軍而奔走，但還未等到實現，1463年伊希多洛斯去世了。此時正是君士坦丁堡陷落後的第十年。

※

不像首相諾塔拉斯那樣採取消極的反對態度，而是公開反對東西教會聯合的喬吉奧斯，在君士坦丁堡陷落時也成了俘虜。土耳其兵都知道，教堂和修道院內有大量的財富，所以喬吉奧斯所在的修道院也不能避免被洗劫一空，修士們確實遵從喬吉奧斯的命令，不作任何抵抗，乖乖地成了土耳其兵的俘虜。

在被拉往亞德里亞諾波利的途中，喬吉奧斯不斷給同伴鼓勵，專心盡力幫助那些不幸的人們。土耳其兵也覺得這個雖身穿粗布修士服，身上卻透出高貴氣質，儀表堂堂的喬吉奧斯很有特別之處。連他說希望自己能給那些在半路上不能動彈，瀕臨死亡的人最後安慰的願望都照辦，士兵們甚至鬆開了綁在喬吉奧斯手上的繩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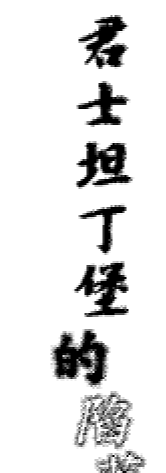
然而，土耳其人仍未弄清這個修道士的真實身分，這使得穆罕默德二世想方設法地打聽喬吉奧斯的下落，但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毫無結果。後來，終於打聽到喬吉奧斯在亞德里亞諾波利一家富裕人家裡當奴隸，蘇丹迅速派人把他帶來。

穆罕默德二世並非只憑年輕氣盛，非為了完成父親的遺願而要君士坦丁堡。這個二十一歲的土耳其青年想的是，要把拜占庭帝國的舊領土，也就是整個東地中海世界據為己有，如果這個作為最重要的交通要道的君士坦丁堡不到手就不可能實現想法，因此，無論如何都想得到「那座城市」。

年輕的蘇丹決定自己要建立的大帝國的首都，不是亞德里亞諾波利，而要放在君士坦丁堡。為此，只靠把那些不熟悉大城市運作的土耳其人遷移過去是不夠的。還必須依靠希臘人，特別是在東地中海世界中有豐富經驗的希臘人。

但是，要使用希臘人，必須要使他們徹底成為蘇丹的臣子；讓他們保持希臘正教的信仰，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和自由，必須以他們徹底承認土耳其人的統治作為代價。穆罕默德二世相信，只有喬吉奧斯才是能適當地協助他實現這一想法的人選。

被蘇丹傳喚而來的喬吉奧斯得到來自穆罕默德二世任命,不，或說是希望他當君士坦丁堡總主教。當了君士坦丁堡的總主教，就是成為全希臘人世界最高的精神導師。喬吉奧斯開始時躊躇了一下，但最後還是答應接受這個艱鉅的任務。蘇丹與他達成了協議，與土耳其統治下的各國希臘正教徒享有同等的權利，但要承認土耳其的統治，承認少年定期徵召參加禁尼契利軍團的習慣，而獲得包括宗教儀式有自治權在內的信教自由和人身安全的保證。





從1454年1月到1456年春天為止，在喬吉奧斯的任職期間，教堂陸續被改建成清真寺，連總主教所在的教堂，也被迫搬了一次又一次。但他維護被強制遷往君士坦丁堡的希臘人的立場的心沒有被挫敗，他為那些在土耳其統治下仍信仰希臘正教的人們，不斷上書提出建議和訴願。穆罕默德二世非常佩服喬吉奧斯淵博的學識，常常前去造訪。據說總主教對基督教信仰原理的闡述，也很快就被譯成了土耳其語。

1456 年夏到 1457 年之間，喬吉奧斯辭去了總主教的職務後，他到阿托斯山的修道院隱居。後來，因無法拒絕穆罕默德二世的要求，在1460年到1464年之間，再次出任了總主教職務。其間，他心裡無法忘懷他最希望過的修道院生活，1465年以後，他終於如願以償。1472年以一名修道士的身分去世。這時，成為土耳其帝國首都的君士坦丁堡已經看不到鐘樓，取而代之的是滿街林立的清真寺尖塔。

喬吉奧斯身後留下了一本書：《關於君士坦丁堡的攻陷——給堅持信仰者的一封信》。

要到了十九世紀，希臘人經歷四百年後，終於擺脫了土耳其的統治，取得了獨立。以希臘人為首的希臘正教徒的堅忍不拔，證明了喬吉奧斯為了保持信仰的純正和統一，甘願國家滅亡的想法，比伊希多洛斯那種只要能拯救國家，寧願宗教妥協的想法是更為正確的這一事實。這麼做對於那些站在排除狂熱信仰立場的人來說不得不感到心情黯淡，但許多例子證明，排除說理的狂熱信教者，對繼續保持信仰更為有效也是事實。

但在土耳其統治下的希臘正教徒，與為了殉教的喜悅、寧願

成為猛獸餌食的初期基督教徒及為了拒絕踐踏刻有聖像木板而死的日本基督教徒不同，他們在對信仰較不重要的事上妥協，可容忍其他的東西，以緊守他們的信仰。以回教徒來說，土耳其民族在宗教事物上較為寬容，喬吉奧斯正是敏銳地洞察到了這一點。

※

對喬吉奧斯充滿愛慕，最後卻採歐洲人行為模式的弟子，布雷西亞出身的烏貝爾提諾，在君士坦丁堡陷落時也成了俘虜。從他防守的裴加埃門到金角灣有很遠的路程。他知道只要能勉強走到停靠著的威尼斯船邊，他就會得救。誰知途中被一群土耳其兵圍住。但一心想早點把奴隸換成錢的土耳其兵把烏貝爾提諾帶到了熱那亞居留區，一個佛羅倫斯商人買了他，日後贖金由烏貝爾提諾的父母償還。

再次恢復自由身的烏貝爾提諾，乘船返回義大利。可是途中又遇惡運，遭到回教徒海盜的襲擊。被抓住後，正苦於要麼作為奴隸被賣掉，要麼一生被鎖在排槳帆船上當划槳手的命運時，幸虧被襲擊海盜船的聖約翰騎士團救出。在騎士團的根據地羅德島渡過一段日子後，經由克里特返回威尼斯。在故鄉布雷西亞，烏貝爾提諾收到了樞機主教加布拉尼加的信，讓他到羅馬出任秘書一職。

烏貝爾提諾在羅馬住了三年。其間，他創作了一本題為《君士坦丁堡》的長篇敘事詩。親眼目睹一個帝國，一個文明的滅亡，給這個研究古典文明的學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強烈印象。烏貝爾提諾後來回到了故鄉，教授和翻譯希臘哲學，創作詩篇，過著優



雅寧靜的生活。卒年大約在1470年。

※

對古典文明毫不關心，對天主教與希臘正教是否聯合也不特別在意的商人鐵達爾迪，親身經歷了君士坦丁堡陷落的這一重大事件，他跟其他的「現場見證人們」一樣，打算把他的經歷告訴別人。

君士坦丁堡陷落時，似乎忘記了自己不會游泳，縱身跳入大海，被救了起來的佛羅倫斯人，六天後，他乘上了來到威尼斯海軍基地內格羅龐特的船。因為威尼斯人要在這裡商討今後的對策，鐵達爾迪只好就地等候，在這期間巧遇了一位滯留的法國人，鐵達爾迪向他說起了君士坦丁堡攻防戰的故事。

這位法國人很快地把鐵達爾迪講的故事譯成法文，送給了亞維儂大主教。這篇文章很快就在法國人中廣為流傳，並在十字軍精神本來就十分盛行的法國，作為呼籲組織十字軍的宣傳文章，推薦給教皇尼可羅五世，並得到了採用。佛羅倫斯商人鐵達爾迪雖然出身義大利，卻在法國出了名。在十五年後的1468年，鐵達爾迪這篇簡潔、缺乏文學趣味的故事，幾經修改推敲，成為法國關於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最具權威的史料。

從鐵達爾迪6月4日到達威尼斯起，至7月5日離開並返回佛羅倫斯為止的這段期間，他的情況在史料中都有記錄，但以後的活動卻沒有留下任何資料。也許這位在法國的名人，只有苦笑著在自己的故鄉平淡地渡過餘生。



※

當君士坦丁堡已經不再是拜占庭帝國的首都時，威尼斯和克里特船隊正順著北風，揚起風帆，全速南下。終於在第六天早上，完全擺脫了土耳其艦隊追擊的恐懼，在內格羅龐特停靠了碼頭。總指揮官迪耶多認為，特內達斯島雖說是最前線基地，但防衛不夠嚴密，故決定不在那裡停留，而是直接去了絕對安全的內格羅龐特。這時，迪耶多並不知道隆戈指揮的十五艘船正在特內達斯。

威尼斯共和國為了保持東地中海的制海權，把內格羅龐特與科爾夫島、莫頓、克里特島一起視為最重要的海軍基地，對抗土耳其的最前線基地。港口內停泊著原先應該出發去君士坦丁堡救援的威尼斯艦隊，正在待命中。

就在這裡最先傳出首都陷落的消息。駐紮在內格羅龐特的艦隊總司令官羅瑞丹，接到迪耶多等倖存者關於首都陷落的詳細報告後，為了盡快向本國政府通報情況，派出了快速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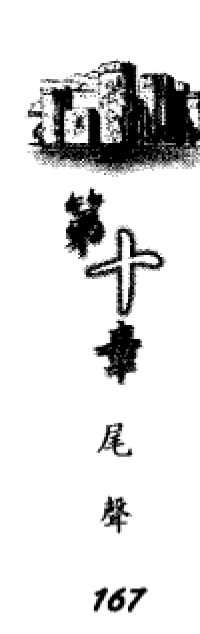


數天後，逃亡出來的船把重傷者留下，克里特船繼續南下返回克里特。威尼斯的船則由於返回威尼斯，至少要花二十天的時間，所以只有能夠經得住漫長航程的兩艘船動身回國。船由迪耶多指揮，尼可羅也在這艘船上，而鐵達爾迪則坐另一艘船。

兩艘威尼斯的排槳帆船在伯羅奔尼撒半島南端的莫頓基地停靠了一天，與從布蘭登堡到巴勒斯坦的朝聖者不期而遇。這些人也將把基督教徒在被回教徒包圍處最後的城堡——拜占庭帝國滅亡的消息傳到聖地。

6月29日，羅瑞丹派出的快速船進入了威尼斯。在君士坦丁

堡陷落後一個月，西歐才接到這一重大消息。威尼斯政府立刻派出緊急信使，把這一「特別消息」通告了羅馬教皇、那不勒斯王、熱那亞、佛羅倫斯、法國國王、日耳曼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匈牙利國王等。對於必須維護商業利益的熱那亞和威尼斯，以及站在宗教立場上的羅馬教皇來說，這個消息猶如晴天霹靂。幾天前，他們才正式決定撥款救援君士坦丁堡，卻萬萬沒有想到最堅固的城牆這麼快就被攻破了。



迪耶多、尼可羅以及鐵達爾迪等現場見證人們到達了威尼斯，已是在羅瑞丹派出的快速船到達的五天後。迪耶多迅速被召向內閣會議，作了詳細的報告。之後，又在馬上召集的元老院作了同樣的報告，並必須回答議員們的提問。但到目前為止，他們能清楚知道的人員傷亡，只有在攻防戰中戰死者。在威尼斯，在這種時候，即使是一名商船的船長，如果要求他回國後作報告，他也必須履行這一義務。所以，迪耶多在二十天的航行途中，一定早已預先為此作準備，寫成詳細的報告書。威尼斯政府接到他的報告後便可以開始正式地研究對策。

威尼斯政府決定採用軟硬兩面措施。硬的是馬上派急使到內格羅龐特，命令羅瑞丹司令將指揮的所有艦隊轉為戰時狀態，同時，命令包括在特內達斯的隆戈麾下的十五艘船，在愛琴海巡航，這些措施堅決表示如果土耳其軍要繼續南下，為了保持愛琴海的制海權，威尼斯決定不辭一戰。在科爾夫、莫頓、克里特各海軍基地，也接到了進入備戰狀態的指令。威尼斯造船廠正在建造十七艘排槳軍船，但元老院仍然覺得不夠，決定再新造五十艘，並通過了五萬二千五百達卡特臨時支出的決議。

然而，作為通商國家的威尼斯，還要與其他各國繼續貿易往來，不能只有強硬措施。於是，政府又決定，讓派到羅瑞丹那裡去的特使馬切洛不再以拜占庭帝國為對象，改為和土耳其交涉。並指示馬切洛立即趕到亞德里亞諾波利蘇丹那兒去，允許他可以用一千二百達卡特的款額購買禮物送給蘇丹。讓他對蘇丹說明，參加君士坦丁堡攻防戰的威尼斯市民，是以個人身分參加的，政府對此深表遺憾，作為政府並不想破壞與土耳其的友好關係。

威尼斯的當務之急，就是想透過特使恢復與蘇丹的友好通商關係。為此，政府命令特使馬切洛，只要能恢復通商關係，攻防戰中的死亡人員當然不提，就連居留區的倉庫、商館、金角灣內商船上被掠的貨物，以及君士坦丁堡陷落時給威尼斯帶來的四十萬達卡特的巨額損失都可以不強爭。

然而，為了讓海外的威尼斯市民相信即使自己將來的犧牲會因國家利益而私底下予以埋葬，但也絕不會為威尼斯本國人民所遺忘。因此這次威尼斯雖然以國家利益為優先，卻沒疏忽對他們的犧牲給予報答。



元老院在通過購買禮物給蘇丹的款項支出五天後，決定通融讓威尼斯駐君士坦丁堡大使米諾特的兒子，乘坐近期預定出港的阿利蒙達號去君士坦丁堡，探聽估計已經被俘的大使的消息，如果大使被俘，就將他贖回的便宜措施。到7月17日為止確定的證據顯示，威尼斯政府仍無法確認米諾特的消息。

第二天，元老院又通過決議從國庫中支出，給在夜襲中擔任突襲隊長戰死的船長科克的兒子們年金、女兒在出嫁時給予嫁妝。

在8月28日元老院決議事項中，載有大使米諾特的女兒在結婚時，將獲得一千達卡特的嫁妝，如果不出嫁而是去修女院，將

支出三百達卡特準備費用的決議。另外，對在君士坦丁堡陷落時搭威尼斯船逃出的妻子和另一名兒子，決定每年給予二十五達卡特的年金。

大約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後的兩個月才顯示出，威尼斯政府終於確認大使米諾特與一名兒子被斬首的消息，威尼斯居留區的七名重要人物也同時被斬首。看來穆罕默德二世不能容忍公然懸掛國旗、向他挑戰的威尼斯居留區。

但元老院沒有決定向另外七名犧牲者家屬發放終身年金。這是因為考慮到米諾特雖是貴族，但並不富裕，而那七人既是貴族又是有錢人。在威尼斯共和國，凡是屬參政階級的都被稱為貴族，這種權利伴隨的義務是要經常站在戰爭的最前線，不惜犧牲自己為了國家而戰。

體制如此，處理的結果也只能這樣。但元老院沒有忘記保障那些既不是貴族，又不是富豪的船員家屬的生活。自從元老院接獲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消息後，只見在當年年底通過的決議事項中，充滿了消息一經確認就發放年金，和對被俘者支付贖金的決議。後人直到從 12 月 10 日的元老院決議事項中，才明白得知加布里列・特萊維森司令的消息。

這一天元老院決定，對這位陷落時被俘的司令所需贖金中，家屬無法負擔的三百五十達卡特，將由國庫支出援助。

至於特萊維森是何時回到自己的國家，在史料中沒有記載。但在第二年秋天，在對抗土耳其的最前線海軍將領名單上，再次看到了他的名字。但他那時已官復原職，但是因為在特萊維森家族中，很多男人都用了加布里列的名字，名單上寫的或許是另一個人也不一定。



※

醫生尼可羅乘坐迪耶多的船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國家。但是關於他後來的事蹟史料上沒有記載。也許是重操舊業吧。在威尼斯，商船和一些遠航的船隻，都有船醫隨行的義務。在高級船員的名單上，常常見到尼可羅・巴巴洛這個名字。但在巴巴洛家族中，也有許多男人都叫尼可羅，因此名單上指的是別人的可能性也不得不鄭重考慮。又或許他沒有再當船醫。反正這一切現在已經無從查實。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與特萊維森一起去君士坦丁堡的尼可羅・巴巴洛，留下了一部書，題為《君士坦丁堡攻防戰每日記事》。

該書從攻防戰開始前寫起，把攻防戰中每天發生的事情和自己觀察到的都記載了下來。其中有一些是他回到威尼斯後才瞭解清楚的情況。它以每天的備忘錄形式寫成，在尼可羅回國大約一年後整理出來。透過這本《每日記事》，後人才可以瞭解在君士坦丁堡攻防戰中每天的進展情況。雖然只閱讀尼可羅以外的其他「現場見證人們」留下的記錄，也能知道攻防戰中發生的許多事情，但那些事情到底是哪一天發生的，不親自在場，就是同時代的人也無法知道。

由於尼可羅記述的準確性，故他的記錄對歷史的重要性來說，就比其他資料顯得更為優越。例如後人的研究證明，關於土耳其軍的戰力，雖然這個威尼斯醫生沒有直接駐守在城牆，但他所記錄的數字最接近事實。

可惜這篇最正確、最冷靜地敘述君士坦丁堡攻防戰的記錄，

在當時卻不如震撼羅馬教皇的伊希多洛斯的信件，也不如在羅馬知識階層獲得好評的烏貝爾提諾的長篇敘事詩，以及不如在法國被作為鼓舞十字軍精神而用來宣傳的鐵達爾迪的故事，普及度相當低。尼可羅的《每日記事》一直躺在巴巴洛家族的史料室內，直到 1837 年，才作為重要史料收藏到威尼斯的馬其安納圖書館。1783年，歷史學家吉朋完成了《羅馬帝國衰亡史》， 書中引用了希臘的史料，那時他還不知道尼可羅的《每日記事》。



迪耶多在元老院所作的報告沒有留存下來。但從君士坦丁堡陷落時，尼可羅和迪耶多同坐一隻船去加拉塔的熱那亞居留區，以及從當時威尼斯船上的船醫具有較高地位這一點來看，這篇迪耶多利用從內格羅龐特到威尼斯的二十天時間寫成的「報告書」， 同船的尼可羅非常可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這樣，尼可羅冷靜又準確的觀察能力，至少威尼斯當政者是知道的。書中除了二、三處因誤解而闡述錯誤以及偶然流露出來的反熱那亞情緒外，威尼斯船醫尼可羅留下的《君士坦丁堡攻防戰每日記事》，可以說是描述拜占庭帝國最後的日子最可信賴的史料。要是回想在攻防戰中熱那亞人行動曖昧的態度，那麼尼可羅在書中流露出來的憤慨，並沒有超越這種記錄所允許的範圍，相反地，它表達出一種真實的感情。

※

希臘人和威尼斯人對熱那亞人有一種非常矛盾的心理，但對於年輕的僱傭兵隊長、在攻防戰中一直站在防守第一線的熱那亞人朱斯提尼亞尼卻充滿敬意。可惜朱斯提尼亞尼在自己生命最後

一刻的迷惘，把一切都勾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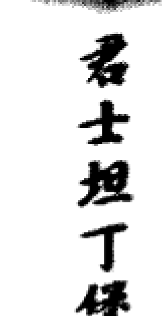
朱斯提尼亞尼放棄陣線被運回自己的船上接受治療。後來這艘船也逃出了金角灣，和為了等候也許遲到的難民、決定留在灣外準備等到黃昏的其他熱那亞船一起行動。在這段時間裡，不斷傳來君士坦丁堡市內陷落時的異常氣氛，以及錯過逃出機會的友船被土耳其兵襲擊、搜劫的情形，已經讓人無法充耳不聞、閉口不談了。

一直跟隨朱斯提尼亞尼身邊的士兵，直到最後仍對自己的將軍不失敬愛之心。但其他船員雖然也是熱那亞人，卻忍不住對這位大名鼎鼎的同伴最後一刻的行為進行指責。這比大量出血更刺傷充滿自信的年輕將領的心。終於，在離開君士坦丁堡的第三天，朱斯提尼亞尼死在船上。

※

同樣是熱那亞人，加拉塔熱那亞居留區的地方長官洛美利諾，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後的那段日子，遭受不安和無力感的交相煎熬，猶如活在地獄中。

5月29日，洛美利諾接報說城牆已經被土耳其兵攻破。他馬上派使者去蘇丹的營陣，表明熱那亞居留區繼續保持中立的態度。當天，穆罕默德二世接見了使者，但什麼也沒有說。兩天後，穆罕默德二世對被蘇丹召來的居留區代表，命令說居留區必須投降，並且說，形式上，居留區與薩高諾斯・帕賈締結和約，居留區的行政事務今後由居民選舉的長老負責，但一切未獲土耳其許可的都不能實行，這已經是事實上的臣服了。第二天，洛美利諾親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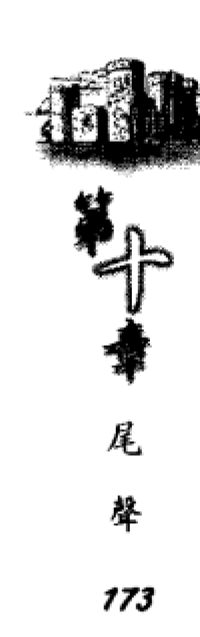


出馬，與薩高諾斯・帕賈簽署了「和約」。才過一天，居留區的居民們就看到一隊蜂湧而至的土耳其兵破壞了居留區周圍的城牆，他們只能默默地看著。在過去的二百年間，居民比那些以君士坦丁堡為基地進行通商貿易的西歐人享有更優越的地位。那座象徵加拉塔熱那亞居留區的繁榮的城牆已不留痕跡地消失了，只留下最高處孤零零站立著的一座塔。

據說由於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威尼斯居留區的損失總額大概有四十萬達卡特，而熱那亞至少也有五十萬，假如包括不動產，起碼超過一百萬達卡特。和為了避免在東地中海與通商貿易對手熱那亞進行競爭，早已把重點轉移到埃及的亞歷山大城的威尼斯不同，熱那亞的通商活動全力投入在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所以，拜占庭帝國的滅亡，使它蒙受了致命的打擊。

1475年，同樣是穆罕默德二世，成功地攻佔了卡法，及至1566年開俄斯島被佔領，熱那亞商人完全被驅逐出東地中海貿易。但是，也可以說多虧了那位土耳其年輕人那種超乎尋常的征服欲，才使那些航海技術高超的熱那亞人後來把目光轉向西地中海，以及更為遙遠的大西洋。

地方長官洛美利諾雖說缺乏決斷能力，但仍不失忠實正直。有關他後半生的個人生活並不清楚。沒有子女的他找來作繼承人的外甥，後來成為土耳其俘虜改信了回教。在居留區的熱那亞人當中，確實有不少商人為了生存下來而改信宗教。當時洛美利諾和對居留區有心的朋友正絞盡腦汁、籌措資金以幫助那些被俘為奴隸的基督教徒早日恢復自由。要是別人還情有可原，但自己的外甥卻為了獲得自由改信回教而回，使他難以面對。在加拉塔，對於年過六旬的洛美利諾來說，已經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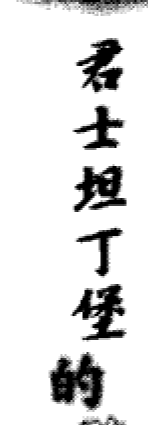


這時，正好接到消息，說早在攻防戰開始前就任的新地方長官終於到達了開俄斯島。於是，洛美利諾離開加拉塔，趕到了開俄斯島。在向新任地方長官交代完所有事項後，已經是9月底了。洛美利諾隨即乘船回國。目前沒有確切史料說明他回國後的消息，但保存著一封他在開俄斯逗留期間，寫給在國內的弟弟的長信。這封信從居留區方面的角度來看整個攻防戰役，內容描述了加拉塔的熱那亞居留區如何處於困境，居留區內的大多數熱那亞人如何為了幫助被困的君士坦丁堡而不惜一切盡可能援助等。但就結果來說，無論是洛美利諾還是其他居留區裡的熱那亞人，都與西歐各國一樣，低估了穆罕默德二世，犯了不可彌補的錯誤。

※

在攻佔君士坦丁堡的戰役中，同是希臘正教徒的塞爾維亞騎兵，不得不隨土耳其軍作戰。但僅過了兩年，事實就證明這些犧牲是徒勞的。1455年，作為依蘇丹要求提供一千五百名騎兵的補償，穆罕默德二世攻佔了塞爾維亞。被派到塞爾維亞南部諾沃·布羅德的米海洛維齊，也成了攻入的土耳其軍的俘虜，與兩個弟弟一起被帶到小亞細亞的土耳其軍團。也許是為了保全性命，他改信了回教，被編入葉尼契利軍團。米海洛維齊當時還年輕，只有二十五歲，成為專於軍務的奴隸。隨後八年，他一直過著葉尼契利軍團士兵的生活。這時正是穆罕默德二世藉滅亡拜占庭帝國的餘威，所向無敵繼續推行領土擴張政策的時期，米海洛維齊也隨著土耳其戰線的推進而輾轉各地。

但到了1463年，米海洛維齊與他所在的軍團在波士尼亞逗留





了一段時間。當時，在基督教國家的陸軍中，有一位和土耳其作戰的著名勇將，他就是匈牙利王馬帝亞・科爾維諾。他的部隊與土耳其軍對陣，很快就令土耳其軍無法招架，米海洛維齊的部隊被匈牙利兵團團圍住。米海洛維齊判斷這是個恢復自由的好機會，於是向匈牙利軍投降。同年，他恢復了基督教徒的身分。

後來，米海洛維齊依然過著軍旅生活，因為作為塞爾維亞人他已經沒有祖國可回。他聽從了勸告，加入了匈牙利軍隊，以戰爭為生。隨匈牙利軍轉戰匈牙利、波士尼亞、摩拉維亞和波蘭等國家。從 1490 年到 1498 年，在波蘭居住期間，寫了一本《回憶錄》。 曾經是塞爾維亞年輕騎士的米海洛維齊，這時已是年過六旬的老人了。他的這本《回憶錄》，根據作者的獨特經歷，又被叫作《一名葉尼契利軍團士兵的回憶錄》。



有些人常常由於某種機遇而使世人對他的看法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使曾經被認為醉心於不成熟的、狂放的野心，頂多能維持父親遺留領土的穆罕默德二世成為一代英雄。

君士坦丁堡陷落後，為了改善與這位年輕勝利者的關係，威尼斯共和國派出了特使馬切洛，隨行副官朗格斯基把在長達八個月的談判期間得到的印象，記錄如下：

「蘇丹穆罕默德二十二歲，身材勻稱，比一般人高大，善長武術，有不易親近的威嚴感。不大笑，態度慎重，對事

物的看法沒有偏見，一旦決定的事情，必定大膽實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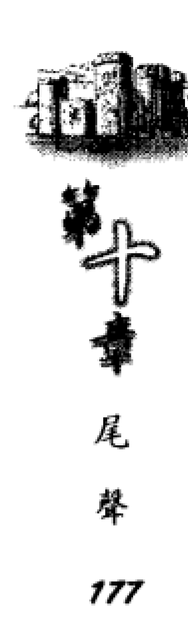
蘇丹渴望像亞歷山大大帝那樣光榮，每天讓奇里雅哥・丹科納和另一個義大利人念羅馬史給他聽。很喜歡希羅多德、李維斯、庫爾提烏斯等人的歷史書以及教皇的傳記、皇帝的評傳、法國國王的故事和倫巴底王們的故事等。他能說土耳其語、阿拉伯語、希臘語和斯拉夫語，熟悉義大利地理。他有一張地圖，上面用不同的顏色標示著從伊尼亞斯住的地方、教皇居住的城市、皇帝宮廷所在的城市以及整個歐洲的各個國家。

他有很強的統治欲望，且對地理和軍事技術非常關注，善於向我們西歐人尋根問底。

這樣一個厲害人物，將會是我們基督教徒的對手。」

富有才能的年輕蘇丹時常統率超過十萬大軍。在當時的歐洲，沒有一個國家能夠集中如此多的兵力。

大砲的威力也讓西歐的君主們開了眼界。西歐當時並非沒有大砲，早在一百五十年前，威尼斯人就在船上安裝了大砲。但首先發現大砲真正的威力、有效地運用大砲的卻是穆罕默德二世。而且就連當時被稱為最堅固的君士坦丁堡三重城牆都被破壞了，威嚇的效果莫此為甚。其實，當時由於防守士兵不足，所有兵力都佈防在防衛柵欄和外城牆上，而最堅固的內城牆幾乎是完整無缺地保存下來。不過由於很少人知道這些，所以只有稱作大砲的武器摧毀了君士坦丁堡三重城牆的這一消息，很快地傳遍了歐洲的每個角落。第二年，威尼斯元老院通過預算，立即大量生產大砲。隨後各國也競相開發這種新兵器。與此同時，築城技術也發



生了革命。

不論東西方，在歐洲和中近東旅行，我們所看到的城牆和城堡，大致可分為兩大類。一種是在有效使用大砲前修築的，另一種是在之後修築的。二者的差別一目了然。其中前者的城牆比較單薄，從地面往上直直地聳立。而後者的城牆則比較厚，沒那麼高，但有一種巍然盤踞的感覺。城牆的下半部較厚，與地面形成一個斜角。據說這樣可以減輕砲彈直接命中的衝擊力。最先採用這種城牆設計的，當然是被認為是土耳其首要攻擊目標的羅德島聖約翰騎士團和威尼斯共和國。

大砲這種新兵器的出現，令從頭到腳身披鋼鐵盔甲、自詡是以戰爭專家而生的中世紀騎士們不得不自完美的地位落下來。只要學習一下，誰都能掌握大砲的操作。而控制馬匹、槍刺的能力，以及其他需經過多年學習才能獲得的能力變得不必要。從此，曾經被譽為中世紀戰場上之華的騎士，在組成隊型的步兵和操縱大砲的砲兵這兩個業餘人士集團面前不得不走向衰亡。

中世紀與近代的區別，並不僅僅以兵器來劃分。在對待君士坦丁堡的問題上，穆罕默德二世和首相加利路・帕買一個主攻，一個主和。從以後的土耳其的發展來看，穆罕默德二世的選擇在政治上是正確的。

拜占庭帝國的首都入手，就意味著對過去整個帝國的全部領土宣示所有權。這對征服者來說，如同得到適當的正統名分。在戰略上，獲得交通要道、地理軸心的君士坦丁堡，能夠把跨越巴爾幹和亞洲的國家土耳其連接起來，使基礎更加完整。

已故蘇丹的左右手、土耳其名門中的名門出身的加利路・帕買，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後的第三天突然被捕入獄，與其他希臘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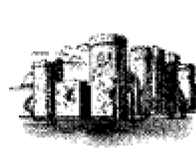
徒一起被帶到亞德里亞諾波利。在堅強渡過二十天牢獄生活後，被處以斬首之刑，罪名是內通拜占庭帝國。

攻佔君士坦丁堡以後，穆罕默德二世取得了陸海兩方面進攻的關鍵位置。之後，他毫不浪費時間把君士坦丁堡內的教堂陸續改為清真寺，並命令建造托普卡琵宮殿，強迫土耳其人、希臘人甚至猶太人移居。他把君士坦丁堡正式改名為伊斯坦堡，並著實進行準備把首都從亞德里亞諾波利遷移過去。在軍事方面，穆罕默德二世也不讓敵人有喘息的機會。

在攻陷君士坦丁堡的二年後，又成功地攻佔了塞爾維亞。第二年，即1456年，土耳其又控制了波士尼亞。這樣，波蘭和匈牙利成為對抗土耳其的最前線。

1460年，伯羅奔尼撒半島上帕列奧洛加斯家族的皇弟們好不容易保有的土地，面對強大的土耳其軍隊不得不屈服。皇弟托馬斯得到羅馬教皇的保護亡命而去。

翌年的1461年，有拜占庭帝國皇族血統的國家特拉布松德陷落。這樣，黑海南岸就完全納入土耳其的控制範圍。



從1463年起，以往一直在陸地上作戰的土耳其大軍，開始從海面進攻，目標是在愛琴海上的雷斯波斯島。在土耳其大軍從登陸的那一側陸地的攻擊下，這個二百多年來一直是熱那亞領土的島很快就被陷落了。

於是，1470年土耳其軍更從愛琴海繼續南下，向威尼斯的海軍基地內格羅龐特挑戰。這場戰爭在年初以土耳其佔領內格羅龐特為始，開啟了土耳其、威尼斯兩國戰端，持續了十多年。

1473年，土耳其軍遠征波斯，並擊敗波斯軍凱旋而歸。這樣，

威尼斯企圖從東西兩側夾攻土耳其的陰謀失敗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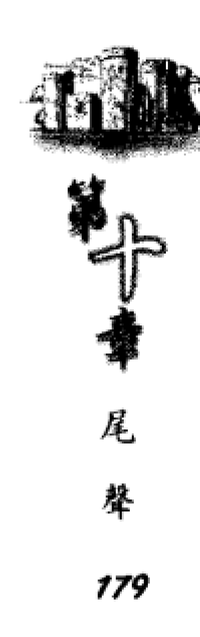
1475年，土耳其派遣大軍到黑海，攻克了卡法。使黑海成了土耳其的內海。以卡法為根據地的熱那亞通商貿易活動再次受到了無法東山再起的打擊。相反地，土耳其卻打開了通往克里米亞地區的要道。

1479年，穆罕默德二世把兵力調往西南，成功地控制了因一直在山岳地帶打游擊戰而感到棘手的阿爾巴尼亞。這樣，巴爾幹半島除希臘沿海的幾個威尼斯據點外，已完全屈服在土耳其人統治下。

於是，1480年義大利開始受到土耳其的攻擊。土耳其軍從義大利南部的奧特蘭特登陸。羅馬教皇憂慮著聖彼德廣場將要被回教徒所淹沒而徹夜不能安睡。幸虧第二年蘇丹驟亡，土耳其軍撤回國內，才使一場惡夢結束。

穆罕默德二世是在1481年5月3日，率領大軍渡過亞洲側後突然死亡的，享年四十九歲。據說這次遠征的目的是要攻克敘利亞和阿拉伯半島的麥加，以及埃及。對於這個「基督教徒之敵」的死，歐洲人點起了火炬、放煙火以示慶賀，教堂內擠滿了向上帝感謝的人群。

用「征服者」來形容穆罕默德二世的戰蹟，並不是說他的所有戰略都是成功的。他進攻貝爾格萊德失敗了，羅德島也未能攻陷。然而，控制這些國家和攻佔敘利亞、埃及的大業，由於有穆罕默德二世已經建立的基業，在他的孫子沙林姆以及後來的蘇里曼大帝時代得到了實現。而且土耳其並沒有因「征服者」的死而急速崩潰。穆罕默德二世比亞歷山大大帝長壽近二十年，他在征服他國之餘，有充足的時間去重整那些被征服地區的社會結構，



使它們確實納入土耳其的統治之下。土耳其帝國在十六世紀中葉蘇里曼大帝的時代迎向全盛時期，並持續到二十世紀初。要是當初沒有攻陷君士坦丁堡，如此事功將不可能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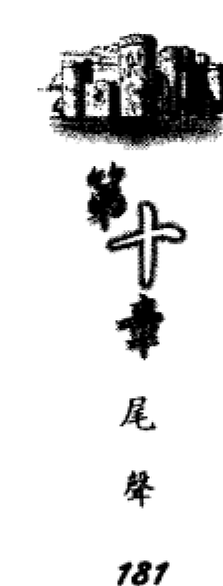
侍童托蘆桑，一直侍奉在穆罕默德二世的左右，直到1460年，他被任命為內閣會議的書記官，後來又擔任了土耳其帝國亞洲地區的財務長官，繼而又到歐洲地區擔任同一職務。之後，過著平穩的退休生活。歿年不詳，大概在1499年前後。這時，穆罕默德二世已在十八年前去世，土耳其已經進入了他的兒子巴亞賽德的時代。

被尊稱為「貝古」的侍童，大約在他退休後寫了一本書，名為《征服者蘇丹穆罕默德的歷史》。這本由土耳其人寫成的史書記述到1487年，是最古老的歷史資料之一。

※※※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對歐洲人，特別是對把古羅馬當作母體的西歐人來說，是一次無法形容的衝擊。與拜占庭帝國有直接關係的義大利海洋城市國家、羅馬教皇以及匈牙利等東歐諸國的人們，都瞭解帝國後期的情況。其他國家的人也並非不明瞭東羅馬帝國在幾百年間逐漸衰退的事實。從十字軍時代開始，對回教徒的入侵，拜占庭帝國只能採守勢，這些情況從遠征幸運歸來的十字軍口中傳遍了歐洲各地。而且在近半個世紀以來，無論是拋棄帝國移居西歐的學者，還是每逢大會都向西歐請求援軍的皇帝們，這一切對於西歐人來說早已司空見慣了。



然而，拜占庭帝國從地面永遠消失這一事實，使無法言明的陰鬱久久佔據了人們的心頭。

自從古羅馬皇帝消失後，西歐也有不少君主自稱皇帝，他們當中，有被古羅馬人稱為高盧人的法蘭克人，也有出身比高盧人更野蠻的日耳曼人。他們雖然自稱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把黑色雙頭鷹刻在徽章上，但是，卻沒有羅馬帝國皇帝曾經擁有的那種威望和權力。這些事西歐人也都知道。正是因為如此，西歐人只有在萬不得已時才稱臣，但只要一有機會，就毫不遲疑地進行反對。對西歐人來說，雖然在希臘，但除了拜占庭帝國外，沒有人能夠繼承古羅馬人開創的帝國。況且與古羅馬皇帝相比，拜占庭皇帝具有基督教徒的共通性。在西歐人看來，只有東羅馬帝國的皇帝，才完全配得上皇帝的稱號。

然而，如今已完全消失了。帕列奧洛加斯家族的公主嫁給莫斯科大公，所以之後俄羅斯曾自稱為「第三羅馬」， 但是，過去一直連法國人和日耳曼人皇帝都沒有給予承認的西歐人，並沒有因為希臘正教的本部已轉移過去，及因為公主與莫斯科大公結婚、且把雙頭白鷹刻在家徽上而承認俄羅斯皇帝的權威。毫無疑問，拜占庭帝國的滅亡，才令西歐人真正感受到了切離古羅馬母體的切膚之痛。

關於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富有感情的詩篇和報告書，比起冷靜、正確的記錄，更容易被當時大多數人所接受。因為比起考慮如何進行變革，他們一定是選擇沈浸在對失去的東西的哀惜、思念當中。而雙頭白鷹已被回教徒的半月刀斬殺了。

對西歐人來說，羅馬帝國的最後皇帝已經身穿紅色大披風，騎著白馬，乘風馳向天邊永遠地消失了。